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四 六 叢 話

附 選 詩 叢 話

(二)

孫 梅 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四 六 叢 話

附 選 詩 叢 話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四六叢話卷十

表五一

表以道政事達辭情。文心論之詳矣。粵自孔明出師。忠懇而純篤。劉琨勸進。慷慨而壯激。並傾寫素志。不由緣飾。羊祜讓開府。婉轉以明衷。庾亮讓中書。雍容而斂致。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自爾以後。雖雕華相尙。手筆踵增。樹榦立楨。其則不遠已。夫人臣灑悃聞天。積誠寤主。進伏蒲以敷奏。退削藁以陳詞。質而無華。不負周勃之木強。文而失實。是猶舍人之俳詞。誠榮辱之樞機。從違所倚伏。封囊摺芴。罔勿兢兢。必且熟精經子。導禮教之深源。流覽史書。究古今之大體。鹿鳴天保。一唱而叩心。石室金滕。三復而流涕。忠孝之情。鬱於中而發作於外。詩書之氣。相其質而旁達其華。自然匡劉經術。左右逢源。揚馬才情。馳驅合範。由是屏營齋沐。仰干咫尺之顏。濡染淋漓。備用三千之牘。使溫恭之美。著於黼裳。篤業之忱。形諸簡墨。以之陳謝。則句隨寸草。偕春以之請乞。則字與傾葵共轉。以之薦達。則好賢如緇衣。不啻口出。以之進奉。則宮廷繪無逸。曲牖淵衷。義等格心。功同造膝矣。抑又有難焉者。潮陽遷客。蛟鱷爲羣。南海羈臣。瘴烟萬里。謠詠方深。其覺雷霆未霽。其威鈇哀切。則猶似刺譏。致禱祈則適遭忌嫉。畏首畏尾。將吐將茹。而乃長悽累歎。低徊動聖主之憐。遜志含章。悻悻解當塗之媚。此其苦心獨運。良復逸迹難追。又或事有難言。情彌疾首。冀微言以覺寤。匪諧隱以爲儕。如獻可

因彈姦求去。託喻風痹。歐公爲新法蹈愆。輿言改過。所謂言之無罪。聞者足戒。非耶。至於人臣遺表。述哀敍戀。尤屬所難。爲黨人而辨雪。義山不能代其師。錄恩賜以上陳。晉公不能委其客。況夫當白刃之交前。令狐以揆辭戢變。恨青編之失實。端叔以代奏除名。可以見文章之有用。而詞豪之傑出也。然則四六之用。表奏爲長。鋪觀往論。尤多凡例。尙書箋奏。儀曹獨擅其能。使府文辭。玉溪交馳其聘。靈根夜吠。一語知名。法駕前驅。單詞入選。有味乎言之舉隅焉可也。不然。讀千首之賦。製九州之箴。多也奚爲。敍表第五。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一作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卽授爵

之典也。至太甲旣立。伊尹書誡。思庸歸亳。又作書以讚。元作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

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主。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於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於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

一作表天下第一。竝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受冊，三辭元脫從命，是

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爲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

美矣。至於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竝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

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一作制巧，隨變生趣，

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爲儔。元作儔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

世珍鷓鴣，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一作册序志顯類，有文雅

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竝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元作文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

曲，旣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章元脫一爲本者也。是以

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醴。然懇

惻元作愜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元作情出。使一作情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

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作辭意也。荀卿以爲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文心雕龍

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後宣宗索科名記，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

有進士諸科。出鷲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虔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朝。謹專上進。方俟無疆。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東觀漢記唐張彥遠。敍畫之興廢。彥遠家代。好尚名迹。元和十三年。高平公鎮太原。不能承奉中貴。爲監軍使。內官魏宏簡所忌。無以指其瑕。且驟言於憲宗曰。張氏富有書畫。遂降宸翰。索其所珍。惶駭不敢緘藏。科簡登時進獻。乃以鍾、張、衛、索、真蹟各一卷。二王真蹟各五卷。魏、晉、宋、齊、梁、陳、隋、雜蹟各一卷。顧、陸、張、鄭、田、楊、董、展、洎國朝名手。畫合三十卷。表上曰。伏以前代帝王。多求遺逸。朝觀夕覽。收鑒於斯。陛下睿聖欽明。凝情好古。聽政之暇。將以怡神。前件書畫。歷代共寶。是稱珍絕。其陸探微、蕭史圖、妙冠一時。名居上品。所希睿鑒。別賜省覽。又別進元宗馬射真圖。永寶府司馬陳宏畫表曰。元宗天縱神武。藝冠前王。凡所遊畋。必存繪事。豈止雲夢瘴咒。楚人美旌蓋之雄。潯陽射蛟。漢史稱舳艫之盛。前件圖臣瞻奉先靈。素所寶惜。陛下旁求珍蹟。以備石渠。祖宗之美。敢不獻呈。詔答曰。卿慶傳台鉉。業嗣弓裘。雄詞冠於一時。奧學窮乎千古。圖書兼蓄。精博兩全。別進元宗馬射真圖。恭獲披捧。瞻拜感咽。聖靈如臨。其鍾張等書。顧陸等畫。古今共寶。有國所珍。朕以視朝之餘。得以寓目。因知丹青之妙。有合造化之功。欲觀象以省躬。豈好奇而玩物。况煩章奏。嘉嘆良深。其書畫並收入內庫。世不復見其餘者。歷代名畫記

張祐元和長慶中。深爲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辭略曰。凡制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攻篇什。研幾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

罕及云云。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祐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偃仰內庭。上召問之。積對曰。張祐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爲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由是寂寞而歸。撫言

溫憲。庭筠之子。光啓中及第。尋爲山南從事。李巨川表述憲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同上

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最爲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榦無慙。於松栝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探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隣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酉陽雜俎

唐天寶十年。上謂宰臣曰。近於宮內。柑子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宰臣賀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舉。被草木有性。憑地氣而潛通。故得資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華實。同上

唐武宗五載。忽患心熱之疾。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於方藥。帝卽召見之。道士以肘後綠囊中青丹兩粒。及取梨數枚。絞汁而進之。帝疾尋愈。旬日賜萬金。仍加廣濟先生之號。帝從容問其丹何物。先生曰。赤城山有青芝兩株。太白南溪有紫花梨一樹。臣之昔歲。曾遊二山。獨獲兩寶。合鍊成丹。惟餘兩粒。幸逢陛下服之。更欲此丹。須求二物也。後疾復作。再詔邢先生於青城。不知所適。帝遂詔示天下。有紫花梨。卽時奏上。時恆州節度太尉王元逵。尙壽春公主。卽會昌之女弟。聞眞定李令種梨數株。其一紫花梨。卽遣寺人就加封驗。剪其傍樹。匝以朱欄。寶惜纖枝。有同月桂。當花發之時。防蜂蝶之窺耗。每以輕綃紗縠。遠加

籠罩焉。守樹者不勝艱苦。洎及秋實。公主必手選而進之。比達帝庭。十得其六七。帝多食此梨。雖不及邢氏者。亦粗解其煩躁耳。時有李遵來侍御。任恆州記室。作進梨表云。紫花開處。擅美春林。縹蒂懸時。迴光秋景。離離玉潤。落落珠圓。甘不得嘗。脆難勝口。表達闕下。公卿見者。多大笑之曰。常山公何用進殘梨於天府也。蓋以其表有脆難勝口之句。明年武宗崩。公主亦相次逝。此梨自後以爲貢賦之常。縣官歲久亦漸怠於寶守焉。耳目記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霜豪生頷。雪刺滿頭。求退歸耕。養慵岩穴。生樂堯世。死荷聖恩。開天遺事

裴晉公平淮西。賜以玉帶。公臨薨。卻進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謹卻封進。聞者歎其簡而不亂。因話錄

令狐楚傳。楚當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俱辟爲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爲。鄭儋在鎮。暴卒。軍中諠譁。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卽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由是名益重。舊唐書

案令狐文公於白刃之下。立草遺表。讀示三軍。無不感泣。遂安一軍。與宣公草興元赦書。山東將士讀之流涕。同一手筆。必如此始爲有用之文。四六所由與古文並垂天壤也。若以堆垛爲之。固屬輪輿虛飾。純以清空取勝。亦無非臭腐陳言。一言以斷之曰。惟情深而文明。沛然從肺腑流出。到至極處。自能動人。作之者非關文與不文。感之者亦不論解與不解。手舞足蹈。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令狐楚傳。開成元年。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於鎮。冊贈司空。諡曰文。楚卒前二日。召從事李商隱曰。吾氣魄已殫。情思俱竭。然所懷未已。強欲自寫。聞天恐詞語乖舛。子當助我成之。同上

王建既誅。田令孜上表自陳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闔外。先幾恐失於穀中。舍人馮涓之詞。涓宿之孫也。通鑑

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少貧苦。學有才思。時中一作正人賈御書至。德裕試其所爲。謂曰。子可

爲我草表。能立就。一作搆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爲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

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北夢瑣言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有詔聽之。同上

次山集中載其謝上表兩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無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則亂將作矣。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尅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

賂權勢而爲州縣長官。觀次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極論民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有謝表以來未之見也。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誦其詩。以中興頌。故誦其文。不聞有稱其表者。余是以備錄之。容齋

隨筆

昭宗召偃入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昌言賦。武臣授東川節度制。答佛詹國進貢書。批三功臣讓圖形表。繳狀云。臣才不邁羣器。非拔俗待價。旣殊於櫝玉。窮經有愧於贏金。遭遇清時。涵濡睿澤。峨冠振佩。已塵象闕之班。舐筆和鉛。更入金門之召。擊鉢謝捷。纂組非工。撫己循涯。以榮爲懼。金鑾密記

據湘山野錄。載宋齊邱相江南李先主璟。二世皆爲左僕射。璟愛其才。而知其不正。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爲殢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已。上表乞歸九華。其略云。千秋載籍。願爲知足之人。九朵峯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也。致齊邱事先主爲相事。至嗣主時。爲太傅。植黨專權。後主暴齊邱事。穴牆給食。乃縊而死。諡曰繆醜。野錄所載其上表乞歸。謬矣。西溪叢話

先臣太平興國二年入朝。太宗詔赴苑中宴先臣。時獨臣兄安僖王惟濬侍焉。因泛舟於宮池。太宗手舉御杯。賜先臣。跪而飲之。明日奉表。其略曰。御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周親。家王故事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後山詩話

歐陽公坐擅止青苗錢。特放罪。上表謝曰。敢不戒小人之遂非。思君子之改過。司馬文正公日錄

靖康間。劉觀中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栗文績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卻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康執權平仲在揚州。草宗開封云。想望夷門。未泯葱蔥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四六談塵

靖康間。京兆尹程一作陳伯起謝賜出守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投一作設囊。豈有唐賢

之風度。汪彥章詞。同上

翟公巽一作大參以陳通一作東之辭。自越謫杭。其謝降官表云。豈比越人。坐視秦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呂氏

之危。同上

席參政大光作嗣安定制頌太祖曰。兩惟元孫。予曰伯父。其謝潭帥表云。暴揚之惡。初過於共兜。播告之詞。忽同於方召。同上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盒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公意者。公乃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邱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而意盡。衆以爲不及也。同上

周孟陽春卿。英宗宮僚。聖眷素厚。書簡以老丈稱之。當議儲副時。英宗固辭。春卿就臥內諭意。上大悟。拜春卿牀下。遂正儲。裕陵在東宮。朝廷復以春卿爲翼善。春卿爲人純直。謂不當爲父子宮僚。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躬承禹拜之句。孫公談圃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功多。同上

蔡天啓紹聖元符間。爲中書舍人。嘗與元祐諸公遊。遂遭斥逐。嘗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譙閭寂。一葉落而知秋。島嶼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庚溪詩話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一州。輒爲西湖之長。鶴林玉露

九金聚粹。共圖魍魎之形。孤劍埋光。尙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同上

林敏功子仁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杜門不出者二十年。元符末。詔徵不赴。與弟敏修居比鄰。終老。以文字相友善。敏修亦終身不舉進士。世號二林。政和中。林震爲郡守。謂吾宗有隱君子。出郊見之。還朝。舉其隱德。賜號高隱處士。旌表其門。子仁謝表云。自是難陪英俊之遊。何敢妄意高尚之事。臥牛衣而待旦。寒如之何。搔鶴髮以興懷。老其將至。尙友錄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尙書表。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困學紀聞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

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爵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堆。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傳。同上

梁簡文爲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辨。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啓平原之封。荷戟入榛。揚雄童烏事。熙祖。晉太子適字。元仲。魏明帝字。元豐末。皇弟侃一作封晉寧王。制全用熙

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晉寧。元本。同上。作晉寧。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斯言可以立懦志。若璩案。趙元鎮移吉陽軍表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同上。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竟以此言致不食卒。可悲也。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琢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同上

黃伯庸賀雪表云。招來衆俊。無晝臥洛陽之人。獎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上天同雲。平地尺雪。范蜀公表也。周益公用之。

同上

鄭威愍公驥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挂權臣之橫恩。崇觀二十秋。靡霈故相之餘潤。公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同上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蚺之文。簡凝含醜之墨。餘蚺見詩。貝錦箋筆。銳于將墨。含醜出文。心雕龍。同上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隴。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同上

崔駟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云。擊轅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同上

陸機薦戴淵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世說注

舊制。執政以上。始服毳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遇仙帶。世謂之橫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並服遇仙帶。佩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蓋謂是也。却掃編

初置觀文殿大學士。詔自今非嘗歷宰相不除。著爲令。宣和七年。先公自北門召。忽有此授。方引故事。退避明年。復召爲中書侍郎。遂拜相。前告猶寄左藏庫。淵聖遣中使取以賜。先公復力辭。上終不許。先公不得已受之。謝表略曰。知章兩命之兼榮。足爲盛事。張說大稱之。獲免有愧。前修。蓋謂是也。同上

國朝之制。食邑滿萬戶。乃封國公。杜正獻公旣致仕。因郊祀當加恩。而食邑未滿萬戶。特詔封祁國公。蓋異禮者。其後遺表有曰。非萬戶而忝賜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蓋謂是云。同上

宣和中。先公在北門。有王褒者。宦官也。來爲廉訪使。在輩流中。每以公廉自喜。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極相親事。會入奏。回傳宣撫問畢。因言比具以公治行奏聞。上意甚悅。行召還矣。先公退語諸子。意甚恥之。故謝表有曰。老若李鄴。久自安於外鎮。才非蕭傅。敢雅意於本朝。長兄惇義之文。蓋具著先公之意也。

同上

案唐書李鄴傳。爲淮南節度使。吐突承璀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鄴不喜。由宦倖進。謂諸

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

劉丞相莘老初拜右僕射。表略曰。命相之難。爲邦所重。維皇盛世。尤慎此官。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勳業繼踵。裁五十二人。劉公拜相。實元祐五年庚午。距今紹興十年庚申五十年矣。繼踵爲相者。又二十有八人。通前共八十人焉。同上

東坡既謫黃州。後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神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己知危。笑曰。畏喫棒耶。同上

故事。宰輔領州。而中使以事經由。必傳宣撫問。宣和間。先公守南都。地常東南水陸之衝。使傳絡繹不絕。一歲中撫問者至十數。故嘗有謝表云。天闕夢回。必有感恩之淚。日邊人至。嘗聞念舊之言。同上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二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謀。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改祕書丞。故唐夫有啓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適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盧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遊。二事實爲本朝儒林榮觀之盛。游宦紀聞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饑欲死。

夢溪筆談

綦翰林叔厚謝宮祠表云。雜宮錦於漁簑。敢忘君賜。話玉堂於茆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挂衣冠。尙低徊於末路。未先犬馬。倘邂逅於初心。尤佳。老學菴筆記

黃元暉爲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勾江州太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同上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辭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子

瞻亦不能也。徐自誦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辨韓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同上

張樞密子功。紹興末還朝。已近八十。其辭免及謝表。皆以屬子。有一表用飛龍在天。對老驥伏櫪。公皇恐。

語周子充左史。託言於予。易此二句。周叩其故。則曰。某方巧去。恐人以爲志在千里也。周笑解之曰。所謂

志在千里者。正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蓋

其謹如此。同上

祕書新省成。徽廟臨幸。孫叔詣作賀表云。蓬萊道山。一新羣玉之構。勾陳羽衛。共仰六飛之臨。同時無能

及者。同上

宣和間。有詔表文語忌。詔云。朕篤奉先烈。表云。陛下德邁九皇。劄皇子文。有克長克君。此劉嗣明撰也。容

齋隨筆云。京師二吏一翰林孔目。不肯進克長克君之文。一太常書史劉班。奏用祭服充軍褐。吏云。在禮

祭服弊則焚之。貴耳集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爲郡夫人。上表辭焉。

書記田絢之辭也。宣宗大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絢對，便欲以翰林召之，以不由進士，遂止。
清波雜誌

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死後。此一聯每爲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道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橐，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識學素高，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茗溪漁隱曰：藝苑以元之直用賈誼相如事，不若李義山、林和靖反用之。然元之是謝表，須直用其事，以明臣子之心，非若作詩可以反意用。此語殊非通論也。
藝苑雌黃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覽，白簡悟壬人之譖。
翰墨叢說

先生謂東萊先生南豐之師也嘗稱曾子固謝朔日表云：臣幸備藩維，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

更歎功名之晚，以爲妙處全在晚字。
後耳目志

道家者流，爲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爲世之嘉祥。致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諲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爲獻者，諲卽以上進。祐陵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稱賀於庭，上表云：九天容澤，溥及含靈；萬歲蟾蜍，聿生神草。本實二物，名各一芝，或善避兵，或能延壽，乃合爲於一體，允特異於百祥。命以金盆儲水，養之殿中，浸漬數日，漆絮敗漬，臚迹盡露。上怒，黜諲爲單州團練副使。謝表云：芹獻以爲美，野人之愛則深。輿乘而

可欺。子產之志焉在。諛至之孫也。

輿乘疑 揮塵後錄
作魚烹

李端叔之儀趙郡人。以才學聞於世。弟之純亦以政事顯名。兄弟頡頏於元祐間。端叔於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范忠宣公疾篤。口授其指。令作遺表。上讀之。悲愴之餘。稱賞不已。欲召用之。而蔡元長入相。時事大變。且與獄治遺表中語。端叔坐除名。紹興中。趙元鎮作相。重修泰陵實錄。書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一對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英一作陰靈不顯於麻制中。時人以爲用語親切。不以蹈襲

爲非也。同上

周敦義葵出守響川。秦會之含怒未已。會李仲永爲浙漕。應辦北使。會之喻意仲永。使爲之所。仲永之回。卽入奏敦義在郡。錫燕北使。飲食臭腐。致行人有詞。講和之初。不宜如此。敦義落職罷郡。謝表云。雖宰夫是供。各司其職耳。然王事有闕。是誰之過歟。自是投閑十五年。同上

方公美庭實。興化人。其父宜和中。嘗爲廣南提學。以卒。公美後登科。至紹興間。自省郎爲廣東提刑。以母憂去官。服闋。復除是職。公美辭以不忍往。秦會之不樂。降旨趣行。公美勉強之官。謝上表云。三舍教育。先臣之遺愛尙存。一笑平反。慈母之音容未遠。讀者哀之。已而竟歿於嶺外。同上

張天覺旣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於所御扇。然了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士。門堪羅雀。稱衰翁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生後。亦出於杜子美。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爲嫌者。蓋文勢事情。

自須如此也。茗溪漁隱曰：東坡云：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亦佳對也。

復齋漫錄

呂成公求退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出於李黃門邦直。

同上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曾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曷敢弭忘。

同上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常袞賀雪云：重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脈起之候，皆儷語之工者。

同上

徐抱獨逸少與朱文公爲友，公提舉浙東日，然燈夜話，至鐘鳴而別，公嘗託無競作謝恩表云：可放筆力稍低，使人見之，無假手之議，其推獎如此。

稗史

靖康丙子，何文縝、梁相、北騎初退，時議欲率文武百僚拜乞乾聖節，上壽文，文縝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爲三表，才上卽允所請，後二表不復用，文縝對允迪大稱之，歎賞不已，且云：恨不果用，然當誦佳句於百僚之上也。今列於後。第二表云：立爲天子，肇興黃帝之英姿，請祝聖人，允執唐堯之謙柄，載陳惻悃，冀動淵衷，恭惟皇帝陛下，勇智生知，聰明性稟，東宮主器，盛德久孚於寰瀛，內禪應圖，大計果安於社稷，勵精爲治，側身修行，儉奉己而厚事觀，寬御衆而亟烝祖，維震夙之令旦，萃晉師之歡呼，五百歲爲春秋，寧俯稽於南楚，一千年而華實，盍還取於西池，何容意之勿休，當緝儀而固拒，伏望昭一人之有慶，納萬壽之無疆，陋彼太宗，南嚮辭而必再，超乎孝武，中岳呼而止三，幸賜俞音，或從公願。

玉照新志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真授，蓋公嘗爲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丞銜內不帶權字公爲中丞時官已至侍郎故云亦蒙真授也。紫微詩話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卽上都之福地再廣真庭會列聖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回廊曼衍圖拱極之近僚闕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同上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云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主上非常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同上

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以退傅居於吉隱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奮然投匭乞以益公爲相朝論雜然以爲公實頤指之乃鐫一官爲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益公上表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尙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猶在貶官一等鴻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伏念臣疏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旣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屬分於閫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狐邱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粲僅削司徒之秩仍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尙寬馭民以敬故國皆曰殺雖無可恕之情毫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愆田里視桑蔭之幾何託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當路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辨論乃置於貶及奏至

引咎紆徐。言正文婉。洒然消釋。既而東朝奉寶冊。詔復其秩。時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註誤之併及。既有疑於三。至姑薄禡於一階。朕方建皇極。而融合於口黨。偏尊重闡。而濡浹於慶施。申念三朝之元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章。以全晚節。屬外親之詣闕。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宮保以居閒。矧彥博已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嘉定更化。詔湔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菴朱文公以下。皆褻贈。賜諡。於是其言始申。程史

日錄一書。本熙寧間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竄定元祐史牒。蔡元度卞又其壻。方烜赫用事。書始益章。建中靖國初。曾文肅布主紹述。垂意日錄。大以據依。陳了翁瓚爲右司員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爲外郡。尋責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八門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政和元年。徽宗聞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時了翁坐其子正彙獄。徙通州。郡移文。了翁遂以表進。乞於御前開拆。初崇寧旣建辟雍。詔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肇剏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牘寓意。其略曰。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詔吏書獻位而請觀。光乎仲尼。乃王雱賢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眞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隆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況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鑪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跡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曰。又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若此。名分

何存。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川舊學。記刊於四紀之前。辟水新雍。像成於一壻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敍則曰。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此誠上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磔寧逃。書奏有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特勒停送台州羈管。識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刻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如此。同上

蔡元長父子既敗。言者攻之。發其姦惡。不遺餘力。李泰發光爲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爲太甚。坐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射。人以爲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摭學餘話

張彥實自知廣德軍。再遷而掌外制。楊原仲並居西掖。彥實偶戲成二毫筆絕句。原仲以爲諷己。訛言路彈之。彥實以本官罷爲宮祠。謝表云。雖造化之有生有殺。本亦何心。而臣下之或賞或刑。咸其自取。屏居數年。求致仕。同上

皇祐中。明堂大享。時世室亞獻無官僚。惟杜祁公以太子太師致仕南京。仁宗詔公歸以侍祠。公已老。手染一疏以求免。但直致數語。更無表章鋪敘之飾。止以奇牒妙墨。臨帖行書。親寫陳奏。臣衍向者甫及年期。還上印紱。天慈極深。曲徇私欲。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三。外雖支持。才實衰弊。且明堂大享。千載一時。臣子豈不以捧璋侍祭爲榮。臣但恐顛倒失容。取戾非淺。伏望陛下察臣非矯。免預大禮。無任屏營。湘山野錄

四六叢話卷十一

表五二

唐元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書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容齋隨筆

隆興二年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時守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爲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容齋續筆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北方。以淮甸賊蜂起。除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成軍食絕。不克唯命。遂返旆。卽上疏言。李成以餽餉稽緩。宜選辯士諭意。優加撫納。疏奏。高宗卽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特奏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爲罪。特貶兩秩。而許出滁陽路。紹興十三年。使回始復原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直敘其故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罪。一作出疆滋久。屢沾曠蕩之恩。始拜明綸。得仍舊秩。伏念臣頃由乏使。不敢辭難。值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薦食。深虞猖獗之患。或起呼吸之間。輒露便宜。冀加勤恤。雖璽書賜報。樂聞

充國之建言而吏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官簿。繇歷歲時。敢自意於來歸。遂悉還於取奪。茲蓋忘人之過。與天同功。念臣昔囁於微文。蔽罪本無于他意。故從數赦。俾獲自新。書印既畢。父兄復共議。檜方擅國。見此表語言。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虧除之戾。聖恩深厚。卒從救拭之科。仰服矜憐。惟知感戴。伏念臣早由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臨衝。欲搏人而肆毒。仗節直圖於報稱。引車何事於逡巡。徐偃出疆。既失受辭之體。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蒙貶秩。以小懲。尙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妄冀於隆寬。乃悉還於舊貫。茲蓋忘人之過。撫下以仁。陽爲德而陰爲刑。未嘗私意。賞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盡湔宿負云云。容齋三筆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在貞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采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貞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間。爲館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邁嘗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貞元之朝士。獨憐流落之孤蹤。以德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貞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廣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貞元朝士。動一時旣往之悲。主上卽位。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貞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知紹興府。進文華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眞貞元朝士之餘。夔當淳熙中。雖爲侍郎。然一朝名臣尙多。又距今才十餘歲。似未爲穩貼也。容齋四筆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夢得數表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巴賚不聞善最恩私忽降慶忭失容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不承寶祚光闡鴻猷有漢武天人之姿稟成周睿哲之德發言合古舉意通神委用得人動植咸悅理平之速從古無倫微臣何幸獲覩昌運臣業在辭學早歲策名德宗尙文擢爲御史出入中外歷事五朝屢承恩光三換符竹分憂之寄祿秩非輕而素蓄所長効用無日臣聞一物失所前王軫懷今逢聖朝豈患無位臣卽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訖伏以地在江淮俗參吳楚災旱之後綏撫誠難謹當奉宣皇風慰彼黎庶久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聖慈俯賜照鑒首尾敘述皆與他人表不同其夔州汝州同州蘇州諸篇一體邁長子模一作梓常稱誦之及爲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一表其詞云臣邁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滋恭弗容控避仰皇天之再造扣丹地以何言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睿知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孝見堯於牆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寧而徧覆明見萬里將大混於車書子來庶民更精求於岳牧臣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竽宏博之科稅駕清華之地瀛山抱槩郎省握蘭在紹興之季年汚記注於右史龍飛應運鳳律紀祥不遺細微兼取愚頓遂以詞賦之職獲侍清閒之歡雖宿命應仙許暫來於天上而塵心未斷旋即墮於人間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末由金華郡還紬石室書從珍臺閒館之游勸廣廈細旃之講眞拜學士號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極三入承明之幸使與大議不專斯文而臣弱羽不足以當

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恩惜其終棄。左符寵其餘生。李廣數奇。徒羨侯於校尉。汲黯妄發。敢歎薄於淮陽。臣卽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訖。伏以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鑿淮右。今謂壯藩。謹當宣布恩威。奉行寬大。求民之瘼。問俗所宜。緩帶輕裘。雖弗賢長城於李勣。清心省事。敢不避正堂於蓋公。庶幾固結本根。少使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所作。猶覺語煩。同上

唐自代宗以河北三鎮爲悍藩所據。至元和中。田宏正以魏歸國。長慶初。王承元劉緒一作總去鎮幽。於是

河北略定。而穆宗輕徙田宏正。以啓王庭湊之亂。謬用張宏靖。以啓朱克融之亂。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再失河朔。而宰相請上尊號表云。陛下自卽大位。及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以謂威靈四及。請爲神武。君臣上下。其亦云無羞恥矣。此表乃白居易所作。又翰林學士元稹求爲宰相。恐裴度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多從中沮壞之。度上表極陳其狀。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稹怨度欲解其兵柄。勸上罷兵。未幾拜相。居易代作謝表。其略曰。臣遭遇聖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內。訪以密謀。恩獎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聰。合當死責。其文過飾非如此。居易二表。誠爲有玷盛德。容齋五筆

常袞集有謝賜緋表云。內給事潘某奉勅旨。賜臣緋衣一副。並魚袋玉帶牙笏等。臣學愧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陳良史之官。辭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惟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電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驚惕。蜉蝣之詠。恐刺國風。螻蛄之誠。難酬天造。則知唐世玉帶施於緋衣。而銀

魚亦懸於玉帶也。本朝宗室。凡南班環衛官。皆以皇伯叔姪加於御上。更不書姓。袒免外親亦然。熙寧中。始有換授外官者。則去皇屬而加姓。宣和中人。并姓除之。時以爲非。靖康中。乃復舊制。常袞集載李諲除祕書監詞云。昔劉歆父子。代典文籍。今之祕室。豈可避親。再從叔正議大夫守光祿卿同正員。嗣澤王諫。幼嗣藩國。夙章忠孝。蓋唐世非期親。不加皇屬。雖出閣外任。亦不著姓。而以尊從載於銜上。似爲得也。

雞肋編

申公薨。范純夫託山谷草遺表。表成不用。又嘗託山谷草司馬公休謝起碑樓表。竄改止餘數字。以示山谷。略無忤色。但遜謝而已。晁氏客語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門人有見之者。方坐。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野老紀聞吾鄉錢叔琛贊。乃武肅王之諸孫也。嘗出示所藏鐵券。又出武肅當日謝表藁。謾志于此。詞曰。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睿。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鑄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迨及乘塵。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賈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輟耕錄

案此表絕無一語自矜。言言忠懇。可謂得體。秉筆有人。其江東乎。

跋陸宣公奏議總要。阜陵喜觀陸贄奏議。故紫微崔公爲總要一書上之。東坡先生曰。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然奏議繁重。尙勤乙覽。是書撫華芟冗。因門分類。名言確論。一閱而盡得之。所以開導聰明。裨益治道多矣。易曰。納約自牖。崔公有焉。

攻媿集

蓮峯周貳卿。潞山朱舍人。俱寓四明。侍御王公。年雖未及。而從二公遊。完顏亮旣平。周公賀表。用萬馬救中原。對一驢載都市。朱公問之。侍御適參坐。誦臧質傳中數十言。俱稱其強記。同上。

案王侍御名伯庠

宰臣呂大防等言。昨奉聖旨宣諭。皇帝納后有期。已令入內侍省檢舉施行者。伏以塗山啓夏。渭涘興周。于胥度土之辰。親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適契亨期。將開前寢之模。宜謹曲臺之議。恭惟皇帝陛下。天錫仁孝。日新光明。躬親萬幾。雖稟東朝之訓。表帥九御。尙虛中闔之尊。伊欲迓于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殿下。念宗祊之奉。篤風教之先。歷詢慶門。咨求淑媛。將協定祥之兆。當陳備物之嚴。嘉命惟行。體二儀之判合。舊章可舉。在六禮之親成。自納采至於告期。繇命使訖乎上禮。車服有等。幣贄有常。古今相沿。方冊具載。臣等不勝大願。伏望誕頒明詔。豫勅奉常。考沿革於前王。參節文於通禮。制爲成式。付在有司。袞冕穀圭。益重謹婚之義。金根駟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聖。善承億載。流化萬方。凡在懷生。率同大慶。太皇亦降答詔。前輩謂元祐納后禮制。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爲詳備。天祐皇家母儀。得昭慈之賢。其後撥亂返正。翊戴中興之主。功參十亂。茲謹具著焉。

清波雜志

正郎初遇郊止得蔭子。不及他親法也。元祐中黃魯直應任子。特請於朝。捨子而先姪。後遂爲例。東坡薦

黃自代之詞。瑰琦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今士夫當郊該蔭補。而累奏其子者有之。同上

四六應用。所貴翦裁。或屬筆於人。有未然。則當通情商確。建康王元樞。初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除試工部侍郎。仍直院。落權字辭免。奏劄第及起曹議者疑焉。託一故人草謝表。內一聯云。白工之事。蘭省遽冒於真除。一札之書。花磚復遵於故步。王改作散句。蘭省遽接於英游。花磚不失於故步。翦裁固善。然花磚宜帖故步。上句或稍似偏枯。同上

頃年。番江初刊唐子西詩集。時寓公熊叔雅來見先人。偶案間置此書。顧輝曰。曾看否。第九卷第一篇。惠州謝復官表首云。殆以爲夢。旣而果然。語簡而意足。可法也。退而先人誨輝曰。前輩觀書不苟。簡類如此。雖一覽亦記篇目。後生豈可不勉。同上

張無盡嘗作一表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韻注云。池。水沼也。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白樂天詩。有火發城頭。魚水裏。火竭池魚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說。然廣韻所載。當有所據。同上

子瞻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進。至爲潁川。因有此賜。用爲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爲兵部尚書。又作謝衣帶表略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蝦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四六話

元厚之久作藩郡。後聞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爲危事。用李德裕獻替記伐劉稹。李石令中人石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誅劉稹焉。同上

曲禮云。有負薪之憂。孟子云。有采薪之憂。義皆相近。周益公謝祠表曰。介竹無功。懇辭良郡。負茲有疾。願備祠官。人謂誤寫。不知公自注云。出公羊威公十六年。屬負茲。注屬託也。諸侯疾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言託疾也。臆乘

秦會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余爲岳侯作謝表有云。功狀蔑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息壤之盟。會之讀不樂。寓簡

宗忠簡公澤累表請上還京。略曰。今敵兵尙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宋名臣言行錄

行錄

張浚等義師起。李文肅公邴與權直院張守分。撰請復辟表。及批答。上御朝。明日。賜公親札。略曰。卿毅然正詞。氣折兇醜。萬衆動色。具臣覲顏。公謝表亦云。謀寢淮南。雖慚素望。笏擊朱泚。實厲壯心。詰責兇渠。激揚禁衛。迨成復辟。實與祕謨。蓋出孤忠。豈徼後福。當時稱爲實錄。同上

蘇頌知滄州。陸辭仁宗曰。朕每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頓首謝。兼語及偏親留

京師未能偕行。上問卿母誰氏。對曰。故龍圖直學士陳從易之女。上曰。是天聖間侍從耶。對曰。從易祥符中館職。已而外遷。久之。因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獨載俸餘。見錢過嶺。仁宗聞之。擢知制誥。上曰。其清節過於馬援矣。故謝表云。憫臣之數奇多難。特軫淵衷。勉臣以直道自明。屢形天語。同上

宗忠簡公集八卷。歿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死之日。都人爲號慟。朝野皆相弔。出涕。同上

呂忠穆公頤浩嘗奏。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號表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故也。趙普子弟。皆作武官。普再作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博學能文。行義甚高。未嘗出官。竟死。選調紹聖中。蔡京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爲執政。從官嘗有謝表云。奉觴在廷。子孫並列。張蓋歸家。父子同途。宰相劉正夫。王黼之子。尤懦弱。或始十餘歲。而以曲恩倖例。列於從班。宣和末。諫官李會疏論。以爲尙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時以爲名言。同上

張南軒將死。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己。伏望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來上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卒四日。上乃聞之。同上

公著呂公家傳。公至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人人傳誦。以爲撫實。同上
范忠宣公純仁疾革。口占遺表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

君又曰。若宜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秦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赦。尙使存歿。猶污瑕疵。又復未能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意。同上

王元之到任表。有全家飽煖。盡荷君恩之語。到今傳誦。永叔用爲詩云。諸縣豐登少公事。全家飽煖荷君恩。夢得亦曾有云。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煖家。白云。不才空飽煖。無力及飢貧。碧溪詩話

案用四六語入詩。此自詩境之熟。若融化詩句入四六。則尤擅清新。或以詩句對文。或以文句對詩。或以詩對事。或以事對詩。巧思濬發。宋人尤所長矣。

西山先生曰。表有賀有謝。經筵進讀進講。有進貢有進書。其體頗不同。除單題易區處。有總數事爲一題者。破題須包盡。至於瑣碎工夫。尤爲繁多。且如出一賀冊表。非胸中有五六件冊寶。如何展布得一篇。又有不可測者。如宣和間順州進枸杞表。固非場屋中出。萬一試日。或遇此題。平時不知枸杞爲何物。焉能作靈根夜吠之語哉。須燈窗之暇。將可出之題。件件編類。如初學記。六帖。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廣博搜覽。多爲之備。向年嘗見臨安進野蠶繭。及絲綿紗絹。因謂同學者曰。萬一以此命題。中間將何鋪敘。皆相顧無語。其後擬一聯云。際絲纖纒。無慚禹貢之供。冰素方空。不數齊官之獻。絲綿紗絹。四者皆全。須如此用工可也。辭學指南

西山先生曰。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識體製。賀謝進物。體各不同。累舉程文。自可概見。前輩之文。惟汪龍溪集中諸表。皆精緻典雅。可爲矜式。錄作小冊。常常誦之。其他皆須徧閱。同上

劉夤謝賜重修都城記表。首聯先說邇臣而後及上聖。不若前名以帝室爲首。又曰岐鼓靡聞於逮下。嶧山何補於示夸。辭無所愧。皆寫諸琬琰之餘。家有其傳。非副在京師之比。皆警聯也。同上

周益公交代趾進馴象表。首聯云效牽靈囿。備法駕之前驅。已見象爲有用。又曰名應周郊之五路。克協馭儀。耳聞舜樂之八音。能參率舞。靡憚奔馳。幸捨鳶飛之跼跼。無煩教擾。俾陪獸樂之殷殷。曲盡馴象

生意。

就試之士。僅能形容畫象及塑象。俱不見馴服生動。態度。惟益公說出象之步趨來庭之意。遂中首選。

同上

四六有作流麗語者。須典而不浮。汪彥章賀神降萬歲山表云。恍若壺天。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有作華潤語而重大者。最不多得。曾子固云。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濤波不驚。同上

東萊先生曰。表中謝後。當說竊以各隨題意。如代樞密使謝玉帶表云。竊以裴度視師。服章武通天之賞。衛公戡難。拜文皇于闔之珍。視師戡難。俱見樞臣之意。非泛引用也。如謝賜御書周易尙書表云。竊以法始四營。莫辨乎易。文

兼五典。皆聚此書。是也。或用事或不用事。亦無定格。如進寶錄寶訓表。中謝後。當說恭以某宗皇帝。云云頌

德不用竊以。同上

羅疇老代高麗修貢表。全篇皆穩。其間一聯云。地瀕日出。每輸傾藿之心。天闊露零。亦被蓼蕭之澤。二事

人用之極熟。此聯消變言語。遂爲佳句。大抵用事當如此。不然則汎濫雷同矣。同上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闕衽。式贊於謙沖。饌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戒伯禽曰。衣成

則必闕衽宮成則必闕隅。

若璣按去邪蒿北 困學紀聞 齊邢時傳太子事

表明也。標也。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三王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爲表。漢羣臣書四品。三曰表。

不需頭上言臣某 言下言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左方下附。辭學指南

曰某官臣甲乙上

陽嘉元年左雄言孝廉先詣公府。文吏課箋奏。又胡廣以孝廉試章奏。然則章奏試士其始此與。唐顯慶四年進士試關內父老迎駕表。開元二十六年西京試擬孔融薦禰衡表。則進士亦試表。同上

表斷句須要有力。如洪景廬但驚奎璧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祕。行地無疆。同上

林虞謝修都城記表。全篇皆好。但斷句無力。其中云天造地設。示根本於華夷。陽耀陰藏。壯規模于今古。警句也。同上

前人表如謝上表固無用。然其間亦有可用者。如頌德之類。又謝修史成轉官表。則可用於進史表也。盤

洪公擬宰臣賀復河南表。有宣王復文武之士。光啓中興。齊人歸鄆。不。不失舊物之句。齊齋 同上

倪公曰。荆公表云。旌旆所指。燕及氏羌。樓閣相望。誕彌河隴。此摘取詩語兩字用之。前輩多如此。

前輩表章。如夏英公。宋景文。王荆公。歐陽公。曾曲阜。二蘇王初寮。汪龍溪。蔡北海。孫鴻慶。諸公之文。皆須熟誦。而龍溪北海所作。尤近場屋之體。可以爲式。同上

一表中眼目。全在破題二十字。須要見盡題目。又忌體貼太露。如前輩慶雲。瑞粟。野蠶成繭表。用參著兩

儀之瑞。五色雀。瑞麥。瑞芝。用睹珍符於動植。便見三者分明安南國謝加恩并賜對衣金帶鞍轡表。用式兼名器

之榮。蓋只用兩字。該盡題目。最可法也。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書表。實錄要見目錄。不可移于日。歷。國史要見國史。不可移于玉牒。乃爲工也。同上

進書一門。諸書體製各不同。玉牒乃紀大事之書。國史乃已成紀傳之書。實錄乃編年之書。實訓則分門。日歷則繫日。會要則會粹。各是一體。若出進玉牒表。須當純用玉牒事。不可以他事雜之。舉此一端。其餘皆然。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爲工矣。同上

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爲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語不可尖新。鋪敘不要繁冗。此表之大綱也。同上
胡交修代謝御製御書夏祭神應記表曰。聖謨煥發。紀休應於柔祇。宸翰昭垂。霈厯恩于邇服。第二人便說御書不甚分明。同上

歐陽環謝賜御製宣德樓上梁文表曰。端門層觀。虹梁鬱起於中天。奎畫寶章。芝檢驟來於清禁。首聯雖見賜宰臣之意。而奎畫寶章芝檢。不無稠疊。矧是御製。不應用奎畫芝檢。此所以爲第三人也。又曰。相周王之考室。初無補于涓埃。知虞帝之作歌。乃獲窺於黼黻。此聯却工。范同表曰。五門峩峩。規摹非萬戶之奢。肆筆縱橫。彫琢鄙兩都之陋。同上

華陽賀老人星見表曰。金行貫敍。顯氣肅乎西來。珠緯躔空。祥輝麗乎南極。又曰。薦人君之壽。既稽元命之圖。表天下之安。又載西京之志。一時慶語。無出其右。同上

晏殊嘗進牡丹詩表云。布在密清之囿。密清二字。人多不曉。蓋用東京賦中語。京室密清。罔有不曉。浩然

齊雅談

宣和間。尙書新省成。車駕臨幸。時宰命一時朝士能文者。各擬謝表。獨林子中者擅場。其一聯云。北辰居極外。環象斗之宮。黃道初經。旁及積星之位。同上

史直翁丞相表語云。侵尋歲月。六十有三。補服朝廷。萬分無一。又李淇水謝戶書云。補報朝廷。本末無萬分之一。因循歲月。甲子已六十有奇。同上

案史浩字直翁。鄞縣人。歷右丞相。封越王。有鄮峯真隱漫藁。

四皓之名。見於法言。漢書。樂書。多不同。前輩嘗辯之。王元之在汝州日。以詩寄華文簡曰。未必頸如樗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爲一人。黃公則別一人也。杜詩云。黃綺終辭漢。王逸少有尙想黃綺帖。陶詩云。黃綺之南山。又云。且當從黃綺。南史。阮孝緒辭梁武之召云。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間山林。蓋各以首一字呼之。於是元之遂改此句。後皆以文簡爲據。然漢刻四皓神坐。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用里先生。案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當時所鑄。必無誤書。然則元之所用。非誤也。齊東野語

楊駙馬賜第。拓四旁民居以廣之。最逼近者。莫如太學生方大猷之居。首獻作倡。穆陵大喜。視其直數倍。酬之。方作表謝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自此擢第登朝。皆由此階而梯焉。同上

今臣僚上表。所稱誠惶誠恐。及誠歡誠喜。稽首頓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蓋臣某以下。亦略敘數語。便入此句。然後敷陳其詳。如柳子厚平淮西賀表。臣負罪積疊。違尙書箋表。十有四年云云。懷印曳絨。有社有人。語意未竟也。其下卽云。誠惶誠恐。蓋以此一句結上數語云爾。今人不察。或於首聯

之後。濩用兩短句。言震惕之義。而復接以中謝之語。則遂成重複矣。前輩表章。如東坡荆川。多不失此體。近時周益公爲相。謝復封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下。磨玷之勤未泯。執珪之寵彌加。臣誠惶誠恐。或以爲疑。嘗以問公公答之正如此。同上

翰苑多雜著。故其體不一。某以乾道庚寅歲。初忝寓直。凡詞頭之小者。院吏輒以片紙錄舊作。謂之屏風。兒子笑曰。此陶穀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今觀王岐公謝承旨表稿。亦連別本。始屏風之類矣。其詞謂由西掖入北門。行將二紀。又云。鼎聖祚之肇新。顧藩麾之屢易。則爲張文定公安道無疑。然閱博燕間。浮釐宜精等語。岐公表實用之。文體大略亦相類。二公蓋同直者。顧不嫌於同。此前輩廣大規模也。益公題跋

趙延康在宣和靖康間。聲望風采。震曜一時。及守宛邱。百戰禦敵。卒全其城。來朝行在高皇。欲以左轄命之。議者謂宗室輔政。非故事。遂止。方公之南徙也。謝表有云。臣本支百世。侍從三朝。又云。堅壁以保近畿。慨前功之俱廢。登壇而陪盛禮。懷曩遇以自憐。讀者悲之。放翁題跋

蒲中李續。好學有高志。廬中條山。以泉石吟詠自樂。未嘗造州縣。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續不起。有表稱謝云。十行溫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澠水燕談錄

案此一聯。乃陳希夷辭宋太宗詔召表也。前人膾炙久矣。闕之豈未之聞。而以爲李續作耶。

王懿恪公拱辰。元豐初。召還赴院供職。出判北京時。賜笏頭毬露。金帶佩魚。如兩府之制。懿恪以表謝曰。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也。蓋舊制見任兩府。許笏頭毬露。金帶佩魚。前任者非得旨不許。聞見前錄

梁莊肅爲相。以張揆爲三司副使。時議不服。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造、商本上疏論之。皆斥逐。蔡襄繳詞頭不肯草制。故莊肅亦罷。景初謝表略曰：丞相以奸而犯法。政當奈何。御史之職在觸邪。死亦不避。作迭

東軒筆錄

王荆公秉政。薦呂惠卿。及惠卿參政。有射羿之意。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懲一作勝。姦而一作人人與之爲敵。蓋謂是也。同上

王陶樂道。哲廟居東宮時師傅也。哲廟登極時。王退閑。上力欲召用。陶表謝云：羽翼已成。四皓不聞於再起。田園麤足。二疏那見於復來。遂不出。又有謝賜夏藥表云：陛下樂忠臣之諫。而臣無入告之嘉猷。陛下錫藥石之良。而臣無盡言之苦口。一時稱之。過庭錄

李穀師贊。文正李夫人姪也。與弟顏俱博學有大才。時號二李。嘗代蜀守謝上表一聯云：捫參歷井。都忘蜀道之難。就日望雲。但覺長安之遠。一時稱賞。由是師贊四六之名甚著。同上

王禹偁徙蘄州。到任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已期身後。李淑到河中府。謝上表曰：長安日遠。戴盆之望徒深。宣室夜闌。前席之期不再。王陶再來河南府。謝上表曰：田園麤足。二疏那見其復來。羽翼已成。四皓寧聞於再起。三公表意一同。到任未幾皆卒。青箱雜記

集賢院學士故事。不分高下。但以爲名。而品秩自從其官。然在學士之列。視待制則爲優。故元厚之以天

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卽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一作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爲

開。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又云：惟其恩數之優，當有官儀之別。亦嘗自言於公府，豈敢取必於僉諧。石林燕語

官制行內兩省諸廳照壁，自僕射而下，皆郭熙畫樹石。外尚書諸廳照壁，自令僕而下，皆待詔書周官。蘇

子容時爲吏部侍郎，謝幸省進宮表云：三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同上

杜善甫山東名士，工詩文，不屑仕進。有薦之於朝，遂召之。表謝不赴。中二聯云：俾獻言於乞言之際，敢盡

其忠。若求仕於致仕之年，恐無此理。不能爲白居易，漫法香山居士之名。惟願學陸龜蒙，拜賜江湖散人

之號。山房隨筆

連南夫鵬舉，紹興初知饒州，扞禦有功。及和議成，南夫知泉州。上表略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又曰：雖虞

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由是得罪。直齋書錄解題

惠卿之謫也。劉貢父當草制，引疾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爲之貴。紹聖牽復，知江寧府。所作

謝表，句句論辯。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己，莫知其端。又自敍云：願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

言，有黯在天之君父。觀此一言，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論列多出子由，而謫詞則東坡當筆

也。曲洧舊聞

甲子六月六日味爽。福寧殿東西向。列聖訓及讀書紀要各二匣。凝華集一匣。太子兩拜問安。又兩拜云。臣某職守東闈。恩承南面。近思問學。謹葺韋編。伏遇爹爹皇帝陛下。聖訓尊嚴。師資妙選。遂令謏見。晉徹睿知。臣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兩拜措笏舞。三拜開匣。各奉一冊以進。兩拜云。纂輯所聞。編摩亦久。慚非博學。幸徹嚴宸。陛下教育歲深。修爲日漸。謹祈鈞覽。終賜玉成。兩拜進凝華集云。自幼習詩。久承親訓。僭編草稿。恭進冀階。陛下勤於教子。學乃知方。仰冀聖慈。錫之乙覽。兩拜退。本宮聖堂祈祝文云。愚昧謏才。勉強學問。夙佩君親之訓。垂二十年。問安視膳之頃。凡一語一言之教詔。服膺勿失。會集爲編。目曰聖訓。凡二百卷。卜吉恭進。惟神靈陰相之。八日付史館。賜詔云。朕惟萬邦克正。端自元良。百世昭垂。常存典則。爰示宗嚴之訓。以貽燕翼之謀。期續心傳。用敷言教。皇太子某。天資旣淑。學問益充。凡平時丁寧告戒之辭。悉見於躬行實踐之際。復加編集。以示鑑觀。爰實契於朕心。可永垂於世則。庸加諭旨。丕寓至懷。九日起居畢。致詞云。頃集訓言。獲遭乙覽。登之史館。獎以溫辭。陛下道重傳心。恩深教子。敢不益加勉勵。庸竭忠勤。兩拜進詩云。寵頒御墨。十行新天錫。光華被小臣。家學傳心當謹守。恩深何以報君親。兩拜舞蹈退。祝文云。昨者告恭進聖訓。果蒙默佑。得徹宸嚴。君親悅怡。宣付史館。不惟見某平日積習之功。亦見我皇上天縱之學。修齊治平之道。藏之石渠。照耀今古。佩服神迎。與此編相爲長久。尙享。隨隱漫錄。羅隱字昭諫。新登縣人。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始謁武肅王。懼不見納。以所爲夏口詩。標於卷首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漫英雄。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劉荊州。都緣世亂。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王初授鎮海節度。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以示隱。隱曰。今浙西

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賄賂。此表入奏。豈無意要求耶。乃請更之。略曰：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來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之文也。吳越備史

李宏節、宏臯弟。宏臯嘗學謝馬表。顧宏節曰：馬有旋風之隊。那得一事作對。宏節曰：獨不聞軍有偃月營耶。宏臯欣然提筆曰：尋當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隊。武穆王稱賞之。十國春秋

四六叢話卷十二

表五三

東坡黃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一作生。中至今膾

炙人口。蓋用後漢袁敞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猗覺寮雜記

前輩謂今古文章。無不可作對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對長爲農夫。以沒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對億載萬年。爲父爲母。予試宏辭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爲謀。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克。此四六集句。真可以爲戲笑。東坡表啓樂語。中間有全句對。皆得自然遊戲三昧。非用意巧求也。翟公巽謝對衣金帶表云。謂臣有緇衣之宜。敞子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其爲越州。以擅放稅降官。謝表云。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旣安劉氏。敢虞晁氏之危。氣象渾厚。亦可喜也。王履道大扇對。頗傷粗疎。寓簡翟公巽雖爲蔡京所汲引。然抗直不爲屈。初代宰相作賀日。有戴承表末云。衆非后何戴。率傾就望之心。無不爾。或承永懷畏愛之德。京讀終篇曰。奇文也。然無不爾。或承對衆非后何戴。似乎偏枯。欲以臣不命其承易之。亦不失承字。而稍加親切如何。公巽曰。勝矣。然業已供本。竟不易。京亦不能奪也。未幾。又代作天神示現表有云。聖神受命穆清。告成禹錫。祖宗在帝左右。顧子湯孫。未云在天對越。乏清廟肅雍之儀。

前席具言愧宣室鬼神之間。京曰：國有盛事如此，公巽之文，真爲時而出也。公巽徐曰：疇昔不命其承，抑云過矣。今日爲時而出，厥有旨哉。京雖惡其不遜，然尙能容之。石林嘗喜道之。同上

王狀元君貺，天聖庚午甲科及第。元豐戊午，垂五十年，方有重金之賜，謝表特優。略云：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豈伊散任，得拜恩章。車服以庸，品儀辨等。國朝故事，惟二府刻毳路之花。文武近班，通一例號。遇仙之樣，獨承面命。度越朝規，此蓋陛下寵厚老臣。禮加常制，憫事三朝之舊。俾階四府之崇，奉以垂腰。旣表重鏐之麗，寶之在體，更增上笏之華。玉壺清話

宣和初，童貫平方寇旣歸，與王黼生隙。黼大懼，遂媚貫，奮當北伐事。四年夏，不謀於衆，兵遽起。魯公時已退休，亟請對，具爲上言，勾止不可。未幾，伯氏亦有宣撫命。于是魯公垂涕頓首，上前曰：臣不任北伐，寧自甘閒退。今臣子行，誠無以曉天下。願陛下保全老臣，上不聽，則曰：臣請效括母。及語伯氏曰：吾將哭師也。及後燕山告功，魯公以表賀上。其末云：臣慮終而不慮始，知守而不知通，有視初心，徒欣盛烈。上覽表時，喜見顏色，曰：太師能自直守如此，因以殺核酒醴，頒賚甚寵。俾公慶伯氏之歸也。鐵圍山叢談

案蔡條之作藁談，專欲顛倒是非，誣誣史筆，語語爲伊父出脫。然天下後世終不可欺，適成其欲蓋彌彰爾。

彰爾

龍川陳亮奏書阜陵，幾至大用。阨于卿相，流泊有年。光皇賜對，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舉君道師道以爲對。時諸賢以光皇久闕問安，更進迭諫。亮獨于末篇有豈在一月四朝爲禮之說。光皇以爲善處父子之間，故親擢爲第一。發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爲朕所得，命詞臣行亮制曰：往贊侯藩，姑循近比。朕

之待爾。豈止是哉。蓋有意於大用也。亮謝阜陵表云。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勸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於今日。獨知回首於當年。末聯云。設科取士。雖舊貫之相仍。陳力復讎。亦大義之難廢。阜陵稱獎。水心先生序龍川之文。乃謂同父使不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則誠狼疾人矣。龍川獄事。蓋爲父也。天意佑之。而諸公競全活之。水心先生不當以是冠篇首。龍川雖不爲進士第一人。其上阜陵三書。詎可泯乎。或謂水心先生微時。蓋亦頓挫流滯。故因龍川之序而自道耳。水心進士第二人也。驪塘危公積。嘗以龍川書氣振對策氣索。蓋是要做狀元也。四朝聞見錄東萊呂成公祖謙。集皇朝文鑑。旣成。孝宗錫名文鑑。除公直祕閣。暨賜御府金帛。成公謝表云。旣叨中祕清切之除。復拜御府便蕃之賜。陳睽時爲中書舍人。執奏以爲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上不悅。陳成公遂力辭帖職。上不從。同上

朱文公慶元二年冬十二月癸丑。褫職罷祠。臺臣擊僞學。至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爲察官。而胡紘草公疏未上。會以遷去職。遂轉授繼祖。故有是命。公遂拜表稱謝曰。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迨復尋於白簡。始知麗于丹書。鐫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爲輕典。求賴洪庥。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經幄。略無可紀。足稱所蒙。旣遠去于朝行。卽永歸於農畝。然猶畀之秩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寔在清流。容廁跡于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道悔尤。乃弗謹於彛章。遂自投於憲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下駭聞聽。凡厥大譴。大呵之目。已皆

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曠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略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于薄罰。稽皆終之明訓。倘許卒遂於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霽。惟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頑蒙。獲逃竄殛。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勵愚衷。雖補過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同上

唐莊宗滅梁齊王

張春

上表待罪。莊宗降詔釋之。召見大喜。開懷慰納。若見平生故人。恨得齊王之晚。因

再上表。敘述屢爲朱梁窺圖。偶脫虎口。逼爲親且非素志。乞雪表數句云。伏念臣曾棲惡木。曾飲盜泉。實有瑕疵。未蒙昭雪。鴻詞也。復下詔雪之。洛陽縉紳舊聞記

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爲膾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尙。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正之氣。形見於筆墨間。讀之使人聳然。人主爲之改容。姦邪爲之破膽。元符末。劉元城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公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之而無愠。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間。陳了翁在通州。編修政典。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後竟再坐貶。此二表於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凜凜。如嚴霜烈日。與退之所謂登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者。似不侔矣。梁溪漫志

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輿祖引前漢志云。見神

於先後宛若其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爲先後予觀東坡徐州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亦出于此也同上

翟公巽參政汝文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縑帛四十餘萬爲部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晁氏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迨去郡郡人安其政將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牘以來卽書其上云固知京兆姑爲五日之留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若此同上

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蔡之言欲招納北人因命涇原經略招討使种公師道爲河東河北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王稟揚可世副之有旨令便道徑赴本司師道旣至高陽見宣撫司童貫問出師之日因極論其不可曰前議某不敢與聞今此招納事恐不可以輕舉苟失便利誰執其咎貫曰都統不用多言貫來時面奉聖訓不得擅殺北人王師過界彼當箠食壺漿來迎又安用戰今特藉公成名以壓衆望耳遂作黃旗大書聖語立於軍中以誓衆督師道行甚亟師道不得已遂調軍過界河師道未濟已有北人來迎敵我師旣不敢與之交兵唯整陣避之而已揚可世與麾下皆重傷士卒死者甚衆復還界河之南北人隔河來問違背誓書師出何名師道遣其屬康隨具以河北宣司所申北人陳乞事答之衆譁然曰安得此事遂薄我軍箭發如雨師道於是遣康隨詣宣司告以北人之語且問進退之策宣司不知所爲乃令移兵暫回北人追襲直至城下屬大風雨士卒驚走自相蹂踐兵甲填滿山谷知真定府沈積中以其事聞于朝上怒甚遂能師道兵柄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師道表謝云總戎失律誤國宜誅厚恩寬垂盡之年薄責屈黜幽之典孤根有託危涕自零伏念臣西海名家南山舊族讀皂囊之遺策知黃石之奇書妄意功

名以傳門戶。荏苒星霜之五紀。始終文武之兩途。緩帶輕裘。自愧以儒而爲將。高牙大纛。人驚投老而得侯。屬與六月之師。仰奉萬全之策。衆謂燕然之可勒。共知頽利之就擒。而臣智昧乘時。才非應變。筋力疲于衰殘之後。聰明耗于昏瞽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罔功之實。何止敗乎國事。蓋有玷乎祖風。深念平生大負今日。豈意至仁之度。不加旣耄之刑。俾上節旄。亟歸田里。乾坤施大。螻蟻命輕。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神武不殺。得駕馭英雄之要道。明制服夷狄之大方。察臣臨敵失機。不出求全之過計。念臣守邊積歲。嘗收可錄之微勞。許免竄投。獲安閒散。臣敢不捐赤心而自誓。擢白髮以數愆。煙閣圖形。旣已乖于素望。灞陵射獵。將遂畢于餘生。獨醒雜志

紹興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詔皇太后宮殿名慈寧。三十日畢功。羣臣上表云。臣等言。德之大者。必盡萬物之報。以稱其禮。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寧其親。天祚文武之隆。世基任嬭之德。仰模太紫。前考異宮。宜昭揭於鴻名。以對揚於流澤。臣中賀竊以來朝置衛。遠存長樂之鴻名。中禁承顏。近著寶慈之茂實。皆以體王居於宸極。據寶勢於坤靈。廣一人欽愛之風。極萬世尊崇之奉。載新令典。允屬聖時。伏惟皇帝。達孝通於神明。要道形於德教。紹復大業。對越祖宗。在天之靈。抑畏小心。躬蹈帝王高世之行人。與能而樂戴。天復命以中興。上推履武之祥。丕啓生商之慶。方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於母儀。成路寢之安。示日嚴於子道。臣等率籲衆志。懇款抒誠。用稽合於前章。極榮施於顯號。叶情文而並舉。煥典冊以增華。輦道中通。朝夕燕兩宮之奉。珮環入覲。清禁奉萬年之觴。示垂裕於無疆。益儲休於有美。伏請建皇太后宮殿。以慈寧爲名。時顯仁太后尙鞫北庭。讀此真堪爲高廟泣下也。楓窗小牘

丞相范陽公。虛攜清苦律身。刺斷無滯。代天理物。必先鶉衣藪食。遐陬遠裔。以是四方之譽。翕然歸之。乾符丁酉歲。因與同列。廷諍機務。詞氣相高。朝廷兩解之。偕授賓翼儲闈。分秩洛汭河朔三鎮。屢貢表詞。且以棄瑕擢用爲請。先是常山帥王景崇者。年十有八。繼襲父位。朝廷常姑息之。時每律館三周。則各隆品爵。仍與幽魏並制。幽魏繼有更變。景崇時獨得軍情。以是爵位相懸。鎮至劇品。景崇時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常山郡王。食邑五千戶。實食襲三百戶。窮極勳賞。無以加焉。而幽魏官秩尙卑。以鎮州故未行冊命。常山揣朝廷方用恩澤。懷撫方伯。青徐之野。尙聚萑蒲。餉輓方繁。兵力且困。乃上表。其略曰。臣當道與盧龍魏博往例。三載考績。咸蒙寵榮。今者以臣官位稍崇。而兩鎮久稽成命。臣弟冀州刺史。檢校工部尙書景儒。自委郡符。亟聞美政。誠慚內舉。堪委外藩。請迴臣官榮授景儒一鎮。意圖易定。時內臣秉權者。固欲與之。諸相無言。獨崔公沆曰。一失其機。噬臍無及。魏博豈無骨肉。必俯瞰洛城。顯然盧龍。坐邀封社。此際何術。枝梧詔書。再往勤請。益堅表云。願得手足之榮。共竭股肱之效。聖上爲之吓食。乃詔范陽公。以兵部尙書入覲。到京旬日。拜特進。門下侍郎。兼戶部尙書。平章事。三鎮有表。賀宰輔得其人。時公以步蹇。未任衙謝。上因命中書官就宅問計。對曰。臣待罪台司。五環星歲。前後三鎮。以甘言佞臣。美貺餌臣。臣皆拒而不納。或所論奏。不違程式者。翌日允之。仍召奉使小將顯。皇恩且誠曰。可否面定。不自外來。無爲賄妄於其間也。前日驛書已告爾帥矣。宜以覆族爲慮。以是知臣一心事主。必合信臣。臣請與書諭。以是非禍福之源。君臣父子之道。立進書草。盧公才辨詞藻。尤工於指諭事理。上覽書色動。命中使送春服象尺者。賈往。及回表云。冀州刺史景儒。自聆擢用。黎庶偃轅。令望加官。勤留當道。且言臣濫分茅土。曾乏內禁。位冠

三台官崇一品。方思讓爵，不敢貪榮。幽魏加官，請循往例。上大悅。

唐國史

定軍山。曹公南征漢中，張魯降，乃命夏侯淵等守之。劉備自陽平關南渡沔水，遂斬淵首。保有漢中，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於其山，因卽地勢，不起墳壟，唯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營所在。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亮薨，百姓野祭，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共表云：「臣聞周人思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懷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象。亮德軌遐邇，勳蓋來世，王室之不壞，實賴斯人。而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黷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謂宜近其墓，立之沔陽，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始聽立祀，斯廟蓋所啓置也。

水經注

表章自敘，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爲合宜。坡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潁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椎鈍無他，故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故亟升法從之班。」凡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郡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倩作文，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輒云「知臣察臣之類」，真可笑也。

容齋四筆

李巨川字下己，姑臧人也。華帥韓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乾寧中，駕幸三峯，上返正，轉假禮部尚書，充黃州節度判官。上至華清宮，遣使賜建御容一軸。時巨川草謝表，以示其子華。其中有「彤雲似蓋以長隨，紫

氣臨關而不度。子華吟味不已。因草篇與巨川對壘。略曰。霧開萬里。克諧披覩之心。掌拔一峯。兼助捧持之力。據晉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而爲郡。練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於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澠水燕談錄

汪彥章四六之工。自少年卽妙。崇寧三年。霍端友榜。瓊林苑宴。謝頌冰。彥章作謝表有云。使嗽潤而吮清。得除煩而滌穢。順時致養。俯同幽雅之春。開受命知榮。固異衛人之夕。飲又云。防履深薄之危。不昧至堅之漸。子孫傳誦。記御林金盃之香。生死不忘。動宮井玉壺之潔。墨莊漫錄

翟三丈公宣和末。蔡條約之。用事。外召從官七人。公巽再以瑣闥召。力辭之。未至闕。有旨落職宮祠。繼而復還待制。公作謝表有云。彈貢禹之冠。誠非本志。奪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仕三己之心。敢懷慍喜。人多稱之。同上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也。鶴林玉露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夫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夫師丹。仍多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憐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公謝致仕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踰踰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鷺鷥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

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蕘雖傾。尚遡日華之明潤。其意謂萬物不離于天地。雖致仕亦不離君父也。子瞻爲筆說。大以此爲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四六話

表章有宰相氣骨。如范堯夫謝自臺官言。濮王事。謫安州通判表云。內外皆君父之至慈。出處蓋臣子之常節。又青州劉丞相罷省官。謝起知滑州表云。視人郡章。或猶驚畏。諭上恩旨。罔不歡欣。又云。詔令明具。止於奉行。德澤汪洋。易於宣究。愛其語整雅。有大臣氣象。劉丞相守鄆。謝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所願學者古人。顧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此真罷相表也。同上

譚昉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也。特善賤表。荆公在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競病二字。曹景宗故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何處春深好時。以斜車二字爲韻。往來幾百篇。同上

沈存忠。緣永樂陷沒。謫官久之。元祐中復官分司。以表謝曰。洪造與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力。雖奮竭之心。難伸于已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忘於未死之前。皆新語也。同上

丁晉公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同上

孫賁公素除河東轉運使。託先子代作謝表。蓋河東堯故都之地。曰富歲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輿情百樂。興堯民擊壤之歌。末云。過太行回顧雲下。義感親闈。望長安遠在日邊。心馳帝闕。公素讀之笑曰。公乃末篇寓忠孝之意也。同上

閻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謝再除陝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操

刀却視。若宰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于齊羊。笑中分子鄭鹿。臨死作發運使表曰。轉輸九路。回泝萬艘。過冒職名。出持使旨。夢游帝所。驚睟色之回春。來自日邊。覺容光之照水。漸浮楚澤。回望堯雲。伏念臣少也。羈孤長而疵賤。學中論語。孟子粗識指歸。仕遇神考。泰陵俱蒙獎擢。而臣志未伸於每剄。恩不報而逾深。餽消乘傳之餘。心折號弓之後。侵尋晚景。辜負明時。頃畢通喪。適逢初政。饒軍西塞。賜對中宸。曲荷聖知。徑除宰屬。忽除怨府。升置儒林。未免瑩窗之瘴。但愧桑榆之晚。三光倒影。自一壺中。萬里提封。幾半天下。然而承平既久。積弊日深。公私困於盜攘。官政習於涵養。偷安則如抱薪救火。欲速則如以董療飢。必待更張。庶能漸正。然恐約束未周於郡縣。謗傷已達於闕朝。明月夜光。寧無按劍。高山流水。自有知音。仰恃聖明。俯殫勤拙。天心論報。沒齒爲期。同上

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略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縈骨。雖有五代衰氣。然亦可哀矣。同上

揚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宮祠表云。地載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邸報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歎。諷咏之。同上

熊伯通任金陵。爲王荆公幕府官。代公作立貴妃表云。有警戒相承之道。無險詖私謁之心。荆公取而用之。後人因用此一聯。相承不已。同上

元之自黃移靳州。臨終作遺表曰。豈期遊惰之魂。遂協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云。桑字乃四十

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沒也。臨歿用事精當如此。足以見其安於死生之際矣。同上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爲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鴈飛銀漢。雖閱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於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羅繒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宗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遙。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子瞻與吉甫同在館中。吉甫旣爲介甫腹心。進用而子瞻外補。遂爲仇讎。吳元祐祁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之罪。莫非蠹國殘民。至比之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貶節度副使。安置達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謫詞。又劇口詆之。號爲元凶。吉甫旣至達州。謝表末云。龍鱗鳳翼。固絕望于攀援。蟲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蟲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於邸報。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同上

王荆公與吳冲卿丞相同年同歲。又修婚姻之好。熙寧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用爲三司使樞密使副。又薦代己爲相。冲卿遂揣其跡。欲與荆公異力。薦與荆公論事。貶斥之人。如呂晦叔。李公擇。程伯淳。又欲稍變新法。及力言荆公家事。荆公兄弟不知事。荆公去而不復召者。冲卿力也。公在金熟間之。因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云。晚由朴學。上誤聖知。智曾昧于保身。忠每懷于許國。讒誣甚巧。竊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迹久孤之地。實邇言易閒之時。而離明昭晰于隱微。解澤頻繁于疎逖。所謂邇言易閒。乃謂冲卿也。未幾。冲卿薨于位。公作輓詞云。氣鍾舊國山川秀者。譏其鄉里本建州也。同上

唐張巡之守睢陽。賊勢方熾。城孤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賊

眉之碧峯。預游西蜀。追駮駟于元囿。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殺戮黎獻。腥膻闕廷。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餘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爲時所稱。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晉井鳩翔。老堞龍攫。皆文武雄健。志氣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同上

案數行內屬對奇變。想見籌略如神。筆鋒蹈厲。亦具嚼齒穿齧之概。

神宗自穎王卽位。元豐中。升穎州爲順昌軍節鎮。時元厚之罷參政。作穎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彥作謝表。公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略曰。燾土立社。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舊。厥命維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建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修舊服。同上

資治通鑑成。徧賜宰執侍從及校讎官。各以表謝。獨芸叟表能盡著書始終。今載於此。略見通鑑本末焉。略曰。英宗皇帝患學者不能徧窺。況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疇若臣宰。莫如光者。神宗皇帝揮宸翰以錫名。敕經筵而進讀。目爲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舍茲安出。又曰。上下馳騁于數千載間。出入相隨于十九年內。尙假言官之督責。孰諳俚俗之謗嗤。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雖古者興亡事蹟。固已燦然而光之。筋力精神。于此盡矣。又旅游東國。嘗屢歎于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于先業。嗟君臣之際遇。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云云。張芸叟又有詩謝范學士淳父云。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疎賤。帝恩均。我投湘水五千里。君滯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似夢。西齋削彙事如新。細思當日修書

者。只有三人。今一人。謂劉貢父。道原。范淳父也。淳父時爲講筵。芸叟爲臺官也。同上

通鑑成。溫公託范淳父作進書表。今刊於通鑑後者是也。同上

豫章潘興嗣家。有李主歸朝後。乞潘慎修掌記室手表。慎修李氏之舊臣。而興嗣之祖也。其表略云。昨因先皇臨御。問臣頗有舊臣相伴否。臣卽乞元楨。元楨方在幼年。于牋表素不諳習。後來因出外間。得劉鋹。曾乞得廣南舊人洪侃。今來已蒙遣到。徐元楨。其潘慎修更不敢陳乞。所有表章。臣且勉厲躬親。臣亡國殘體。死亡無日。豈敢別生僥覬。干撓天聰。只慮章奏之間。有失恭慎。伏望睿慈。察臣素心。其銜位稱檢校太尉。右牽牛御上將軍。上柱國。隴西郡公。食邑千戶。後連劄子云。奉聖旨。光祿寺丞徐元楨。右贊善大夫潘慎修。並令往李煜處。而大年作慎修誌文云。喬木不勝。空悲故國。曳裾王府。猶見故君者。謂此也。李後主手表。僕嘗模得之。愛其筆札清妙。不凡。兵火亡失已久。因記其梗概焉。後見大年所作慎修墓誌。乃云。俾事故君。是爲主介。思喬木于故國。尙見世臣。曳長裾于王門。兼掌記室。同上

范淳父爲其叔祖景仁草進樂表云。法已亡于千載之後。聲欲求于千載之前。事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呂正獻草遺表云。才力緜薄。豈期位列于三公。疾疚嬰纏。敢望年踰于七十。世謂能道二公胸中事也。同上

劉放貢父謝東京漕表略曰。不知足而爲屨。是匪難能。懲于羹而吹壑。乃非適變。亦薄時之奔競。功利者非難爾。同上

元章簡公厚之致表云。正至衣冠。莫綴邇聯之列。歲時斗酒。尙霑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虛

出玉關之門。乘駟一麾。幸至會稽之邸。謝子耆寧。除職表。疲牛抱犢。同均豐草之甘。倦鳥將雛。不失上林之樂。皆爲人稱誦。其作王荊公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與舟。世莫先于汝作。有袞及繡。人久佇于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四六談塵

劉丞相莘老罷相。自鄆徙青。謝表云。東方大國。莫如鄆青。微臣何人。繼爲帥守。趙清憲正夫。自吏部侍郎除中司。謝表云。省部六曹。禮爲清選。憲臺三院。丞總大綱。同上

高平范相謝罷相表云。常欲惜愼名器。俾士夫革奔競之風。不敢妄圖事功。冀宗社獲和平之福。翟參政公巽與公書。取此云。庶幾革奔競之風。格和平之福。如公所云也。同上

外大父晁舍人謝落職表云。投鼠忌器。輒詈天子之從臣。翦爪及膚。不識朝廷之大體。指耿黃門而言。同上

葉石林少蘊知福州。其賀朝會表云。鑿昔艱難。孰測聖人之勇。迨茲平定。益知天子之尊。同上

四六叢話卷十三

章疏六一

文心敍書思之作曰章表。曰奏啓。蓋表章與奏疏殊科。獻替與拜颺異義。漢京初肇人文。厥體亦未畫一。倪寬終軍表章之選也。公孫吾邱奏疏之長也。魏晉以來。漸趨排偶。而臣工言事之文。剗切尙遵古式。未嘗不直抒胸臆。刊落陳言。丹陛陳情。研華足尙。皂囊封事。風力彌適。自陳隋以訖。唐初詞學大興。揆才差廣。則百官抗疏。今體亦多。至於辨析天人。極言得失。猶循正鵠。罔飾雕蟲。蓋奏疏一類。下係民瘼。上關政本。必反覆以伸其說。切磋以究其端。論冀見從。多浮靡而失實。理惟共曉。拘聲律而難明。此任沈所以棲毫。徐庾因之避席者也。不習無不利。疇是通變。以盡神。有能有不能。孰則得心而應手。若夫擅場挾兩。擣藻爲春。要可自成一家。不必人所應有。辭無險易。灑翰卽工。文無精麤。敷言輒儷。惟陸宣公爲集大成也。公少掇詞科。驟登禁署。際猜凝之日。當遷播之餘。執羈紲以從行。奉丹鉛而侍直。焚草尙存其什一。牽裾不避於再三。惟艱難險阻。以相依。敷心腹。腎腸而屢進。若料涇原兵變之萌。策淮蔡弭兵之計。出李晟危亡之地。消楚琳反側之心。二寇情形。兩稅利弊。救公輔之忠良。辨延齡之姦蠹。幾先獻納。卜筮是孚。事後彌縫。苞桑倍切。以石投石。將有感於斯文。啓心沃心。庶不負於所學。至其筆則長於論斷。善於敷陳。理勝而將以誠。詞直而出於婉。忠懇如聞于太

息曲折殆盡於事情。是以弼君德則經義醇如。進規益則業忱藹若。計邊防算賦則海口兼營。料讖
匿姦邪則冰霜共烈。卷舒之態自然。襞積之痕盡化。又若述梁洋之雨潦。敘師旅之艱辛。畫手詩情。
名聯雋對。所謂妙手偶得之耳。公豈作意而爲之哉。下及五季宋初。猶有竊慕風流。拾取膏馥者。然
而天姿懸絕。學步難工。非失之庸庸。卽傷於堆垛。故知蹇駑不可以希驥。螢爝會見其自熄也。初公
有別集十五卷。文賦表狀皆有之。意公所爲表。必更有章相追琢。黼黻光華。凌轢三唐。陶鎔六代者。
惜乎不得而讀之矣。公旣爲駢體一大家。故別立奏疏一門。別於表焉。序章疏第六。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託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
鞠之。義府懼謀泄。斃正義於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奸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
犯難以危身不孝。推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陵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
死不恨。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曰。臣聞春鶯鳴於獻歲。蟋
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士有賤而言忠者。乃庭劾義府曰。臣聞誣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
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陷

一作
拖

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王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

會。遂階通職。不思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鷲。祇奉皇眷。而乃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託公行私。交游羣
小。貪治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地之威。方
斯更烈。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當金風屆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

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毀辱大臣。貶萊州司戶。

大唐新語

魏元忠男昇娶榮陽鄭遠女昇與節愍太子謀誅武三思廢韋庶人不克爲亂兵所害元忠坐繫獄遠以此乃就元忠求離書今日得離書明日改醮殿中侍御史麻察不平之草狀彈曰鄭遠納錢五百萬將女易官先朝以元忠舊臣操履堅正豈獨尙茲賢行實欲榮其親

一作

戚遂起復授遠河內縣令遠子良解

褐洛州參軍既連婚國相父子崇赫迨元忠下獄遂誘相離今日得書明日改醮且元忠官歷三朝榮躋十等雖金精屢燦而玉色常溫遠胄雖參華身實凡品若言齊鄭非偶不合結縭既冰玉交歡理資同穴而下山之夫未遠御輪之聲已周無問寄死託孤見危授命斯所謂滓穢流品玷辱衣冠而乃延首覲顏重塵清鑒九流選敍須有溜澗四裔遐陬宜從擯斥遠從此廢棄朝野咸貴

一作

察之公直

同上

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擢又降崔誥誥先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繇爲駙馬奏請與其父合葬勅旨許之給事中夏侯銛駁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卻耐舊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誥必訴于蒼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銛謬膺駁正敢廢司存請傍移禮官以求指定朝廷咸壯之

同上

開元九年左拾遺劉彤上表論鹽鐵曰臣聞漢武帝爲政厩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殫匱之甚什百當今然而財未嘗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澤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富濟人盛

事也。臣謂當今宜行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薄斂輕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謂然。文多不盡載。同上

大中七年冬。詔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賀。璘時爲左補闕。請權御宣政殿。疏曰。關輔之內。方軫聖慈。伏見去歲之初。權御宣政。從宜之制。出自宸衷。事簡禮全。人心爲便。伏乞且推此例。停御含元。待至豐年。卻依舊典。所冀觴稱萬壽。不愆元會之期。禮酌一時。益表聖明之美。因話錄

徐賢妃貞觀二十三年。上疏諫太宗息兵罷役。其略曰。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又曰。漆器非延叛之方。築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全唐詩話

會昌三年。贊皇公爲上相。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一作於朝廷。必爲國

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寢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旣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爲宴樂。並無所禁。惟不得聚集同年。廣爲宴會。於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蓋贊皇公不由科第。故設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復舊態。

觀歷代史冊。人主之大。莫先於納諫。陸宣公云。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於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子美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之句。卽此意也。 碧溪詩話

太祖皇帝旣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或以師老爲言。太祖不能決。時納言趙中令留守汴都。走書問之。趙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卽日班師。

漫笑錄

開禧間。陳宜中與權。劉黼聲伯。黃鏞器之。林則祖與周。曾唯師孔。陳宗正學。亦以上書得謫。號六君子。至景定初。時相欲收時譽。並擢高第。旣而林則祖。陳宗先死。曾屢遭黜。三公者。相繼召試。居言路。出藩入從。咸淳癸酉間。聲伯自海閩召爲從官。翰苑。與權自閩帥擢秋官。居瑣闥。器之起家知廬陵。兼倉節。是歲六月。正言郭閻劾器之云。虛名多足以誤世。實德乃可以服人。又云。黃鏞偶儕六士。遂得虛名。昨守吳門。怪狀百出。愧士不敢謁學。畏軍不敢閱武。暨縮郡符。復兼庾節。怪誕仍不可枚數矣。越宿。陳與權入奏曰。朝廷建官。本欲兼收實用。臣子事上。豈容徒竊虛名。倘公議有及於斯。恐頃刻難安于位。比觀諫垣造膝之抨彈。斥云廬陵治郡之無狀。一皆公論。何預孤踪。但首發虛名之誤世。上係國家。而明指六士以修言。已形辭色。蓋亦謂忝論思之數。將使自知進退之謀。欲使特畀閒廩。以穆師言。詔不允云。虛名誤世。辭氣若

過於抑揚。實德服人。指意則有所歸重。援是求去。非朕攸聞。劉聲伯亦一再上疏求去。不允。郭不自安。乞罷言職者。亦再云。直言無忌者。諫之職。何敢容私。轉喉觸諱者。語之窮。安能逆料。惟茲老守。舊有直聲。惜其預六士之稱。不能終譽若此。今指其兩郡之政。謂非虛名可乎。二臣何見。相繼引嫌。實是實虛。自虛人品固難於概論。聞所聞。見所見。事理委無以相干。亦不允其請。齊東野語

哲宗初。眷遇范忠宣公最厚。元祐末。再相。屬宣仁上仙。以舊臣例請退。上堅留不可。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陛辭。上面諭曰。有所欲言。附遞以聞。至陳久之。元祐用事之臣。投竄江湖。皆已踰歲。即上章懇論。請悉放還。其辭略曰。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縈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殞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恭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慈明。豈有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俾流離。但恐一二執政之臣。記其往事。嫉之太甚。以爲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啓迪之際。不爲詳陳。殊不知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爲怨仇。以疑似之言爲謗訕。違老氏好還之誠。忽孟某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鑑。豈可尙遵前轍。靡恤效尤哉。章既上。即束裝計程。果被謫。落職知隨州。却掃編

伯溫崇寧中居洛。因過仁王僧舍。得葉子冊。故書一編。有趙普中書令。雍熙三年爲鄧州節度使。日諫太宗皇帝。伐燕疏。與劄子各一道。其憂國愛君之深。意出乎文章之外者。雖陸宣公論事中。不辨也。疏曰。武勝軍節度使臣趙普。右臣自二月中。伏覲忽降使臣。差船糧草。及詳教命。知取幽州。既奉指揮。尋行科配。非時舉動。莫測因由。爾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尅復。俄及炎蒸。飛芻輓粟。以猶繁。環甲持戈而未

已民疲師老漸恐有之臣自此月以來轉增疑慮潛是陛下萬幾有念臣等心耳臣等亦選身於平收浙右功取河東垂後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憤氣四海咸歸於掌握十年時致於雍熙惟彼蕃戎豈爲敵對此際官家何須挂意必是有人扶同諂佞誑惑聰明因興不急之兵稍涉無名之議非論曲直但覺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頗有千金之費以茲村度深抱憂虞竊念臣雖寡智謀雖親墳典千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百王善惡之徵聞於經史其間禍淫福善莫不如影隨形煥若丹青明如日月嘗爲大訓歷代寶之臣讀史記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輩所上長書及唐元宗時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坐銷患害立致昇平惟慮至尊未能留意醫時救弊無出於斯又聞前事爲後事之師古人是今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卽不同量彼是非必然無異輒思抄錄專具進呈伏望聖慈特垂披覽謹具逐件如後云云伏念臣謬以庸材叨居顯位幸遇千年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屋而上青霄非由智略出卑僚而登極位只是遭逢恩私何啻於車魚報効不如於犬馬靈懷性謙嘗積驚惶所恨者齒髮衰殘精神減耗旣不能獻謀闕下又不能効命軍前惟有微忱書章上奏今者伏白朝廷大興禁旅遠伐山戎驅百萬戶之生靈咸當策運致數十州之土地半失耕桑所得者少所失者多臣又聞聖人不凝滯於物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理有變通情無拘執故前所謂事久則慮易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于此如忽遲晚恐失機宜而況旬朔之間便爲一月竊慮內地先困邊廷荒涼北敵則弓硬馬肥轉難擒制中國則民疲師老應誤指呼臣今獨興沮衆之言深負彌天之過輒陳狂瞽抑有其由竊以暮景殘光能餘幾日酬恩報義正在今時恐勞宵旰之憂寧避僭踰之罪虔希聖聽早議抽軍聊爲一縱之謀別有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

和寢膳。惠養疲羸。長令戶外不扃。永使邊烽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旣四裔以來。王料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又萬全。臣又竊料陛下非次與兵。恐因偏聽。其奈人多獻佞。事久易微。大凡小輩。各務身謀。誰思國計。或承宣問。皆不實言。盡解欺君。嘗憂敗事。得之則姦邪獲利。失之則社稷懷憂。昨者直取幽州。未審誰爲謀者。必無成算。俱是誑言。其於虛實之間。此際總應彰露。伏望尋其尤者。特正姦人之罪。免傷聖主之明。所貴詐僞。悛心忠臣。盡力共畏三千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于此時。欲吐肺肝。先寒毛髮。驚疑猶豫。數日沉思。又念往哲臨終。尙能尸諫。微臣未死。爭忍面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計。但念恩同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之知。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當此日之刑。竊祿偷安。不造來生之業。惟祈聖明。特賜察量。更存細微。別具劄子。冒犯冕旒。臣無任傾心瀝懇。憂國忘家。涕泗徬徨。激切屏營之至。聞見前錄

司馬溫公嘗言。范景仁之勇決。呂獻可之先見。吾弗如也。或問先見何事。公曰。介甫新入政府。其所欲變更之事。未盡著。而獻可排之甚力。然其辭不過曰。外示朴野。中懷險詐。學師孔孟。術慕管商而已。當時雖溫公亦以獻可之言爲過也。泊宅編

夏公竦雖舉進士。本無科名。以父歿王事。授潤州丹陽簿。卽上書乞應制舉。其略曰。邊障多故。羽書旁午。而先臣供傳遽之職。立矢石之地。忘家殉國。失身行陳。陛下哀臣孤幼。任之州縣。惟陛下辨而明之。若陛下以枕石漱流爲達。則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金榜丹桂爲才。則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鳩杖鮒背爲德。則臣始踰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爲勇。則臣生本絲弱。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條問急政。對揚紫宸。指

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儒方轡並驅而較其先後矣。召赴中書試論六首。一曰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論。二曰考定明堂制度論。三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論。四曰九功九法爲國何先論。五曰舜無爲禹勤事功業孰優論。六曰曾參何以不列四科論。是歲遂中制科。青箱雜記

真西山入對。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旣以趙政夫爲對。翼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惟

載歸艗之圖籍。揚長孺之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廉吏也。鶴林玉露

以十年爲一裘。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第七裘。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裘。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開爲第八裘。蓋以十年爲一裘耳。近時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堂有辭免恩例。劄子曰。昌齡協千秋之會。東朝開八裘之期。又曰。慶闡開八秩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蓋改開爲登字。野客叢書

太平之改官名。蓋以熙陵初卽位。未改舊名。因避諱而然也。是時正以職事官爲官名。如吏部尙書。至於職官令錄。皆虛名也。而不得實蒞其事。知判官爲職事。如判尙書都省。至於權知某州縣。皆實職也。而不關所帶之官。以階爲恩。以勳爲品。以爵邑功臣爲假寵。以檢校試官爲帶銜。故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轉對上疏有曰。勳散之設。名品實繁。朝散銀青。猶關命服。護軍柱國。全是虛名。欲乞自今常參官勳散俱至五品者。許封贈官。勳階俱至三品者。許立戟。又五等之爵。施之於今。雖有啓封之稱。曾無胙土之實。苴茅建社。固不可以遂行。翼子貽孫。亦足稽於舊典。欲乞內外官。封至伯子男者。許蔭子。至公侯者。許蔭孫。國公者。許嫡子嫡孫一人襲封。又當今功臣之稱。始於德宗。幸奉天。扈蹕將士。並加奉天定難功臣。

之號。因一時之賞典。爲萬世之通規。近歲以來。將相大臣。加至十餘字者。尤非經據。不可遵行。所宜削除。以明憲度。可以見當時士大夫之厭虛名者矣。愧鄰錄

嘉定閒。寶謨閣學士許奕病篤。口占遺表云。臣非衰病。偶染微疴。當湯熨可去之時。臣則以疾而爲諱。及
碱砭已窮之後。醫遂束手而莫圖。靜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脈絡不通之故。固知養患成禍。豈惟理身則
然。苟能疎壅預防。以之醫國亦可。蓋指近事以爲身喻也。乾道閒。胡周伯尙書亦云。賈誼號通達國體。大
瘡蹠整。類辟病疢。皆借一身喻之。今日國體何病也。能言病未必能處方。不能言病而輒處方。誤人死矣。
今日之病名風虛虛。內也。風外也。外風忽中。半身不遂。靖康也。幸其半存。建炎也。咎已往半存之身。常凜
凜不自保也。今欲併治不遂者。休市道之說。售嘗試之方。湯熨砭石。雜然而進。使誼復生。必慮中風再至。
至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蓋本呂獻可乞致仕表云。臣本無痼疾。偶直醫者。用藥
乖方。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
寢成風痺。遂難日步。非徒憚蹠蓋之苦。又將虞心復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所未恤。
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退政。三公之論。實祖誼云。碧溪詩話

富文忠公熙寧二年再相。王荆公爲參知政事。始用事。與文忠不協。文忠力丐去。以使相判河南府。上章
自劾。聯改亳州。今錄於此。清時竊祿。難逃素食之譏。白首佐朝。遂起蔽賢之誚。幸聖明之洞照。舉毫髮以
無遺。顧此薄材。尙容具位。中謝竊念臣業非經遠。識寡通方。少因章句之科。得偕羣俊。長脫簿書之秩。獲
事三朝。仁宗之顧遇匪輕。英廟之丁寧尤甚。旋屬大人繼照。飛龍在天。思肯構於先基。勿遐遺於萬物。潤

蘋何美。雜圭璧以薦差。槽馭已疲。復驂騑之共駕。彈力雖勞於負嶽。小心更甚於履冰。果不克堪。遂貽彈劾。如安石者。學強辯勝。年壯氣豪。論議方卻於古人。措置肯諧於僚黨。至使山林末學。草澤後生。放自得之良心。樂人傳之異說。蚩蚩者子。饒饒其書。足以干名。足以取貴。拖紳朝序者。非安石之黨。則指爲俗吏。圓冠校學者。異安石之學。則笑爲迂儒。嘆古人之不生。恨斯文之將喪。臣竊觀安石平居之間。則口筆周孔。有爲之際。則身心管商。至乃忽故事於祖宗。肆巧譏於中外。喜怒惟我。進退其人。待聖主爲可欺。視同僚爲不物。臺諫官以茲切齒。謂社稷付在何人。士大夫罔不動心。以朝廷安用彼相爲臣。及此事主若何。臣非不能秉筆華袞之前。而正其非。覆身青蒲之上。而排其失。重念陛下。方當淵默堯舜。中和禹湯。同天德之尙寬。待人臣之有體。徒膏脣吻。莫補聰明。且區區晉朝。尙有相先之下佐。況赫赫昭代。豈有不和之大臣。愚念及斯。衆言陋此。伏乞陛下。特申雄斷。大決羣疑。正安石過舉之謬。以幸保家邦。白臣等後言之罪。而俾歸田里。如其尙矜微朽。處以便藩。不惟有遂於物情。亦以不妨於賢路。如是則始終事聖。史傳不附於姦朋。去就爲臣。物議庶歸於直道。其臨薨二表。尤懇切。舊有之。今不復存。野老紀聞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跡。招提棄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卽位。唯以崇佛爲事。相國竇做裴坦。時爲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略云。臣等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爲帝

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銜。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獎。竟不能止。北夢瑣言

四六叢話卷十四

啟七一

原夫囊封上達。宮廷披一德之文。尺素遙傳。懷袖寘三年之字。下達上之謂表。此及彼之謂書。表以明君臣之誼。書以見朋友之悰。泰交之恩洽。而表義顯。谷風之刺興。而書致衰。若乃敬謹之忱。視表爲不足。明慎之旨。侔書爲有餘。則啓是也。昔者藩國臣僚。馳箋霸府。三公掾屬。奏記私朝。厥後緹幕芙蓉。殷勤而報聘。春蹊桃李。繼繼而酬知。競貢長箋。爭懷綵筆。效顰滋衆。繼踵尤多。上壽多男。請徵雜選。登庸及第。賀答紛紜。舊館脫驂。載筆致朋遊之雅。相見執雉。揮毫志耿介之思。羈旅慳囊。裁之乞米。美人繡段。持以報瓊。則有詞林水鏡。閨苑羽儀。具隻眼以論才。迴青眸以待客。簪裾輳集。三讀流聲。珠玉紛投。一言改價。高可以俯拾青紫。下不使得利齒牙。由是競費工夫。彌精製作。換清銜於校字。盈篇皆形聲點畫之奇。發吟興於田園。累幅盡襪履芋蒲之趣。以至東海使槎。託遙情於湖斗。西湖隱墅。寄新製於迴軒。亦可謂妙極毫端。思超物表者矣。至若謝元暉。短章玉麈金屑。梁簡文。諸作貝彩珠光。劉氏弟昆。尤高三筆。庾家父子。籍甚庭芬。陳伯玉。雅有清聲。駱義烏。時騫逸氣。柳子厚。精純而俶儻。李義山。密緻以清圓。蘇長公。不合時宜。味含薑桂。陸務觀。素稱作達。語帶煙霞。斯啓筆之分途。並作家之盛軌也。自任元受李梅亭之倫。或隸事多冗。或使才太過。真意不存。緣情轉失。我

思古人。翻其反矣。是以駢儷之文。其盛也。啓之爲用最多。其衰也。啓之爲弊差廣。何則。西秦東洛。不出寰宇之書。僕射司空。自有勳閥之簿。烏衣玉樹。按姓譜而如新。珪月梢雲。驗歲華而益麗。必也盡遺窠臼。別出機杼。始可揚古調以賞音。進文心而奏績也。敍啓第七。

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斂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略也。文心雕龍

俞益期與韓康伯箋曰。檳榔信南遊之可觀。子旣非常。木亦特奇。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生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如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穢。其內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申如繩。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敝。稠直亭亭。千百如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樹海南。遼然萬里。弗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齊民要術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蘇威侍郎猶爲郎吏。亦寓於此。進士褚載絨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面贄於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矍然。載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牋致謝。略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筆誤。殷浩之兢持太甚。翻達空函。撫言

唐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顧雖離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與之。丰韻談諧。莫辨其爲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爲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啓事陳

於所知只望內科盡處竟列名於尾株之前也。羅旣頻不得意，未免怨望，竟爲貴遊子弟所排，契關東歸北夢瑣言。

羅隱謝裴庭翰詩卷曰：澤國佳人，雖裝半面營邱辯士，或獻空籠。據言

梁劉孝綽謝建安王餉米等啓：傳教李孟孫宣教旨，垂賜米酒瓜筩，菹脯鮮茗，至味芳雲。杜潭抽節等筍譜。

梁元帝爲妾夜珠，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啓曰：夜珠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我爵釵，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侍兒小名錄

前進士韓熙載江北行狀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慕義來朝，假身爲賈，旣及疆境，合貢行藏。某聞釣巨鯨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臥一山之蒼翠。某爰思幼稚，便異諸童，竹馬蒿弓，固罔親於好弄，杏壇槐里，寧不倦於修身。但勵志以爲文，每棲身而學武，得麟經於泗水，寧怪異圖，授豹略於邳垠，方酣百一作勇戰，占惟奇骨，夢以生松，敢期墜印之文，上愧擔簦之路，於是櫻龍頰，捋虎鬚，繕獻捷之師徒，築受降之城壘，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場中勅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遙望而盡推堅壘，橫行四海，高步出羣，姓名遂列於煙霄，行止遂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有筆，腰有劍而袖有鎚，時方亂離，迹猶飄泛，徒以術精韜略，氣激雲霓，箕口張而陰電搖。

怒呼發而暑雷動。神馭鬼殿。天蓋地車。鬪霹靂於雲中。未爲躡捷。喝樽蒲於筵上。不是粗豪。蘊機權而自有英雄。仗勁節而豈甘貧賤。但攘袂叱吒。拔劍長嗟。不偶良時。孰能言志。旣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吳肇基。聿修文教。聯顯懿於中土。走明恩於外蕃。萬邦咸貞。四海如砥。燮和天地。巖廊有禹稷。皐陶灑掃。煙塵。藩翰有韓彭。衛霍。豈獨漢稱三傑。周舉十人。疑王氣於神都。吐祥光於丹闕。急賢共理。侔漢氏之懸科。待旦旁求。類周人之設學。而又隣邦接畛。敵境連封。一條雞犬相聞。兩岸馬牛相望。彼則待之以力。數年而頻見傾亡。此則禮之以賢。一坐而更無騷動。由是見盛衰之勢。審吉凶之機。得上順天心。次量人事。且向明背暗。捨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一致。然而出青山而裹足。渡長淮而棄繻。派遙終赴於天池。星遠須環於帝座。是攜長策。來詣大朝。伏惟司空。楚劍倚天。秦松發地。言雄封則平窺絳灌。語兵機則高掩孫吳。經授素王。書傳元女。莫不鞭撻宇宙。驅役風雷。勞愁結而脾肉生。憤氣激而臂鬣起。一怒而豺狼竄。再呼而神鬼愁。驚槌蠻鼓。而簸朱旂。雷奔電走。掉燕鎚。而揮白刃。斗落星飛。命將拉龍。使兵合虎。可以力平鯨海。可以拳擊鰲山。破堅每自於先登。敵無不克。策馬嘗時於後殿。功乃非矜。國家賴如股肱。邊境用爲保障。勳藏盟府。名鏤景鐘。今則化舉六條。地方千里。示之以寬猛。化之以溫恭。繕甲兵而耀武威。綏

一作

戶口而卹農事。漫灑隨車之雨。洗活嘉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消沴氣。可謂仁而有斷。謙而逾光。賢豪向義以歸心。姦宄望風而屏迹。竚見秉旄仗鉞。列土分茅。修職貢以勤王。控臨四海。率諸侯而定霸。彈壓八方。遐邇具瞻。威名洽著。況復設庭燎以待士。開雪宮以禮賢。前席請論其韜鈴。危坐願聞於輿廢。古今

英傑孰可比。方某才越通津，已觀至化。及陳上謁，罔棄謏才，是敢輒述行藏。鋪畫一作毫幅，況聞烏有鳳。

魚有龍，草有芝，泉有醴，斯皆嘉瑞。出應昌期，某幸處士倫，謬知人理，足以副明君之獎善，恢聖代之樂賢。

昔婁敬布衣，上言於漢祖，曹劌草澤，陳謀於魯公，失范增而項氏不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人之來，格實至德之克昭，謹具行止如前，伏請准式，順義六年七月，歸明進士韓熙載狀。江表志

宋齊邱爲儒日，修啓投姚洞天，略云：城上之鳴鳴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緒。又云：其如

干懇萬端，無奈饑寒兩字，時有識者云：當須殍亡，後果如其言。同上

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調，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襯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

一毫以上，皆出於帝恩，累歲偷安，有慚於公議，秋毫皆帝力也。用張敖語。四六談麈

案所襯字，皆出漢書，此說甚精，蓋麤才貪使卷軸，往往填砌地，人名以爲典博，成語長聯，堆排割裂，

以爲能事，轉入拙陋，至於活字，謂不妨兔園，偷氣殊不知大爲識者所嗤，惟作家主於用意，不主於用

事，當其下筆，若自抒胸意，諦加玩味，則字字有來處，渾然天成，此杜詩韓筆所以妙絕古今也，不知此

者，不可與言四六。

汪退傅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啓謝廟堂，時相作答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

可殺，公豈容心。熊太學叔雅詞也。同上

陸益中德先解人，宣和中再爲執法，閣門孝友，嘗彈蔡條，范丞相建炎間答其啓云：久居言路，評彈多權

貴之臣。屢掌文衡。登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日。陸曾謂其不純正。舒起居清國詞也。同上
林文節子中。以啓賀東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其褒美如此。清波雜志

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事謝先達。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却掃編

案用事有意。則活潑潑地。如賈生厄於絳灌。以致時宰。豈復佳事。然翻轉說來。彌見屬對之長。此丹成九轉。點鐵成金手也。

李易安賀人變生啓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侶。旣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襟。註曰。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于午。道卿生于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綵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鄭媛記

四六文用經史全語。又須詞旨相貫。若徒積疊以爲奇。乃如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謝希深與之啓云。曳裾而前。士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何。文公書於扇曰。此文中虎也。蓋善其用經。如已出。特爲豪健。隱窟雜志

近世四六多失。文體且類俳。而時有可觀。劉斯立爲其父丞相歸葬。謝啓云。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汪伯彥罷相。呂元直當國。汪自辯殺陳少陽事。呂令熊彥詩報啓云。方一男子之上書。衆知無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獨何心。方有銜命出境者。執政爲報書云。念寇至。君孰與守。敢幸偷

安而兵交使在其間。幾能釋怨。如此類可喜者。不可概舉。但全篇體格。或不稱是耳。

寓簡

孫廣伯術謝東萊舉改官啓云。清朝薦士。寒門蒙座主特達之知。絳帳傳經。賤子辱侍講非常之遇。蓋孫公莘老受知正獻公。廣伯常從滎陽學也。

紫微詩話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爲衆所怨。太原帥戒之。因作啓事謝云。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

同上

滕元發甫賀正獻公拜相啓曰。玉璜釣瀨。家傳渭水之風。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抃。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之。

二老堂詩話

梁書劉杳傳。周捨問杳尚書官著紫荷囊。相傳云。望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持囊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能改齋漫錄。劉偉明贈熊本詩云。西清寓直荷爲囊。左蜀宣風繡作衣。蓋用劉杳傳著紫荷囊事。張安世持囊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菱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囊。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啓云。白蟬素簡以香生。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非一人。然隋樂志。尚書錄令。僕射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此又何耶。姑俟博識者。又西溪叢話。被紫荷囊。案荷囊卽持荷之荷也。或以爲紫荷囊。非也。宋子京云。猥挈荷囊。預從豹乘。皆沿襲之誤。如二家所云。是歐宋果誤矣。予案晉輿服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於服。加于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南齊書輿

服志。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隋禮儀志。梁制。尙書令僕射尙書銅印。墨綬。朝服。納言幘。進賢冠。佩水蒼玉。腰劍。紫荷執笏。詳諸書所云。則是帶此囊於朝服之外。故云著。亦猶世說云。謝遏少年時。好著紫羅香囊之義也。吳曾。姚寬。俱惑於挈囊持囊之語。遂以荷作去聲讀。姚又直改著爲被。如二公所云。是衣紫而負囊也。由未見紫袷爲囊之制。又不知晉宋間俗呼爲紫荷。故未免紛紛如此。歐陽公云。紫袷荷囊而備問。可謂真識紫荷者也。吳所引綴紫荷事。乃禮儀志。言後魏之志。非樂志也。持囊事見趙充國傳。非張安世傳。而注中亦無韋昭。此又劉杳記之不審也。雲谷雜記

王仲嶷字豐父。岐公子。有風采。善詞翰。四六尤工。以名家典郡。頗著績效。英宗立。珪預聞大議。賜額書題。豐父表謝。有金栢賜第。玉篆題碑之對。建炎初。知袁州。坐失守削籍。後秦會之再入相。豐父以啓懇之云。黃紙除書。久無心于夢寐。青氈舊物。尙有意於陶鎔。會之爲開陳。詔復原官奉祠。揮麈餘話

孫仲益每爲人作墓碑。得潤筆甚富。有爲晉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誌銘。先遣人達意於孫云。文成。縑帛良粟。各當以千濡毫也。仲益欣然落筆。且溢美之。旣刻就。遂寒前盟。以紙筆龍涎。建茗代其數。且作啓以謝之。仲益極不堪。卽以駢儷之詞報之云。米五斗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愧詞。諛墓中人。遂成虛語。揮麈後錄

熊叔雅彥。早有文名。紹興初入館。秦會之秉鈞。指爲趙元鎮客。擯不用者十年。慈寧回鑾。會之以功陞維垣。叔雅以啓賀之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會之大喜。起知永州。已而擢漕湖北。同上

曾文清吉父。孔毅父之甥也。早從學於毅父。文清以蔭入仕。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人爲魁。用故事。賜進士出身。紹興中。明清以啓贄見云。傳經外氏。早侍仲尼之間。居提筆文場。曾寵平津之爲首。文清讀之。喜曰。可謂着題矣。後與明清詩云。吾宗擇壻得羲之。令子傳家又絕奇。甥舅從來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難爲。徐敦立覽之笑曰。此乃用前日之啓。爲體修報耳。同上

李漢老與秦會之賀進維垣啓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旣同於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答之云。君旣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於姬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漢老得之。皇恐者累月。揮麈三錄

案自比自字。從旣字來。直謂自然耳。而檜惡之者。以其嫌于自用之自也。一字不檢。卒爲權姦所忌。其可率爾操觚哉。

蔡持正旣孤。居陳州。鄭毅夫判州事。從毅夫作賦。吳處厚與毅夫同年。得汀州司理。來謁毅夫。間與持正遊。明年。持正登科。寢顯於朝矣。處厚忤荆公。抑不得進。已而持正登庸。處厚乞憐。頗甚。賀啓云。播告大廷。延登右弼。釋天下霖雨之望。慰海內巖石之瞻。帝渥俯臨。輿情共慶。恭惟集賢相公道。包康濟業。茂贊襄乘。一德以亮庶工。遏羣邪以持百度。始進陪於國論。俄列畀於政經。論道於黃閣之中。致身於青霄之上。竊以閩川出相。今始五人。蔡氏登庸。古惟二士。澤干秦而騁辯。汲汲霸圖。義輔漢以明經。區區暮齒。孰若遇休明之運。當強仕之年。尊主庇民。已陟槐庭之貴。代天理物。遂躋鼎石之崇。處厚早屣珽陶。竊深欣躍。豨苓馬勃。敢希乎良醫之求。木屑竹頭。願充乎大匠之用。然持正終無汲引之意云。同上

朱弁字少張。徽州人。學文頗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晁以道爲學官。於朝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啓謝。

之云。事大夫之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同上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司啓詞。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鼈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旣而發考卷。獬乃第一人及第。夢溪筆談

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亟啓視之。則兩翅歛開。中有玉嬰。轉仄而啼。舉家驚異。非常器也。余宣和間。於其五世孫德裕家。見其八九歲時。病起謝郡官一啓。屬對用事。如老書生。而筆蹟則童穉也。春渚記聞

宣和間。雖風俗已尙諂諛。然猶趨簡便。久之。乃有以駢儷牋啓。與手書俱行者。主于牋啓。故謂手書爲小簡。然猶各爲一絨。已而或厄于書吏。不能俱達。於是駢絨之謂之雙書。老學菴筆記

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正始。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啓云。手提天鐸。鏘正始之遺音。夢授神椽。擯奪朱之亂色。蓋不悟正始爲年名也。同上

丁晉公貶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祕監召還光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啓謝之。其略曰。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末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其婉約如此。又自蕞漕召還。知制誥。謝兩府啓。二星入蜀。難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躅。前修效愼。密於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于謝傅。惟詠蒼苔。湘山野錄

余外祖王訥子文上。蔣子禮除右相。啓曰。早登黃閣。獨見名公之少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

杜詩語。扈聖登黃閣。名公獨少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爲洪文敏稱賞。載之隨筆。

費耳集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扣其所以。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語。嘗爲潭教。與帥啓云。拔淚過故人之墓。驚鬢髮之皆非。倚杖看祝融之峯。喜山色之如

舊。同上

秋塘陳敬甫善。有雪篷夜話三卷。淳熙間。一豪士嘗書貴家扇云。春風一日歸深院。巫峽千山鎖暮雲。有滿江紅詞曰。三月風前花薄命。五更枕上春無力。上李季章啓云。父子太史公。提千古文章之印。玉堂真學士。躋中朝公輔之班。同上

至元間。平原郡公趙氏與芮宋福王也。其子娶全竹齋少保之女。婚啓內一聯云。休光薊北。苟安公位之居。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儘有味。輟耕錄

劉子元直史館時。幸臣蕭至忠。紀處訥等。並監修國史。子元以執政秉權。事多掣肘。辭以著述無功。求解史任。奏記於至忠等。其略曰。伏見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云經籍事重。努力用心。或歲序已奄。何時輟手。綱維不舉。督課徒勤。雖威以刺芒。一作判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已。歷訟一作法羣公。屢辭載筆之官。欲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

多士。蓬山之下。良直比。一作差肩芸閣之間。英奇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大官之奉。一作膳虛索

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文多不盡載。至忠惜其才不許。子元著史通二十篇。

備陳史冊之體。大唐新語

李石鎮江陵。辟崔鉉爲戎倅。一旦拂衣而去。旣入京。登上第。俄升翰苑。李未離荆渚。崔旣秉鈞衡。李乃馳牋賀之。曰。某早拜光塵。叨承眷與。深蒙異分。屢接清言。幸曾顧於厚恩。俯見循於末契。去載分麾南楚。拜節西秦。思賢方詠於嘉魚。棲止實慚於威鳳。賓筵初啓。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光生隣郡。喜溢轅門。豈惟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隲之辭也。於今播於衆口。南楚新聞

真宗朝。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慶歷中。子明逸。子飛。彥邁。子高。相繼制舉登科。嘉祐末。蘇軾弟轍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爲盛事。故子高謝啓曰。兩朝之盛。相繼者父子。十年之間。並進者兄弟。子瞻汝州謝表曰。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而子瞻入等尤高。故謝啓曰。誤玷久虛之等。希白從孫藻。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書判。一作晚書中選。後十年復登科舉。謝啓曰。十年三第。屢玷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替於祖烈。

澠水燕談錄

余外舅家收柳公權親筆啓草二十四。皆小楷。字僅盈分。而結體適媚。意態舒徐。有尋丈之勢。紙長不過七寸。廣亦如之。中興重興祕省。賀方回之子。首以獻書得官。秦太師付以搜訪遺逸。外舅之兄張公觀言。以所得託賀納之秦府。秦進之上方。張自待次虔州瑞金簿。易監聞思院。其季復以所得投之。中人引秦事爲證。亦歸天上。獨外舅兩啓尙存云。上翰林柳學士。璪某謬至顯榮。皆承闕乏。昨者璪書慰勉。闕省遷超。雖上意欲壯於軍威。在外臣轉深於官謗。此皆學士曲垂獎命。一作會潛爲扶持。繼音容。商本於北風。爲

主人於東道。況兼姻媾。早接清華。推魏公感外家之情。用何氏奉諸姨之敬。念深外舅。

商本
作妹

亦愛愚夫。不

然則安得道已隔而分。猶敦官轉尊而志愈下。藏之不忘。佩以彌芳。思奉冰霜。邈同雲漢。仰計互霄。路於高閣。隔人煙於禁垣。嘯傲霞高。從容日近。閑揮彩筆。時弄紫泥。益彰叔夜鸞鶴之姿。轉映王恭神仙之狀。

便當乘游瀨氣。濯弄瑤池。乘陰陽之爐錘。

一作
輔

天地之囊籥。異時獲賜。今日先知。瞻望風猷。常在魂夢。

某再拜。又侍郎頡頏重霄。騰凌迴漢。刻名仙館。絕跡人寰。潤飾鴻猷。承迎中旨。金莖瑞路。雲表先嘗。玉輦靈桃。窗間暗識。方推獨步。誰敢爭衡。況藝奮神工。時推妙翰。鳳鸞異態。龍虎殊姿。白首何人。墨池誰子。後生是畏。前聖有言。若非思與神凝。韻無累俗。則安能致茲適逸。超彼等夷。窮鍾蔡之楷模。入王張之闔域。往者韋相公嘗謂侍郎能以書諫者。今則行執陶鈞。坐登台輔。終提一筆。以絕百僚。後命之來。延頸而俟。

某素無勳效。叨濫寵榮。一授藩垣。兩遷官秩。猶以處牀操扇。

商本
作相

識孤虛。跨馬彎弓。未爲遲暮。誓將丹

懇。以奉休明。所冀侍郎猥錄孤微。終垂庇遇。使其晚節。無愧平生。下情云云。前輩俱跋爲柳筆。然非柳亦不能造此。但啓中有筆諫之語。豈他人上柳啓。柳自書之耶。常有辨之者。

雲麓漫鈔

也。案上二啓。綺麗細緻。使義山爲之。不過如此。而其名竟不傳。知唐人擅四六者。多湮沒。何可勝道。可慨

也。夏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尙皆布衣。文莊異待。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曰。漢臯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

到地香。子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粉。是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當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莒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早識台光，蓋爲是也。青箱雜記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羨藜，尙彎弓而相射。同上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說，後復本姓。以啓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蠡、范雎，亦嘗改姓名故也。又僞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謝啓云：昔年上第，曾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之精切。同上

錢塘林逋著高節，以詩名當世。名公多與之游。天聖中，丞相王公隨以給事中知杭州，日與唱和，親訪其廬，見其頽陋，卽爲出俸錢，新之。逋乃以啓謝王公，其略曰：伏蒙府主給事，差人送到留題唱和石一片，拜賜軒榮，以庇風日，衡茅改色，猿鳥交驚。夫何至陋之窮居，獲此不朽之奇事。竊念頃者親賢鉅公，出鎮藩服，亦嘗顧邱樊之側，微念土木之衰病，不過一枉駕，一式廬而已。未有迂迴玉趾，歷覽環堵，當纓蕤之盛集，攄風雅之祕思。率以賡載，始成編軸。且復搆他山之堅潤，刊羣言之鴻麗。珠聯綺錯，雕繡相照。輦植置立，賁於空林。信可以奪山水之清暉，發斗牛之寶氣者矣。迨景祐初，逋尙無恙。范文正公亦過其廬，贈詩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同上

案和靖文筆絕少傳者。此作精妙冲逸。近王無功一流。視疎影橫斜。膾炙諸聯。似更進一格。可寶也。

王禹偁老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白樂天曾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同上

永叔頗聞晏因賦雪詩有語。

隱居詩話云。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歐陽修陸經二學士過之。因置酒共賞。歐陽卽席賦詩。有須憐鐵甲冷。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快然不悅。

其後歐陽出

守青社。晏亦出殿苑邸。歐乃作啓。敘生平出處。以致謝悃。其略曰。伏念相公始掌貢舉。修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晏得書。卽於紙尾作數語。授掌記。膽本答之。甚滅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答知舉時一門生書也。意終不平。潘子真詩話

邢郭夫詩寄無已。無已和云。漢廷用少公何在。不使羣飛接羽翰。今代貴人須白髮。挂冠高處未宜彈。蓋元祐之初。多用老成故也。又除官一篇云。扶老趨嚴詔。徐行乃聖時。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肯復金根繆。寧辭乳媪譏。向來憂畏斷。不盡鹿門期。或云。才得一正字。亦未便云趨嚴詔。後作啓復云。名雖文字之選。實爲將相之儲。又云。頭童齒豁。敢辭乳媪之譏。聞淺見輕。益畏金根之謬。王直方詩話

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于自然。非假于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爲其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載。曾無白水之真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功。非惟出於剽竊。亦是白水真人爲剽竊也。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

二句渾然。斷無斧鑿痕。更覺真切。復齋漫錄

孫元中啓事云。好事多載酒殺。時念揚雄之句。諸公盡登臺省。誰憐鄭老之窮。對偶亦新奇。三山老人語錄
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堯韭對舜華。非閱本草注。安知其爲萑蒲。案梁元帝元覽賦。金鹽玉鼓。堯韭舜華。論此也。余讀他書。亦有有用者。如顏聚載梁太子賈河南榮啓則云。堯韭未儔。姬歎非喻。又以堯韭對姬歎矣。固曰堯韭出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之意。後見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庭爲韭。感百陰爲萑蒲焉。今萑蒲是也。續古叢編

興化隱士陳易。隱居廬山。歸乃築室於興化縣之蔡溪巖。不下山者三十年。襟抱易曠。風韻灑然。見者無不愛慕。忘歸。蔡子由正言首以八行薦之。易以啓事謝之云。心若死灰。枉被吹噓之力。身如槁木。難施雕琢之功。又云。昔在儒門。雖蠹修於八行。晚歸祖道。惟務了於一心。心旣已忘。行復何有。終不起。墨客揮犀

孫觀仲益尙書。四六清新。用事切當。宣和中。與家兄子章同爲兵部郎。未幾。子章出知無爲軍。仲益繼遷言官。自南司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餉。以無爲歲額。上供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爲當職官吏。仲益得檄。漫不省也。置而不問。亦不移文。已而米亦辦。子章德仲益。以啓謝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人頗稱賞。以爲精切也。墨莊漫錄

庾肩吾謝銅研筆格啓云。煙磨青石。已踐孔子之境。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筆。硯譜

薛制機言。有作上已請客啓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觴一咏。會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羣賢畢至。貴耳集

秦檜秉權。寢久植黨。締交牢不可破。高皇淵默。雷聲首更大化。懲言路壅蔽之弊。召湯元樞。岳鵬舉於外。執法殿中。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居下僚。好慷慨論事。聞其除。啓以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榻。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爲憲長。自昔雖稱於雄劇。比歲或乖於選掄。污我霜臺。賴公雪恥。輒陳管見。少助風聞。請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亙古無之。三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至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逞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搢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于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蓋緣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指。應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政府樞庭之有闕。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而搏吠已憎。疎鴛鴦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勢利。豈止於子孫而爲臣。仰奪造化之爐錘。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爲其子就試之識。旋從外幕。擢置中都。冀招致於妖言。啓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旣乏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歿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睿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禮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爲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中宸。卽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於讜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寢隆。故四海之責望尤備。願言彈擊。無置

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章仁約自稱鷓鴣。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歷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諂語。諒非方正之樂聞。側聽褻遷。別當修致。湯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顏。爲回。故一時公議頓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助也。任字元受。有集名小醜。楊誠齋爲之序。同上

姚橘洲尹臨安時。吳履齋拜相。姚語客作啓賀之。商量起句。彭晉叟云。轉鴻鈞運紫軸。萬化一新。自龍首到黃扉。百年幾見。同上

錢易希白子彥遠。字子高。明逸字子飛。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醇老。旣應說書。進士俱中第。又應中大科。熊伯通以啓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方以言者去國。在外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爲中書舍人。謫二蘇告詞之語異矣。四六話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會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襲用講論。而意益妙。如楊汝士陪裴晉公東維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止于此而已。至永叔和杜岐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啓曰。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至于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于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悲于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自有倫。而天之于人。賦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啻

出藍更青。研朱益丹也。後至荆公。賀韓魏公罷相啓略云。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于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紀在舊史。號爲元功。固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峩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于義。出入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此又妙矣。同上

王荆公父名益。以都官員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作金陵幕官。其契分久矣。荆公旣相。神宗欲慎選翰林學士。時厚之久在外。老于從官。荆公對曰。有真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固問之。因道姓名。上久之曰。元絳在外。久不以文稱。且令爲制誥如何。荆公曰。陛下果不能用耳。況已作龍圖閣直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徑除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旣就列。有稱職之譽。不久遂參大政。故厚之深德荆公。其後荆公居金陵。厚之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平江。以啓謝荆公曰。眷林泉之樂。方遂乞骸。望衰繡之歸。徒深引脰。同上

唐張籍用裴晉公薦。爲國子博士。而東平帥李師道辟爲從事。籍賦節婦吟。見志以辭之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持戟光明裏。知公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先子元祐中。除知陳留縣。而辭之以啓謝君益曰。抱璧懷沽。雖免匹夫之罪。還珠自歎。空成節婦之吟。同上

邵鱣自陝西運使移知鄧州。先子以啓賀之云。教實自西。浸被南明之國。民將愛父。竚興前古之歌。乃邵氏自陝移鄧之啓也。同上

元豐末。劉誼以論常平不便。罷提舉官。勒停遊金陵。以啓投王荊公。令其再起。稍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荊公答以啓。略曰。起于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爲。云何不止。同上

張洎參政事。江南李後主時爲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啓謝云。追踪季札。辭吳盡變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他國而入中朝也。同上

顧起敦詩罷臺官。久之得太原倅。與先子同官。素相好也。敦詩作火山軍試官歸。詫得人。且言其解頭作謝啓甚工。云。夢蕉中之鹿。奚辨其真。探領下之珠。適遭其唾。先子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太恍惚耶。同上

曾丞相子宣。三直玉堂。作賤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賀章子厚復資政啓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如棟梁。蚍蜉無以傾撓。其自南遷歸丹陽。聞之大觀元會。作表以賀。略云。九賓在列。鏘劍佩而肅鴛鸞。五輅在庭。明旂常而載日月。蓋雖老而文不衰。亦久在朝居文字職。習性然也。同上

劉丞相謫死新州。至元符末。用登極恩。追復故官。其子跋以啓謝執政。略曰。晚歲離騷。難招魂於鬼域。平生精爽。或見夢于故人。用李衛公夢於令狐綯。乞歸葬。精爽可畏故事也。一本晚歲離騷。魂竟招于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于故人。同上

王文恪公陶常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據鞍矍鑠。須對攬轡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爲聲律矣。文恪謝正字啓略云。雕蟲篆刻。童子尙恥於壯夫。血指汗顏。斲者徒羞於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云。有汲黯之直。未死淮揚之郊。無黃霸之才。顧老潁川之守。謂陳州淮揚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

入爲三公。而我不敢願也。用事親切如此。

同上

韓子華丞相兄弟將相貴仕。爲穎川甲族。罷相後。得帥鄉郡。文恪賀啓曰。夙推荀氏之龍。重致穎川之鳳。謂荀氏八龍。及黃霸守穎川。致鳳凰之瑞也。

同上

國朝故事。作館職。賤如登科。例有謝啓。王異除館職。作啓與同舍裴煌如晦。而啓中有云。伏惟某天澤育物。內恕及人。其後云。仰答異恩之賜。次酬洪造之私。謂洪造如大造也。知晦閱之驚起。還異啓。

同上

秦少游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正字。以啓謝諸公。當時稱之。用三國志蜀秦宓博識。諸葛孔明呼爲學士。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鼈客。張建封始署爲校書郎。少游用此當家二故事作啓。略云。切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校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爾遭逢。

同上

爲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以爲盛事。本朝如此比者。亦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啓。紹聖中。歐陽叔弼業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謝宰執啓云。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稀。尙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謝表云。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其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南窗紀談

永寧劉相鄴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庭。特敕賜及第。中外賀絨極衆。惟鄆州李尙書種一章最著。乃福建章尙書岫之辭也。於時章佐鄆幕。略曰。用敕代榜。由官入名。仰溫樹之煙。何人折桂。沂甘

泉之水。獨我登龍。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永爲座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
撫言

四六叢話卷十五

啓七二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嘉泰辛酉。永嘉周夢與呂齡宰德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請者。弗報。贄以啓束裝而俟。又弗報。怒而索其贄。余適謁琴堂。坐間夢與口占授札。吏復之曰。伏承寵翰。見索長箋。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研生塵。未免紆遲之咎。趙客有辭而取璧。楚人敢訝於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觀奪錦之歸來。更冀恢宏以基光大。畢緘顧余。作釋語曰。予非摩訶薩。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予笑莫敢言。程史

寧宗乙丑之元。吳畏齋自鄂召還。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謝不敏。既而留中。爲大蓬。未幾。遂以祕撰帥荆。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具有殷鑒。雖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招僞官。遺妄牒。疊疊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心。因草一啓代贄及之。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久沈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庾氏卑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休嘉。至於陳義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憂。某行官沔鄂之間。卽有兵民之寄。當呼老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緒。敍謝之意。匆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

公間矣。又一年，宇文顧齋錄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凡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予投謝，有曰：「初不求於識面，竄自得於知心。」蓋指此。同上

龔聖任言林德崇義，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啓有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齊東野語

傅伯壽爲浙西漕憲，韓侂胄用事，伯壽首以啓贊之曰：「澄清方効於范滂，跋扈遽逢於梁冀，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歎，獨仰韓公之斗，首明趨向，願出陶鎔，由是擢用，至僉書樞密院事。韓敗，追三官，奪執政恩。同上

皇甫謐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之字，余觀歐陽文忠公少時代王狀元謝及第啓云：「陸機閱史，尙靡識於撐犁，枚臯屬文，徒率成於骫骳。」文忠公以爲陸機蓋誤也。黃朝英細素雜記，以不知文忠用撐犁事爲恨，然嘗觀匈奴傳，單于姓攣鞬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廣大之貌。班固釋其義，非不詳明。攷古質疑

夢得送周使君云：「只恐鳴騶催上道，不容徒得晚菘嘗。」乃周彥倫答文惠太子問山中菜食云：「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此以兩字用事者。送熊判官云：「臨軒弄郡章，得人方付此。」乃用漢高弄印睨堯事。此一字用事者。碧溪詩話

臨江丁燿，乙丑諒闇榜第四人，爲他恩例所壓，抑居第八，授永州教。章采代爲作啓謝辯章云：「諸公袞袞。」

皆自下以升高。一介休休，獨瞻前而顧後。塵羣玉，亟穉於青。曠與魯，皆難。王宣子守吳，幕僚投啓有云：仲舒哀然舉首，豈久相於江都？望之雅意本朝，姑暫居于馮翊。宣子喜之，舉以京剡。楊廷秀以大蓬漕江東，其屬亦有啓云：斯文之得喪在天，領袖素尊於海內，賢者之出處以道。旌旗已至於江東，公亦欣然剡上。同上

晉中有游士春時誤入趙孟頫之園者，爲其家幹僕所辱，訟之於官。郡守趙必槐德符治之，士子以啓爲謝云：杜陵之廈千萬間，意謂大庇寒於天下。齊王之囿四十里，不知乃爲穿於國中。同上

劉自之被召試用，虛齋趙以夫之薦也。旣而爲庸齋趙汝騰所激，於是以虛鉞威伸補其選。盧以同里之嫌辭之云：楚亡弓，楚得弓，難泯同鄉之迹。漢刻印，漢銷印，初何反汗之嫌。卒辭之。又蕭振再知四川，趙莊叔行詞云：刻印銷印如轉圓，朕嘗虛已失馬得馬如反掌。卿勿容心。同上

王似賀太常丞兼翰林權直一聯云：白也無敵，雅宜翰林供奉之才。赤爾何如，暫習宗廟會同之事。又賀司業除翰苑云：國子先生晨入太學，翰林學士夜對禁中。同上

周益公嘗戲作賀冬啓云：數九九而哦詩，自憐午瘦。辦多多而有酒，驟覺冬肥。同上

士人李元亮抱材尙氣，崇寧中在太學。蔡嶷爲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卽超用。纔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是邦，元亮不肯入謁。蔡便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顯爲門下之故。方修贊見之禮，須明日扣典客。不意給事先生卑躬下賤如此，前贊不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謁。蔡退，元亮營一啓，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

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贈以五十萬錢。且致書延譽諸公間。遂登三年貢士科。容齋三筆

秦會之當軸。士夫投獻。必躬自披閱。有蜀士投啓干謁。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州。未有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之司。秦尤稱道之。遂得陞擢。游宦紀聞

世南家舊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國遣使金紫光祿大夫司空知樞密院事上柱國李資德。副使太中大夫尙書禮部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金富轍。至本朝謝恩進奉。各有四六。做中國體。李之詞云。跂予望之。適江干之弭節。亦旣觀止。幸堂上之披風。況飛五朵之雲。特賜千金之幣。禮當拜受。心則愧惶。金之詞云。穆如清風。幸被餘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形將意之勤。幸被寬裕而有容。敢以菲微而廢禮。所呈一作塵名品。別具染濡。同上

或謂文選沈約碑。獻替帷展。實掌喉唇。尙書謂喉舌。而以爲喉唇。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承襲已久。不但約也。如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唇。宋文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唇。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志亦曰。乃作喉唇。帝猷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僕又觀崔駰尙書箴曰。龍作納言。奉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不但喉唇也。又有喉吻之說。是以胡宗愈啓曰。崇禁臺喉吻之司。首巖廊股肱之寄。野之叢書

僕嘗用古人全句。合爲一聯曰。籠中鴻羽。印看百鳥之翔。剡下江舟。乘用千帆之過。蘭以爲紅。近觀慢錄。

譚任忠厚有授時標啓正存此一聯儂儂儂字爲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與其僕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至江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琳抱疾德操躬進藥餌旣卒盡送終之義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略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云

梁溪漫志

跋袁光祿穀與東坡同官事蹟時羅公亦爲杭之貳車有啓云談笑風雲咳吐珠玉弟兄射策有機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無歎向異同之論是故名動四海號稱三蘇亦爲坡所深知

攻媿集

特進汪公行狀大司成澥以耆儒名翰林學士藻以文章顯嘗謝司成薦舉止用張衡思元賦汪氏龍魚及檀弓童汪跼事且曰遙遙譜牒之相傳沒沒衣冠之不振雖更魏晉之遠莫厠崔盧之間概可知矣

同上

諭癡符序公諱庚子長其字也余伯父揚州爲漕使公首以長牋進謁有曰衰懷錯落有秋風鱸膾之思舊學荒涼無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爲賓客

同上

胡忠簡公乞斬秦檜編管昭州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之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尙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令

宋名臣言行錄

案剛中字彥柔

陳亮少以文名於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宰執。其啓云。數十年窮居。猷猷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乎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窗。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同上

案龍川搖筆。卽有推倒豪傑氣概。然留張齊賢句。卽宋朝事。不應使宋人往往有之。非體也。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啓云。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洎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同上

董彥遠若璣案。彥遠名迥。東平人。徽猷閣待制。卽撰廣川書跋十卷。畫跋六卷者。除正字。謝啓敍字學。涉獵該洽。其略云。殘經不悟於郭亡。董疏。莊公二十有四年。郭

公胡傳曰。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爲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闕文徒存於夏有。闕疏。成二年。衛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如戰也。良有杜註。闕文失新築戰事。馬不足一者。旣失其全。闕疏。

萬石君傳。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讀死矣。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闕疏。顏氏家訓。後漢書。酷吏。樊擘爲天水郡守。民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水穴。皆誤作六。夫虎豹

穴居。事之較著。所以班超之不入虎穴。寧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書殘式瘡。闕疏。宣六年。周書曰。瘡戎殷。瘡卽壹。戎卽殷也。中府壹戎衣。而有天下。鄭頌亂湯齊。

闕疏。長發至于湯齊。毛傳齊如字。禮記孔子閒居註音躋。詩孔疏。三家詩有讀爲躋者。下文聖敬日躋。閒居躋作齊。音齋。故曰亂。烏寫混淆。闕疏。海錄碎事。古語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魚魯雜糅。

闕疏。張鷟云。魯之與魚。溜漚莫辨。增河南之邑爲雒。滅漢東之國爲隋。闕疏。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避上

則舉不從辛。閱疏說文舉字從辛從自言舉人感。絕下則對因去口。董疏古對字本從口說文云。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聚合而棘氏微足省。

而疎姓絕。閱疏晉書裴據傳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東晉傳漢疎廣之後。王莽未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馬。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導。閱疏顏氏家訓封禪書導。

一莖六穗于庖犧雙觥共觚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說文云鑿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鑿但非相如所用禾一莖六穗于庖豈成文乎縱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觥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某按史記載此書鑿下從禾漢書文選俱從寸。

分序於八寸之策勢異為宗。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十宗因曲為之其僻也如此。丁犀亂真。董疏莊子云丁子有顏註導擇也。定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丁字作巾是無尾也故曰亂真。鈎須失實。閱疏荀子不苟篇鈎有須註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而丁直故曰失實。書立書肖而既謬國名。閱疏劉向戰國策序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董疏玉藻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於東門

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註卷或作衰字之誤也孔疏禮記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衰字故鄭註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衰是也又註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孔疏知端當為冕者以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于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冕也。篆形誤偽誰正雲興之祁祁。閱疏顏氏家訓詩云有淪淪淪與雨祁祁毛傳淪陰雲貌淪淪雲行貌祁祁徐貌按淪已足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為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閱疏說文鉞車鑿聲從金戊聲呼會切詩曰鸞聲鉞鉞俗作鉞以鉞作斧戍之戍非是今庭燎作噦噦。

車改金根之目。閱疏事文類聚退之子昶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作銀字。知一束二縫之為

金銀字武烈太子亦誤嘗作詩云銀鎖三公脚。車改金根之目。閱疏事文類聚退之子昶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作銀字。

知一束二縫之為

知一束二縫之為

知一束二縫之為

來。閱疏說文，周所受瑞夢來，楚一束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指二首六身之為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閱疏：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皋令印章字為白。

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豕。閱疏：家語，卜商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

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傅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洲。閱疏：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上須臾，又夢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文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九穗，因名曰秀。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于臥室，梁

然董疏，按說文，秀字從禾從乃，不從九也。州字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傅會曰離析。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閱疏：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奉歌

以詠德，舞以象事。子文武為斌，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董疏：說文本作彬，文質備也。從文配武，過為鄙淺，故曰妄加。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閱疏：易，蜥易，蜥守宮也。象形從勿，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徐曰：謂

下為月字也。見說文及韻補。董疏：吾衍謂說文引蒼頡，易字象蜥蜴形。蜥蜴善變，則知古人託之以喻其變不疑也。虞翻曰：日月為易，不可從。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閱疏：光武帝紀，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

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為白水真人。董疏：說文，泉字象水流，出成川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閱疏：朝野僉載，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賁王為謠曰：一片火，兩片

火，耕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並都下童子皆唱，炎遂與合謀內應。又唐書裴度傳，張權輿欲傾度，作僞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據啓非字似用張謠，但以儻白不類，惟加柔旁，始失裴字形象，對又較精。董疏：非當作耕。四十八安

取於桑。閱疏：事文類聚，蜀何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植，植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壽恐不過此，祇後至。健為太守，四十八果卒。董疏：何祗事見益部耆舊傳，俗桑字從四十八，按說文，從彳從木，不從十從八也。故曰安取于桑。三

十七未足語世。閱疏：秦始皇紀，會稽碑俱四字句，獨三十有七年多一字。元申屠駙家藏舊刻，世有七年三十為世，速達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殘志銘亦云：孔世世八世字世字，俗俱作世。董疏：說文世字從舟三十并也。首撤三十年為一世，七字

從一世旁作七以一字乃從舟而
曳長之不從七也故曰未足語世

梁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

闕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八

百餘處而可識者僅七十有二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

闕疏尉律見說文敘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董疏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事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四十九疑作八十九

未知是否誤存舟二間之為航

闕疏顏氏家訓互從二間舟詩云丑之秬稂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為日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為間舟航字誤

安識門五日之為閏

闕疏襄九年晉復伐鄭十二月

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子陽阪註此年無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為門字閏內

王為字月為日字晉攻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也

亦多識之一也

若璩按余晚得董斯張吹景集載與其僚壻閏元衢合疏彥遠此啓曰困學翁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以數年排纂力始語語分疏之寧非曠世一大快余故錄之于逐句下董斯張字遯周閏元衢字康侯並烏程人

困學紀聞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葉難悟

若璩按馮衍傳註云葉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輒改葉為棗以桃棗易明桃葉難悟也啓正用章懷太子註成句

柳卯本同幼婦外孫之義郎世子之名

按南史賈希鏡傳古家有銘云青洲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荀晞兒

亦僂語之工者同上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為謝丞相啓其末聯云孤忠未

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同上

傅至樂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元都之桃何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鐫銖況井眉之居瓶恍如夢

寐蓋指張說也同上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岐嶇。寄尋壑經邱之趣。同上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

無愧矣。若璵按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上

墨圃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同上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于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于毛遂。同上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元而謂白。九方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爲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泯。

則朝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同上

洪舜俞薦于鄉。鞏嶸監試。後鞏爲江東憲使。舜俞分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塘。曾在門外。鶴袍之列。半山

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詞。徐淵子爲越教。答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間。

或答洪舜俞云。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玉佩之詞。同上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于諸侯。非其義也。師不賢于弟子。將焉用之。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

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同上

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於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買

妾詩。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當家事。始如天成。徐

君猷孟亨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全語以爲對。其通守餘杭日。答高麗使

私覲狀云。歸時事於幸旅。方勞遠勤。發私幣于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事。非外夷使者致饋之故實乎。

有薦人而不副所期者。因答謝牋曰：金丸初落，曾見給於能言。玉柄頻揮，笑誤誇其解舞。能言鴨陸龜蒙事。解舞鶴羊叔子事。世說所謂羊公鶴也。寓簡

世南頃在瑞安董宰婿書室中，見其所錄誠齋先生與周益公小簡，心竊愛之。讀數過，輒能成誦。今二十年矣。追思尙記首尾，其間必有脫誤處。他時得見大全集，當借本改正之。謾記於此。萬里伏以涉秋益熱，恭惟少保觀使丞相小陌雲莊，天棊忠藎，鈞侯萬福，憲眷均慶。某近得報，知閣下釋位去國，而莫知風帆所止。昨收尤延之書，乃知度夏於陽羨，吾人仕宦有進便有退，有出便有處。丞相勢位，豈不能築河沙而障屋溜？君子得時行道，而不得究其所蘊，良可憾者。然道之興廢，聖人歸諸命，斯文得喪，聖人歸諸天。則又何憾焉？當庚午試南宮，丞相雪中騎一馬於前，而某荷一繖於後。當此之時，豈知丞相至此，布衣位極上宰，此後復奚求哉？卻嚴寒飲醇酒之論，丞相尙記憶否已矣。姑置此事，獨世路風波，真可畏耳。近讀邸報，得感事詩云：去國還家一歲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來蠻觸幾百戰，寫盡山川多少心。何自閒人無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沉。荷花正鬧蓮蓬嫩，月下松醪且滿斟。當左揆進步時，高揖辭去，此舉甚善。惜宿留耳，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怒，蔡定夫是也。而不輕就者，亦復不怨何哉？朱元晦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辭舍，皆不可怨，可畏可畏云云。又嘗記其答益公惠鳩兔橘酒小柬云：錦羽在桑，翩翮二七，褐衣缺口，躍躍一雙，挾歡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恭惟某官文章羹酒，儒學鳳麟，遊梁王之兔園，夙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耆英，橘頰續騷，酒箴飽德，填然四美。萃此一翁，某已嘗占辭，敬致占節云云。觀此足見善

于體物者也。游宦紀聞

永福古有讖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紅。狀元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橫山而行。齧地成蹊。旣而永邑東鄉石壁谿巖松上。產龍爪瑞花。其年蕭公國梁果魁天下。次舉黃公定。臚唱第一。此狀元西東之應也。蕭公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士。凡預屬籍挂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日。陞蕭公爲榜首。其謝啓有云。預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鄼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家事。至今膾炙人口。同上

有士人投啓事於真西山。以爵齒德對師尙父。又用運籌帷帳之中。館客哂之。西山曰。師尙父謂可師可尙。可爲人父。漢書言帷幄。史記作帷帳。不可哂也。湛淵靜語

陳同甫名亮。婺女人。淳熙癸丑大魁。作報家書云。我第一。滕強恕第二。朱質第三。喬行簡第五。其時三魁與第五名皆婺人。盛哉。謝朝士啓有云。衆人之所不樂。實在二三。主上以爲無他。擢居第一。蓋答策論恢復。頗不合朝論云。同上

趙忠定去國。趙師劬上書寧皇。請斬忠定以謝天下。蓋欲媚韓也。忠定之事旣白。後溪劉左史一作光祖

適帥荆襄。辟公之子崇模爲機幕。劉公未知師劬事。先辟其弟某。崇模與危公稹爲同年。囑危草牋以謝。劉公云。今聞其弟之當來。欲使爲寮而並處。念交游之讎不同國。而況天倫。無羞惡之心。則非人是乖風教。故勝母之里不可入。迫人之驛不可居。豈容同堂合席之至。權乃有操戈入室之遺類。縱罪不相及。然

水中之蟹。且將避之。倘機或未忘。則海上之鷗。不當下矣。竊謂父子之間。寧間於存沒。賓主之際。則在於從違。且昔辱甄收。本見齒忠臣之後。若今惟苟合。是玷名惡子之中。得士如斯。在公安用。劉公得崇模牋。愕寘几上。卽草檄勒回師。劭弟請斬忠定。師劭也。其弟固不預。崇模義不得與之同游。顏氏家訓述盧氏事。子弟固能累父兄。父兄亦能累子弟也。四朝聞見錄

歐陽公歸田錄。載夏英公辭免奉使啓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鞶褟之音。歐陽公稱之。其中又有一聯云。王姬作館。接仇之禮。旣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亦不減前語。然是時文章。方掃除五代鄙陋之習。故此等語。見稱於時。自是而後。四六之工。蓋十倍于此矣。梁溪漫志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鑄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自然也。國初有年八十而魁大廷者。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語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爲之作啓云。年踰賈誼。亦濫置于秀才。齒少陸機。顧何能于文賦。蓋二者之年齒。適相上下也。同上

靖康元年冬十月。予作將歸賦。以貽呂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啓事見答曰。伏承主簿。惠以華牋。副之佳什。屬詞近古。陳義甚高。橫槩賦詩。不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賒社下之歸。祝頌方深。濡染奚旣。遂堅留幕下數日。珊瑚鉤詩話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入晝。客氣也。南史。宋尙書左丞荀松與顏延之啓云。高自比擬。客氣虛張。續釋常談故事。制科分五等。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嘉祐中。蘇氏兄弟始皆入三等。已而子由以太直爲胡武平所駁。復降爲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

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石林燕語

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傾。又云：士頌公寃，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艸伯紀誦詞曰：朋姦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當時有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

鶴林玉露

曾魯公識度精審，練達治體，當其在中書，方天下奏報紛紜，雖日月曠久，未嘗有廢忘之者，其爲文章，尤長於四六，雖造次簡牘，亦屬對精切，曾布爲三司使，論市易事被黜，曾公有柬別之，略曰：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斷蛇，後必爲福，曾赴饒州，道過金陵，爲荆公誦之，亦歎愛不已。

東軒筆錄

陳正敏遜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旣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道天謝，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考也。

搜采異聞錄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啓有云：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若亡，問一作安世而一作猶在，其後孔

賴

泊宅編

之

猶在

平仲賀蘇子容頌吏部尙書復云：萬事不理，當問胡公，三篋若亡，詩詢安世，朱熹本武臣，嘗爲內夫人妹，內官弟婚啓，理廟見之，大加賞異，特旨授官，至參知政事，其啓云：環帝座之

九星貂珥曾參於畫室。羅嬪嬙之九御。魚軒嘗綴於彤闈。俱從天上之神仙。來結人間之嘉會。所由燕爾夫豈偶然。令第從長奕世近龍光。月殿斯沾於湛露。舍妹夫人十年陪鳳輦。霓裳猶燦於朝霞。水流紅葉之無心。琴續朱絃而有託。瓊臺不怕雪。甫歌采鸞之詩。玉杵曾擣霜。辱贈雲英之詠。朱乃武舉狀元。溫州人。理宗微時識之。詩詞餘錄

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已。胡祕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制誥。聞其拜參政。以成啓賀之。詆前居職罷去云。呂參政以無功居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尙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終爲相。且不復用。厚德錄

天聖中。賀五王出閣啓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棣萼晨輝。岳立愛日中之字。隱五字。侯鯖錄案隱五字。固已星飛切。勅宣岳立切。拜命日中並切。王字故爲巧不可階。非如算博士。硬砌以爲絕物也。

錢塘關景仁子開爲稅官。爲其下告訐。郡守械之獄。子開弟子東經往會稽。告急於兵部侍郎汪彥章。汪爲馳書屬杭守。事遂釋。子開具啓謝汪。未達而死。子東爲致之。汪書其後曰。解晏子之驂。昔曾仲子賢者。挂徐君之劍。今有感於斯文。夷堅志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移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教橋燕之留。杜詩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

聽佩鸞之舞。王勃又有賀除直祕閣依舊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望玉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從綸巾羽

扇之游。依然江表。山房隨筆

浦江吳渭字清翁。號潛齋。宋時嘗爲義烏令。元初退食于吳溪。延致鄉遺老方韶父。與閩謝臯羽。吳思齊。主于家。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從之。三子者。乃爲其評較揭賞之。又送詩賞小劄序。月泉社吳清翁盟詩。預于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第一名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貼。墨五笏。第二名公服羅一。縑六丈。筆四貼。墨四笏。第三名公服羅一。縑五丈。筆三貼。墨三笏。第四名止第十名。春衫羅一。縑筆二貼。墨二笏。第十一名止二十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墨一笏。第二十一名止三十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第三十名止五十名。各筆一貼。墨一笏。吟箋二沓。月泉吟社送詩賞小劄。第一名羅公福云。伏以月泉舊社。久盟湖海之交。春日新題。賸寫田園之興。得周南而正始。可冀北之空羣。執事振響武林。舒翹文苑。種秧澆藥。已朝市之無心。放犢聽鶯。更池塘之入夢。杼機自別。冠冕爲宜。某心所甚欣。手之不釋。詩成奪錦。誦珠玉者。翕然禮以爲羅。愧瓊瑤則多矣。餘如元顥。並致葑菲。第二名司馬澄翁云。執事清涵繡湖。香並班史。菜花天秧。穀候偶迎。著面之風。野泉甕煙。隴犂總是關心之事。雖居蕭次。猶占盧前。第三名高宇云。伏以友連湖海。夙聞詩錦之名。題借田園。尙愧禮羅之意。有來匡鼎。豈遜盧前。執事文陣稱雄。武林擢秀。四時春始。成石湖老去之吟。三徑人間。得彭澤歸來之趣。襟期樂矣。囊穎宜哉。某得是高吟。從而深刻。問巢父之珊

瑚安在。此則長留。縱衛人之瓊玖可將。終然匪報。倪梓云。田園雜興。偶徼舊社之全盟。湖海俊遊。爲賦長城之五字。執事假富春山。爲通德里。耕織圖村田樂。放開塵外之懷。社翁昨蠶媪符。道盡眼前之景。以俗爲雅。此詩可羣。全泉翁云。執事束晉衣冠。西徂風俗。閒庭芳草。倦遊甘隱於白雲。綠水新秧。歸牧穩眠於斜日。卓爾有立。異乎所聞。躡雲云。月泉壤地。密依鄰燭之光。春日田園。賸喜奚囊之興。翮其傑製。壯我齊盟。執事絲瀨清風。爐峯瑞氣。土脈融林陰合。搜吟不赦於韶華。社公醉蠶妾愁。敗意直憂於秋雨。誠爲蒼勁。可但清新。識字耕夫云。農圃餘生。結同盟之社友。湖山佳處。有識字之耕夫。所謂伊人。夫豈卑我。語無排慕。體不效崑。墅鷺山鶯。動金谷當年之感。婦蠶夫穉。逼石湖春日之吟。天目山人云。月泉社友。爰歆舊盟。天目山人。爲題春興。不勝佳甚。豈果遠而執事望邑鄰輝。平齋宗派。詠牛羊茁壯。仍觀戲水之乳鵝。知燕雀生成。又喜巡簷之窠密。有喰其饁。或拊而歌。安定書隱云。執事昔者中庸。今之安定。趣雄物表。牛倦鳥喧。景入用中。風微水滑。且能慕義熙之士。豈欲進正始之音。槐窗居士云。執事名稱東國。越之雄句。比西家施之麗。浴蠶飛燕。墅色搖春。依犢市。蛆扉陰移。月摹成小景。曲盡巧心。姜仲澤云。月泉理社。竊雙溪明月之餘輝。春日田園。動白雪陽春之絕唱。執事探撫羣言。牢籠百態。歸燕忙。睡牛穩。頗歡顏。社酒之嘗。斷烟濕。流水香。更切齒。村隄之吠。高標聳若。秀句宜哉。方尙老云。秧疇麥稜。畫圖巧寄於聲中。社酒農書。詩史隱存於言外。烏龍嶺之地靈尙矣。白雲村之宗派依然。某薄云。苧獻。并以穎歸。第二十名趙必范。自署學古翁。回詩賞劄云。效休文之八詠。知類農歌。拔毛遂於衆中。見高匠目。矧謝池僅止五字。而魯語尤戒多爲首。而錄全。思則過半。恭惟執事。雙桐政美。五柳門深。續雅道於一線之餘。亦言其興。尋吟盟于千

里之外。夫豈無人。乃采艱辛之辭。特置次癸之列。月泉分貺。雲壑懷慚。某夢斷鈞天。心游樂地。視元穎可爲至寶。奚有於今。哉白苧而製深衣。於焉學古。第三十名趙必折。自署愛雲仙友。回詩賞劄云。田園歸隱。夙欽彭澤之高風。筆研久荒。難得石湖之秀句。不慚鄙劣。冒爾擬騷。誤辱甄收。敢言奔殿。敬惟執事。山林富貴。軒冕錙銖。釣月耕雲。詎輸製錦。傍花隨柳。雅稱調琴。可見知幾之老成。居然遠世而肥遯。適憑佳興。用拂清人。餌絲泉釣江湖。貨元穎買珠璧。此意古矣。其利溥哉。某溝壑餘生。泥塗下士。有懷農圃。靡就犁鉏。茲效顰唐士之五言。恰憐足周南之一轂。僅逃孫外。免媿盧前。自謂狂吟。思復青氈而遠矣。或云駝榜會歌白苧以邀之。

月泉吟社序

月泉舊社。久襄詩錦之華。季子後人。獨做禮羅之意。遂從昨歲。編致新題。春日田園。頗多雜興。東風桃李。又是一番。鄉邦之勝友。雲如湖海之英游。雷動古囊。交集鉅軸。橫陳誰揭。青銅尙詢黃髮。無舍女學。何至教琢玉哉。不用道謀。是在主爲室者。俾得臣而寓目。與舅犯以同心。瞻惟騷吟。良出工苦。所貴相觀而善。亦多自負所長。能雄萬夫。定羞與絳灌等伍。如降一等。乃待以季孟之間。欲辛甘燥濕之俱齊。固甚難。以曲直輕重而見欺。亦不可。念偉事或偶成於戲劇。彼讒言特借譽而揄揚。我詩如檜曹。何幸縱觀於諸老。此聲得梁楚。固將不負於齊盟。一點無他。三辰在上。

月泉吟社誓詩壇文

案此文假借穿鑿處。亦是南宋遺調。但其筆意跳脫。屬對清新。元人中固所罕及。晝寢方興。調餽正甚。忽蒙簡翰。賜以盤餐。當一葉報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助其肥羴。實謂珍羞。適口之餘。銘肌倍切。謝修狀陳謹。伏惟鑒察。謹狀。

楊凝式帖

司馬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至大拜。四方賓客賀啓。語稍過重者。必以書謝卻而還之者。至多。吳處厚爲太常博士。啓賀公曰。伏以賢國之基。用其賢所以固國。忠民之望。擢其忠乃以得民。制命一頒。輿情共悅。恭惟某官。道高致主。德裕庇民。磨涅而堅白弗渝。用舍而行藏自遂。善龜先見。昔已推其至誠。松柏後凋。今乃顯其孤操。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庶令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溫公手柬還之曰。稱譽太過。不敢克當。處厚復啓納之曰。處厚前日喜公拜命。無階踵賀。輒貢短啓。敍致悃幅。伏蒙謙損特甚。乃謂稱譽太過。不敢克當。卽時封還。使處厚旣報且惕。逃罪無地。然又以前啓凡二十句。止百餘字。字皆撫實而言。殆無半語虛飾。故首敍國家輔佐。須以忠賢爲本。而選用必先從民之望。如此則國家安而民悅。若公之進退出處。謂之忠耶非耶。今旣大用。然則天下之人悅乎。故啓稱用賢所以固國。擢忠乃以得民。蓋謂是也。又公在先朝。專以正道輔拂。故啓稱道高致。主專欲惠養元元。故啓稱德裕庇民。久居散地。未嘗隕獲。故啓稱磨涅而堅白弗渝。力辭貴位。略不絆戀。故啓稱用舍而行藏自遂。往日之明。則可謂善龜之先見。今日之事。則足見松柏之後凋。然處厚復以大臣之下。其實難副。故又愛公而申勸之曰。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則庶幾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蓋此等事。又在卒功。終譽之後。當俟他日見之。乃知此啓並無愧辭。今再遣一介。仰塵左右。伏惟台慈。特賜收留。溫公乃受焉。因備書此段。以見溫公之謙德。每如是也。四六話

表啓中最以短句中四字爲難。以其語少意多。因舊爲新。涵不盡意故也。前人之語。能稱此格者。如劉原謝館職啓。整齊百家。是正六藝。元厚之謝表。塤篥萬民。金玉百度。彭器資上。章子厚啓。報國丹心。憂時白

髮舒信道謝復職官表。九幽路曉。萬蟄戶開。蓋可傳載諷詠者尤難也。同上

叔祖逍遙公。初不入黨籍。朱震子發內相。以初廢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伋代作謝啓云。念昔先人親逢命世。升堂傳道。有自淵源。刻石刊章。偶逃黨部。上元豐太常之第。奉建中宣室之咨。忤彼權臣。斥從常調。四六談塵

趙承之鼎臣。作謝李元量釜狀。元啓云。嘉禾當御。輒先農父之嘗。神龜效靈。偶出豫且之網。同上

方念蒙上時相啓云。三已無怨。雖知衆口之燦金。萬折必東。自信臣心之如水。下句完結。同上

汪彥章賀呂成公初大拜啓云。方羣臣憂杞國之天。靡遑朝夕。乃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同上

周子武祕自中司帥越日。仍在崇道外。初與伋啓云。訪羽人於丹邱。莫繼後塵之雅躅。受釐事於宣室。卽

期前席之崇觀。後見李雅州端民云。某之詞也。同上

趙祖穎奇與。與伋同在太學。中秋趣人作會啓云。庾亮樓邊。漸覩挂簷之月。揚雄宅畔。幾無載酒之人。方

孤坐以無聊。欲就眠而未可。伏惟某人。輕財有朱家之度量。好客繼鄭莊之風流。酒滿尊中。屢極談諧之

飲。錢流地上。曾無鄙吝之心。東閣之宴。欲開南樓之興。不淺。雖一石滅燭。在淳于髡。豈敢望而五斗解醒。

如劉伯倫不無覲也。願挈青州之從事。亟濡東海之波臣。心若搖旌。側聽黃金之諾。言猶在耳。盍追長夜

之歡。過此以還。未知所措。同上

正和以後。宰執多不答外郡書啓。舊見司馬溫公元祐間。答在外監司郡守賀啓云。豈期聖澤。遽陟宰司。覆餗致凶。實民瞻之未允。循牆引避。顧天意之靡回。成命旣頒。愧顏無寄。重煩謙德。遠貺徽言。同上

陳後山無已賀梁右轄啓云辭榮遁祿雖自計之甚都挈國躋民如人望之未已同上

叔祖道遙公舊爲四六極其精思嘗作謝改官啓云志在天下豈若陳孺子之云乎身寄人間得如馬少

游而足矣有雜編事類號武 同上
庫兵火後亡之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己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

謂夷亭末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籍籍言潮水至夷亭未以爲信也甲辰歲衛涇又魁天下蘇

之爲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甚爲鄉中偉觀僕嘗作啓賀衛魁一聯有曰謂夷

亭兩見潮水君其應吉識而登大魁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實錄也野客叢書

曹汾尙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時進士胡錡有啓賀略曰桂

枝折處著菜子之采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後之名第 同故也

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

長安之春色清異錄

乾寧中駕幸三峯殷文圭者攜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於榜內時楊令公密行鎮維揚奄有宣浙揚汴棗梗久

矣文圭家池州之青陽辭親問道至行在無何隨榜爲吏部侍郎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

王乃上表薦之文圭復擬飾非遍投啓事於公卿間略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鷄鶩避風不望洪鐘

之樂同上

陶岳商公父也。與寇萊同年。岳調密州幕。屬寇守密。寇年少。陶公就拜。講長少禮。陶納之。後有啓謝寇公云。與韓非同傳。於老子何傷。以叔向爲兄。是仲尼太過。過庭錄

四六叢話卷十六

頌八一

頌者四始之一。詩教之隆。昔元音暢而雅樂正。民氣樂而頌聲作。宜其純懿。既異於風。紀彼鏗鏘。復殊於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於郊廟。頌有頌之聲焉。故笙曰頌笙。琴曰頌琴。曳履歌商。聲若出於金石。歛幽息蜡。音並合於籥章。頌有頌之義焉。穆如之風。既作靜正之人。宜歌勺桓賚般。事取止戈之武。駟駟汗闕。美則遂荒於東。誠以揚厲無前。式崇殷薦。和聲依永。搏拊克諧。樂體心聲。互臻其極。爾周季轍東。迹熄聲寢。至於漢初。郊祀樂章。全體頌音。而獨不追三頌。而踵奚斯。應九韶而繼咸墨。豈以宮商協下管之盛。而茅黍忝升中之錫乎。謙讓未遑。美備斯闕。王褒得賢論也。而以頌名義。雖協而音未諧。出詩入文。濫觴於此矣。馬融廣成賦也。而以頌名。既不歌而多敷布。化頌爲賦。名義滋紊矣。揚雄之於充國。史岑之於出師。褒顯名臣。贊述良將。來歸飲鎬。有韻頌羣雅之思。維岳降神。得風正四方之意。以合雅者爲投頌。固知似是而不同。九章有橘頌。劉伶頌酒德。覃及庶草。同乎放言。山榛隰荅。擬佩芳於之子。傾壘酌兕。寫隱憂于頌人。以嘉頌而亞歌風。自是支岐之別出也。許善心神雀一篇。染濡立就。博麗非常。然攷其詞藻。不出王顏曲水之章。覈其情文。大似禰張羽族諸賦。厥後王子安乾元九成二頌。纚纚萬言。實循斯軌。集腋而成粹白。積材而構凌雲。淺夫怖其汪洋。

深識譏其泛鶩也。惟相如封禪筆，既高華，頌復淵妙。文園絕筆，雄視百代。厥後於唐，則有中興頌焉。次山老於文學，事屬當仁，以春陵徹婉之作，值皇輿反正之年，大筆淋漓，磨蒼崖之嵒，清音激越，韻渥水之琮琤，惟促節三韻，斯爲創體。於宋則有咸淳內禪頌焉。山松英年蹈厲，驚采琳瑯，力追中文。心儀帝則，有聲牙之硬語，無澀體之纖聲。子厚貞符，同其旁魄。曼卿皇雅，遜彼精純。然則後之作，者必聲諧金奏，義媲肇禮。美聖學必窺于宥密，緝熙述武功則陳夫繹思於鑠。喬皇數典，有墮山翁河之觀，揖讓修容，多載弁絲衣之盛。然後五篇比于珠玉，四巡蔚其英聲。於以追公旦之多材，訂考父所誦述，則爲之歌頌曰：盛哉乎德，侯其禕而，敍頌第八。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元脫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讌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

曹補

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

元作輿

之稱原田

元作由

魯民之刺裘鞞，直言不詠，短辭

以諷。邱明子高，並謀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于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

元作偉

后，或擬清廟，或範駟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

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元作變爲序引。豈不褻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疑作雅而似賦。

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于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

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中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

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譌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鏗。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

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一作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文心

雕龍

詩有六義。六曰頌。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有姚氏爲頌。辭學指南

王褒傳。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從游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上下。以差賜帛。漢書

趙充國傳。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圖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詔黃

門郎揚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同上

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崔駟上西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後漢書

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胡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同上

永平中。神爵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上頌文。皆比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比於金玉。論衡

黃伯仁嘗爲龍馬頌。其文甚麗。魯國先賢傳

汝水又東。與廣成澤水合。水出狼臯山北澤中。安帝永初元年。以廣成遊獵地。假與貧民。元初二年。鄧太

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於時馬融以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作廣成頌云。大漢之初基也。揆厥靈圃。營於南郊。右轡三塗。左枕嵩岳。面據衡陰。背箕王屋。浸以波滢。演以榮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神泉側出。丹水湮池。怪石浮磬。燿焜於其陂。

馬融上廣成頌序云。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爲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蓬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爲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水經注

鼓之音。

陽水又東。逕陽城東南。昔在宋世。是水絕而復流。劉晔賦通津焉。魏太和中。此水復竭。輟流積年。先公除州。卽任未期。是水復通。澗映盈川。所謂幽谷枯而更溢。窮泉輟而復流矣。海岱之士。又頌通津焉。平昌龙氏孫道相頌曰。唯彼繩泉。竭踰三齡。祈盡珪璧。竭窮斯牲。道從隆替。降由聖明。羣民河閒。趙嶷頌曰。敷化未朞。元津潛施。枯源揚瀾。涸川滌陂。北海郭欽曰。先政輟津。我后通津。但頌廣文。煩難以具載。同上

陳思王宜男花頌云。世人有女求男。取此草食之。尤良。齊民要術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濟橋也。神龜中。常景爲洛汭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亳。近達河宗。遠朝海若。兆惟洛食。實同土中。上應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世光宅。殺函下風。前臨少室。卻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峘西疆。四險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詳觀古列。考見邱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列。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景雕曠。天地發揮。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籙仰天。元符握鏡。靈運會昌。龍圖受命。乃瞻書軌。永懷寶定。敷

茲景跡流美。洪謨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勒洛汭。敢告中區。

注釋 貞嘉書

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巔崖。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便不言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褒貶之意也。夫以歌頌之作。不專爲稱美設也。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之誠。一則有貶上之意。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詞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

螢雪叢說

元宗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匹。遂有沛艾大馬。命王毛仲爲監牧使。燕公張說作駟牧頌。天下一統。西域大宛。歲有來獻。詔於此地置羣牧。筋骨行步。久而方全。調習之能。逸異並至。骨力追風。毛彩照地。不可名狀。號木槽馬。時主好藝。韓君閒生。遂命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等。時岐薛寧申王廐中。皆有善馬。韓並圖之。遂爲古今獨步。

歷代名畫記

釋鑿興天台山居頌。湯玉入甌。糟雲上筍。謂湯餅瑩滑。糟姜岐秀焉耳。

清異錄

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如一作加聞

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旺東南。帝心奇其辭。又江表傳。初丹陽曰。元雲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元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六朝以來。都於東南。故黃旗紫蓋之語。文士多引用之。雖皆知其爲符瑞事。而罕有究其義者。李善最號博洽。其注文選。紫蓋黃旗之句。亦不過引司馬徽書而已。余嘗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

險。雖知黃旗紫蓋爲氣。終以未得其所自爲恨。一日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胸中於是釋然。因知讀書不厭於多也。雲谷雜記

中興二朝授受之懿。追媿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逢盛際。濃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不多見。三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廬陵。以文名江西。嘗作淳熙內禪頌一篇。其文瞻蔚典麗。余甲戌歲在九江。才臣自蜀東歸。嘗訪余而出其藁。其文曰。惟皇上帝。簡在宋德。誕集大命。於我藝祖。厥初造草昧。相時之黔。淪胥於虛。浮顛沉靡。所底定。其孰躋之。繫我是恃。寧濡我躬。俾卽於夷塗。匪位之懷。我圖我民。匪天我私。惟我有仁。八聖嗣厥理。益以厚厥澤。動植是洽。堪輿是塞。叶氣茲有羨。以溢於罔極。計其攸鍾。是必有甚盛德。使之橫絕古今。焜煌典冊。而後天之報施。乃不爽厥則。惟我高宗。克靈承於茲。屬時陽九天。步用艱。勅敵外陵。狗鼠內訐。民罔奠居。皇綱就淪。惟我高宗。克宏濟於茲。左秉招搖。右抱干將。灑掃函夏。復壽炎籙。茲惟難能哉。典時神天。歷載三紀。民生春熙。治象日舒。曾靡是居。俾聖嗣是荷。茲惟難能哉。惟我壽皇。紹大歷。服聖謨。無所事改慮。我則聞之。俾益光聖治。無所事改爲。我則熙之。俾益昌志靡一不繼。事靡一不述。我興問寢。明星在天。我往視膳。麗日在戶。起敬起愛。用家人禮。祀越二十八。曾靡閒厥肇。思篤於親。爰釋大位。高宗神孫。伊我聖子。我是用禪。先後惟一軌。皇乎休哉。邃古之茫。赫胥大鴻。櫓麻繩書。不可考也。已。義圖炳文。民用有識。孔刪自唐。登載益煥。惟堯聖神。談者稽焉。蕩蕩巍巍。匪天弗則。遜於虞。媿首出。帝典重華。是仍亦以授禹。由媿以降。莫返於古初。或以謂臣。堯舜禹之事。懿矣。揆之於今。其可儼歟。臣曰。奚直儼之耳。堯陟元后七十載。遭時不易。涇水滋傲。才者十六。未宜乃庸。凶族有四。未麗於辟。日葵萬

微以悴於厥衷。式時元德。歷試罔不績。主祭賓門。天人交歸。焉於廟受終。夫豈其艱。舜生登庸。越其在位。歷載各三十。宅帝卽眞。又三十有三。稽圖揆齡。九秩或有衍。脫躡萬乘。茲非其時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我壽皇。春秋六十有三。黃屋赤霄。委而弗留。從容退居。靡俟大耄。以今准昔。其決孰需焉。以虞易。唐嬀變而姒。惟誠於位。兢兢釋厥負。乃若爲天子父。以天下養。世無傳焉。惟我壽皇。聖孝孔時。力靡遺餘。愛敬旣究。熙以鴻號。錫類湛恩。燕及人老。鉅典盛儀。輝赫萬世。惟我皇上。聿駿前躅。日肅輿衛。來覲來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視今。其孝孰隆焉。故曰。奚直儷之耳。臣惟昔者。封禪典引。正符等篇。其事至末矣。侈於麗藻。以挾不朽。矧今宏休。軼於古始。頌聲弗宣。不其缺歟。作宋一經。以駕帝典。顧瞻朝著。將有人焉。臣賤不敢與茲事。堯極立民。康衢有謠。載在萬世。不以賤廢。臣誠不佞。請試效之。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太初冥冥。孰究孰營。羲儀圖之。靡麗於成。有聖惟助。疏之淪之。斧其不條。而荒廢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可守。而助以不有。乃遜於華。與世爲公。何以告之。曰。允執其中。華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紹。以共闡厥盛。皇皇惟天。而勳則之。絕德與功。紹者克之。我瞻我稽。閱世惟千。泯泯莽莽。曾莫闡厥藩。天將開之。必固培之。厥培以豐。古尙克回之。豈惟回之。視培淺深。軼而囁之。視我斯今。粵歲己酉。二月壬戌。天仗宵嚴。彤庭曉蹕。穆穆壽皇。如天斯臨。羣后在位。奉承玉音。曰。余一人。實倦於勤。退處北宮。以篤於親。赫是大寶。畀我聖子。聖子惟睿。天命夙以啓。不吝於權。盍居乃功。釋焉不居。惟壽皇之公。壽皇之公。其孰發之。念我高宗。中心怛之。始時春秋五十有六。嚮用康寧。以燕遐福。亟其子子。以密退藏。其子爲誰。繫我壽皇。壽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子于國。是益孚。生齒益蕃。于野于朝。肅肅閒閒。聖子重熙。如帝

之初於萬千年。會靡或渝。孰條不根。孰委不源。念我高宗。允遜孔艱。匪高宗是懷。藝祖之思。洗時之腥。仁涵於肌。靈旗燄燄。平國惟九。其長旣貸。矧彼羣醜。吾子吾孫。吾士大夫。毋刻爾刑。顧質之書。爾有嘉言。爾則我告。我賞我勸。如彼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詩書。維彼槐庭。謂匪儒弗居。列聖一心。諱兵與刑。維鯁言是聽。維大猷是經。鍾我高宗。啓我壽皇。爰及聖上。篤其明昌。惟是四條。式克至今。藝祖高宗。壽皇之心。匪時匪今。振古之式。勿替厥度。亦以燕罔極。帝開明堂。百辟來賀。四夷攸同。莫敢或譌。不肅不厲。不震不悚。焯其舊章。貽我垂拱。勳迫大耄。乃禪於華。華逮陟方。俾夏建厥家。孰如高宗。及我壽皇。與齡方昌。而遽晦厥光。帝降而王。功弗德之逮。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孰如我皇。惟德崇崇。顯號鴻休。蔚其並隆。萬壽無疆。日三受朝。袞冕煌煌。維時壽皇。萬壽無疆。日三受朝。袞冕煌煌。維時皇上。治益底厥極。親心載寧。萬邦以無斃。萬姓謳歌。于室于塗。微臣作頌。以對於康衢。又自作序。其後謂元次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蓋帝王之世。以詩頌爲一件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時。教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則有頌。祀四岳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禱。則又有頌。薦魚獻鮪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旣不甚經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傳示無極。子俊於前輩無能爲役。亦詎敢謂能文。然所述淳熙頌。鄉曲一二鉅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爲可以庶幾古作者云。才臣蓋師誠齋。誠齋亟稱其文。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崛奇層出。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

案此頌雖不以四六然藻麗古雅如封禪典引諸篇非深於選學者不能故亟登之至程史又稱才臣爲誠高弟其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則其擅場久矣惜未見其集也

吳曾漫錄曰梁沈約詠梨詩但令人玉盤子美詩竹裏行廚洗玉盤僕謂用玉盤字如江淹楊梅頌云爲我羽翼委君玉盤謝惠連橘賦受以玉盤登君子堂吳均橘賦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漫錄謂子美用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野客叢書

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乃班固答賓戲見西漢敘傳鮑照河清頌曰物不盈皆美溢金石

同上

張說撰宋璟遺愛頌有曰尙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宋均與宋欽道也僕考之欽道固璟之派而均乃姓宗非姓宋也案宋均宗均碑與傳所著甚明可證也此史文差誤耳又考唐世系璟正前漢中尉昌之後說碑自宜引此

同上

案此條宋宗辨譌博而精矣然此非引用之疵也史自傳疑於碑何與焉

張說爲廣州宋璟頌曰爨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困學紀聞

西山先生曰累舉以前程文唯渡江以前之文如導洛通汴北郊慶成大河東流紹聖元會皆妙絕不可不熟讀

辭學指南

癸未陳自修試閱武頌及露布冠絕一場表中有瑕疵不取知舉言文辭警拔詔注教官

同上

王者之漢西域三十六國內屬頌序云小國二十有七九次大國紀述其事備於班固列傳列敘其國見於荀悅漢紀總而名以內屬則有范蔚宗所著本傳存焉此敘事之法

同上

四六叢話卷十七

書九一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夫書之於文。豈異旨哉。何一則務其交足。一則歎其不盡。豈欲足者不患其才多。無盡者良難以詞逮乎。蓋書文類筌蹄之設。言意同魚兔之藏。筌蹄期以周繳。而道契忘機。魚兔宅於深微。而理同觀化。必使調筆染墨。和以天倪。循覽披吟。呈夫活潑。故託名姓於毫錐。學類無用。體風流於妙札。奔且長留。俾與波而浮沈。俗情多怪。倘買菜而求益。故態非狂。次第商榷。亦性情之嘉會也。今夫人密邇所親。晤言一室。舊雨被其行迹。清風喻夫故人。及雲雨一乖。音塵不嗣。惟開緘可以論心。卽千里宛如覲面。是以敍山川之妙麗。則刻畫兼圖繪之長。溯歡讌之流連。則管穎挾歌吟之致。述絕域之悲。颯然如風沙之滿目。談行旅之困。淒兮歎霜雪之交侵。感物何工。乃賢於荊州之十部。綴詞何巧。乃貴於安石之碎金。故知明衷曲。披款誠。釋幽憂。慰思憶。莫切於書。風人之義。諷諭猶以比興。而見書筆之旨。肝膽直以一二而陳。且夫魚鱗鶴翅。附致本奇。龍劍虬鐘。冥通尤速。操神明若左契。化秦越如一家。繫徽置棘。江淹抗志而獲伸。拭玉張旌。徐陵據詞而來復。悲惟去國。希範感之數行。憂能傷人。文舉理之片牘。或默或語。每曠世而相憐。有情無情。亦聞聲而興慨。此蒨生所以流涕於報燕。保安所以苦身以贖郭也。抑書之爲說。直達胸臆。

不拘繩墨。縱而縱之。數千言不見其多。斂而斂之。一二語不見其少。破長風於天際。縮九華於壺中。或放筆而不休。或藏鋒而不露。孝穆使魏求還諸篇。推波助瀾。萬斛之源泉也。劉峻追答劉沼一書。一波三折。雲中之寸爪也。李義山與劉稹書。鼓怒溢涌。繼響徐公。與令狐書。抑遏掩蔽。追蹤劉作。自爾以還。厥風稍替矣。夫書源溯春秋。派流唐宋。上書達乎表啓。尺牘旁該談論。若惜茲緣起。漫爲塗道。則穆之之百牘。有不若殷浩之空函。舉燭之誤書。轉勝於掃門之三上也。敍書第九。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之一作尚書。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

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夫。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掣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瑾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敍元作贈王性凝改。離。迺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

封各意。彌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御覽作皆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調

暢御覽作滌蕩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

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懼。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文心雕龍

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諫。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卽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之爲籤。籤者織一作密者也。狀者貌也。體一作貌本原。取其實實。先賢表諡。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己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類。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元作故弔亦稱諺。塵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滿汪本作漏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探以

爲談。況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
同上

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一作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

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旣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同上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主掾。一作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嘉與妻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

隨俗順時。僿勉當去。知爾所苦。尙未有瘳。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往遠路。趨走飛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

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猶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有方。淑答書曰。知屈珪璋。

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

亟。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列。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

逶迤。而君是陟。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

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誦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

樂土。優遊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翫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嘉重報妻書曰。車還空反。

甚失所望。兼敝遠別。恨恨之情。願尤悵然。閒得此鏡。旣明妍媸。反觀文采。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

並寶釵一雙。妙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鑿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

娛耳。淑又報嘉書曰。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旣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

非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髮髯。操琴咏詩。恩心成結。敕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鑿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鑿。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鍾嶸詩品曰。二漢爲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寶釵之作。亞團扇矣。西溪叢話

歲時記要。劉孝綽與弟書云。方宏遊典墳。寤歌林澗。覽典裘於千載。觀榮落於四時。五色線

謝幾卿傳。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詞。麗文無以匹。梁書

陸景與兄安成王書曰。仰承發止。已次新材。三湘奧區。九疑形勝。加以夏壁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辭富。賞末興餘。時希逮憶。臥游錄

晉安王答廣信侯書。仰承縱賞山中。遊心人外。往而忘返。有會昔言。率物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同上

陶宏景答謝中書書。山川之美。古今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暗霧相歇。猿鳥亂鳴。夕日欲流。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同上

吳均與顧章書。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嚶嚶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同上

又與施從事書。故鄆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千尺。孤峯入漢。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徑。信足蕩累。頗物娛衷。散賞。同上

又與朱元思書。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經綸昔務。咸窺谷忘返矣。同上

宗測答豫章王書。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同上

王僧孺答江炎書。蹲林臥石。藉卉班荆。不過田畷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一作范羹藜含糗。果然滿腹。詠高梧而賦修竹。背清淮而遊長林。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同上

西竺千歲和尚與行脚僧書。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同上

帛道猷與道壹書。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凌峯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同上

元暢與傅炎書。貧道棲荆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喧。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創功覆篲。輒疏山讚。以露愚抱。同上

方望辭隗囂書。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旁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人。同上

習鑿齒與謝安書。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南眷城郭。懷羊公之舊風。北臨楚墟。存鄧公之高蹤。游目檀溪。念崔徐之交。肆覽漁梁。追二公之迹。若乃裴杜和傳之故居。繁欽王粲之舊宅。遺事滿目。同上。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盡游玩之美。致足樂耶。同上。

杜之松。再與王績書。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同上。

唐高祖屯兵晉陽。遣裴仁則齋書至李密。密負其強。自爲盟主。作書報曰。頃者。皇綱失統。人神離擾。運窮陽九。數終百六。四海業業。常懷逐鹿之心。百姓嗷嗷。家有瞻烏之望。故炎帝衰。則軒轅出。夏癸亂。而成湯起。尙勤二十七位。終勞五十二載。大極橫流。重安區域。及周之季世。七雄並據。漢之末年。三分鼎峙。雖由天時。亦由人事。自大業昏凶。年逾一紀。牝雞司晨。飛虎擇肉。十旬一作游略莫返。終傷五子之歌。層臺一作宮室奢侈

是營。寧止百金之費。加以巡幸靡極。役用無窮。筋力盡於征伐。賦稅窮於箕斂。夫行妻寡。父出子孤。溝壑如亂麻之多。大陵有積屍之氣。況雄圖早著。壯志遠聞。白武安之用兵。張文成之運策。遂能見機而作。觀變而動。奮臂鵠起。拂衣豹變。是知一繩所繫。寧維大廈之顛。阿膠欲投。未止黃河之濁。昔項伯辭楚。微子去殷。非夫明哲。豈能及此。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俱稟。鳳喙之風。共承龍德之後。實願永作維城。長爲磐石。自惟虛薄。幸藉時來。海內英雄。共推盟主。銳師百萬。爲旅。上將四七。成羣。牛馬谷量。羅紈山積。開鉅

橋之粟。襁負攸歸。發敖倉之米。人夫斯賈。故能長淮之北。滄海以西。莫不篋厥元黃。爭獻牛酒。轟轟隱隱。如霆如雷。滅周者九鼎。知輕亡秦者三戶。云衆。况晉陽之城。表裏山川。共爲唇齒。天下誰敵。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豈不偉哉。豈不休哉。願追步騎數千。次於河內。聽待至日。卽欲會盟。當時面奉光儀。親論進止。東都江都。消息來去。具知動靜。今涼風已屆。大火將流。戎略務殷。惟宜動息。今脫蒙親降玉趾。側聽金聲。雲霧旣披。適願無已。唐公得書大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西京。未遑東伐。旣絕便是更生一秦。宜優待之。使其遷善。記室承指報密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邱墟。黔黎塗炭。布衣戍卒。鋤耨荆棘。爭帝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臙臙周原。僵屍滿路。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八屯。雖云位未爲高。足成非賤。素滄當職。僂俛叨榮。從容平勃之閒。誰云不可。但顛而不扶。並賢所責。主憂臣辱。物議徒然。等袁安之流涕。極賈生之痛哭。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援撫河朔。親和蕃塞。兵陳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鞭。啓宇當塗。聿來中土。兵臨邺鄆。將來辱旨。莫我肯顧。天生烝庶。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早膺圖籙。以寧億兆。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于咸陽。非敢問命。汾晉左右。尙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軌。願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于懷。未盡虛襟。矧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誠大雅之詞也。密得書大喜。自是信使頻遣。往來有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于密。軍旅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衆雖聚。恐師老米盡。人散厭戰。難以成功。勸

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都。密雖未遑遠略。心異其言。以書招之曰。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覽而味之。佳翫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故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缺齧。是知肥遯爲美。齊物攸歸。雅度與蘭杜俱芳。高風共雲霞並映。孤門承世胄。地藉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爲時逢板蕩。代屬艱虞。歷海水之羣飛。憫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百萬虎旅。欲受降於軹道。將問罪于商郊。未遇元女。已思黃石。詎有啓沃謀猷。弼成韜鈴者也。百戰百勝之奇。七縱七擒之略。每求符筮。實勞夢想。惟師學究本原。術苞奇政。八風五星之候。玉函金匱之形。莫不洞曉於心。若指諸掌。今龍戰於野。鶴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授首。是曰仁人。除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師宜躡屣擔簦。用虞卿之禮。一作禮披裘輓輅。襲婁敬之風。引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酈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山幽。歲云暮矣。桃花源遠。想見其人。冬首薄寒。比如宜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慮。庶不遠千里。早赴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禮相送。冀面非遙。遺此不多。及書送鴻客。晦跡林野。莫知所之。東都越王侗卽位。密遣房彥藻詐欲降隋。越王乃授密太尉尙書令。兼征討諸軍事。越王仍別與密書。以伸厚意。皇帝敬問太尉尙書令。東道行軍元帥。上柱國魏國公。司農卿李儉等。至覽表具之。公以厚地鴻材。冠冕當世。連城重價。領袖一時。加以博學令聞。雄才上略。縉紳攸仰。雅俗傾心。朕昔居藩邸。久相傾尙。眷言敬愛。載勞夢想。常恨以事塗之情。未遂神交之望。鬱結何似。今屬王室不造。賊臣作難。地承丕緒。應此盟命。公孝義爲心。聞於遠邇。仁恕待物。形於內外。且卿相門。克昌自久。高祖撫

運之年。明聖在藩之日。非爲義合。實亦家通。今公智足匡時。威足戡亂。奮高世之略。動勤王之師。經綸國家。雪復讎恥。此是公之任也。更俟何人。前度公此懷。必可暗寄。故馳遺尺一。聊布腹心。今覽公表。事若符契。詞高理至。義重情深。執對循環。以悲以慰。昔韓信之道。合漢高。竇融之功。成河右。以古譬今。萬分非一。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已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制。委公指麾。皇靈在上。幽祇在下。福謹禍盈。天地常數。公率義衆。翦戮兇醜。朕與天下共賞之。宇文化及。滔天構逆。傾覆帷帳。朕與天下共誅之。且夫兇初謀。誑惑內外。及行大禍。殘忍極理。文爲竊相。據有宮闈。文武官大夫。凡有所職。心痛鼻酸。聲徹天壤。今公率有名之師。接無妄之衆。頽山壓卵。覆海滅熒。不俟終日。元功早建。朕以赤心委公。以素懷付朕。魚水一合。金石不移。卽是韓彭更生。伊周再出。欲公存心。攜挹以效古人。而古往今來。彼何人也。道高者不以俗務爲累。德厚者不以名實爲心。公運此謀。猷除彼喪亂。匪躬之節。出于世表。豈以名秩而挂雅懷。但功高茂實。義宏往策。屈己從務。亦達者之心。故有今授恩禮之耳。旣彼此義合。蠲類家公所授官秩。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有舊章。任公便宜。量加除授。必若頒行詔策。待報卽送。告身務在機權。勿爲形迹。如摧破凶徒。已遂意於洪遠。令起釁之黨。擒獲送身。非直朕之甘心。亦甚表公深意。梟類才蠢。命延晷刻。待公東行事畢。返旆西討。尅復關河。矯足可待。司農卿李儉等。旣將君意遠來。非無勞役。所以並據授官。以答來貺。總戎之地。去此稱遙。東望風煙。情深曷極。秋首猶暑。晝夜務殷。期保千金。慰茲延望。隱若敵國。非獨往賢。今與公合圖。亦是幽明注意。公其勉之。嗣天心也。故遣銀青光祿大夫大理卿張權等。指宣往意。權至密北。面就臣服。拜受詔敕。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卽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糜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翰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藉其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兼文武。受命專征。親縮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爲圖之。惟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焉。策驚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利財物。其沒落者。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四。保安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于蠻中間。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會鄉國。官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紮。身非箕子。日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于蘇武。宮中射雁。寧期于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著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悲愍。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視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使言。李公素知。

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于戎行。非僕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遺慶。天祚積善。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仍苦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緡。願足下早附帛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情不辭勞。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以諮啓。卽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異鄉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感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匹。往因住雋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猶在遂州。貧贖仲翔。遂與家絕。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濟其所乏。安居馳至郡。求保安見之。曰。吾常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分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吾初到。且于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待友人到後。吾徐爲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間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紀聞

秦韜玉父爲左軍將。韜玉出入田令孜之門。僖宗幸蜀。韜玉以工部侍郎爲令孜神策判官。小歸公主文。韜玉准敕及第。仍編入榜中。韜玉以書謝新人。呼同年曰。三條燭下。雖阻門闌。數仞牆邊。幸同恩地。全唐

詩話

唐光啓三年。中書令高駢鎮淮海。是時浙西軍亂。周宗奔毘陵。駢聞之大喜。遽遣使致書於周曰。伏承走

馬已及奔牛。今附蠶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奔牛堰石。在常州西。蓋諷其蠶粉也。

廣陵妖亂志

李茂貞與杜讓能書曰。明公捨築入夢。投竿爲師。踐履中台。制臨外闕。

舊唐書

北齊王侍中琳。敗於壽春。爲陳所殺。故吏倉曹朱瑒。與陳徐僕射書曰。庶孤墳旣築。或飛負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夫。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徐義之。領琳首葬之於八

公山側。

五代新說

陳徐僕射陵。文變舊體。多有新意。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初使于齊。齊人留之。致書楊僕射。曰。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神馳揚越。朝千悲而淹泣。夜萬緒而迴腸。何必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白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恆表思鄉之夢。僕射言而得還。

同上

案徐孝穆與楊僕射書。議論曲折。情詞相赴。氣盛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不意駢儷。有此奇觀。至末段。聲情激越。頓挫低徊。尤神來之筆。

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宿于戚聞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夫幕非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故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元燕之巢幕。邱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鼎之中。燕巢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

藝苑唯黃

趙綺困於場屋。將自三山北渡。以歸梁京。爲邏者所得。遂下廷尉。從獄中上書曰。初至江干。覺天網之難漏。及歸棘寺。知獄吏之可尊。後主覽之。批其末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乃釋其罪。明年。綺狀元及第。

江南

餘載

三朝史孟昶傳云。其在蜀日。改元廣政。周世宗既取秦鳳。昶懼。致書世宗。身稱大蜀皇帝。世宗怒其抗禮。不答其書。真迹藏樓大防所。用錄於左。七月一日。大蜀皇帝謹致書於大周皇帝閣下。竊念自承先訓。恭守舊邦。匪敢荒寧。于茲二紀。頃者晉朝覆滅。何建來歸。不因背水之戰爭。遂有仇池之土地。洎審遼君歸北。中國且空。暫興敵邑之師。更復成都之境。下缺實爲下國之邊陲。其後漢主徑自并汾。來都汴浚。聞征車之未息。尋神器之有歸。伏審貴朝先皇帝。應天順人。繼統卽位。奉玉帛而未克。承弓劍之空遺。但傷嘉運之難諧。適嘆新歡之且隔。以至前載。忽勞容德。遠舉全師。土疆盡隸於大朝。將卒亦拘於貴國。幸蒙皇帝惠其首領。頒以衣裘。偏裨盡補其職員。士伍徧加於糧賜。則在彼無殊於在此。敵都寧比於雄都。方懷全活之恩。非有放還之望。今則指揮使蕭知遠。馮從讜等。押令將士等。已到貴國。具審皇帝迴開仁愍。深念支離。厚給衣裝。兼加巾履。給沿途之驛料。散逐分之緡錢。仍以員僚之迴。安知所報。此則皇帝念疆場。則已經革代。舉干戈。則不在盛朝。特軫優容。曲全情好。永懷厚義。常貯微衷。載念前在鳳州。支敵虎旅。偶于行陣。曾有拘擒。其排陣使胡立已下。尋在諸州安排。及令軍幕收管。自來各支廩食。並給衣裝。卻緣比者不測宸襟。未敢放還鄉國。今既先蒙開釋。已認沖融。歸朝雖愧于後時。報德未稽于此日。其胡立已下。今各給鞍馬衣裝錢帛等。專差御衣庫使李德昭部領。送至貴境。望垂宣旨收管。矧以昶昔在齟齬。卽離并都。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水。合敍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歡。倘蒙惠以佳音。卽佇專馳信使。僅因胡立行次。聊陳感謝。詞莫披述。伏惟仁明。洞垂鑒念。不宜常跋其後云。歐陽文忠公五代史世家序云。蜀

嶮而富。故其典章粲然。此書文亦奇。頃歲姚令威注五代史。惜乎不見是卷也。

揮麈後錄

案姚寬字令威。卽著酉溪叢語者。五代史補注。惜不傳於世矣。

左拾遺張九齡。以姚元之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公之有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有不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涉史隨筆

何澹傳。澹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書祈侂冑。有曰。迹雖東冶。心在南園。侂冑家圃也。侂冑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尋移知隆興府。宋史

神宗朝。王文恪公陶爲御史中丞。論宰相韓魏公不押常朝班。至詆爲跋扈。韓公力請去位。王公亦出爲郡。或謂王公之語太過。予以爲尊君重朝廷。固當防微杜漸如此。使爲宰相者。人人皆忠賢如魏公。雖不押常朝班。未爲過也。不幸而有懷姦藏禍之臣。廢法而逼上。則將有御史抨彈之所不能正者矣。抑春秋之義。責備於賢者。如魏公名德之重。蓋可以責備矣。王公待之不輕也。予從其家得其中書狀。尙可以想見其風采。今爲載之。狀云。朝廷之儀。本乎極辨。御史之職。主乃繩愆。況文德者。天子之正衙。宰臣者。庶寮之表帥。間緣多故。遂闕立班。近者臺司檢坐勅文。兩有申請。伏蒙相公。意似開允。欲赴輒停。今又數朝。依舊空報。當久廢之時。則止是因循而有失。暨申明之後。則遂成固意以不恭。有司義在守官。君子愛人。以德朝廷新立。詎可忽諸。矧相公晏退私門。禮接賓客。將迎謙屈。未始憚勞。豈可趣奉朝儀。反有難易。尊

君接下。輕重不侔。僅三請以盡誠。幸再思而服義。人言可畏。風憲難私。伏望自明日常朝。每日依勅文。輪赴文德殿立班。所貴大臣有謹法之名。憲府無墮官之罪。寅簡

案狀亦書記之流。雕龍云。萬民達者。則有狀列辭諺。又曰。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實。故以狀附於書云。

歐陽永叔以讒罷政事。呂微仲時爲館職。與公書曰。巧言萋斐。徒成貝錦之文。雅行委蛇。奚玷素絲之節。其謹嚴精確如此。文忠深歎服之。同上

紹興要盟禮文之際。多可議。而受書之儀特甚。乾道五年。欲遣使直之。先以陵寢爲辭。時范石湖爲侍講。充祈請使。十月。范還報章有曰。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上於是知其忠勤。後八年。迄參大政云。程史

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若饑。惟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容齋續筆

案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纔十餘月爾。而窮困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肉之

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爲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

劉禹錫再遊元都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今人多引用之。予讀北史邢劭傳。載劭一書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爾雅曰。菴兔葵。籥雀麥。郭璞注曰。頗似葵而葉小。狀如藜。雀麥卽燕麥。有毛。廣志曰。菴葵。爚之可食。古歌曰。田中菴絲。何嘗可絡。道邊燕麥。何嘗可穫。皆見於太平御覽。上林賦。葳析苞荔。張揖注曰。析似燕麥。音斯。葉庭珪海錄碎事云。兔葵苗如龍芮。花白莖紫。燕麥草似麥。亦曰雀麥。但未詳出於何書。容齋三筆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末塵。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威嚴。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盼。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卽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稜威雄雄。下懼羣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靴于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佐者耶。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白此書自敘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野。一作上白禪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容齋四筆

韓子蒼挽中山韓師云。金絮盟猶在。灰釘事已新。後村以爲語妙而意婉。蓋宣靖之禍。自滅遼取燕始。上句指韓。下句指童蔡也。又梁徐勉以時人聞喪事。相尙以速。勉上疏云。屬纊才畢。灰釘已具。又陳徐陵遺楊遵彥書云。若鄙言爲繆。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鉞。不特出前書也。浩然齋雜談

神宗嘗謂錢穆父少師曰。卿與高麗王書云。免諸梁陰陽之患。悅滕文哭泣之哀。可謂得體矣。李忠定公集德祐元年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詔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己自用。結怨軍民。失信鄰國。戰功當賞而不賞。邊費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救。備己財以增郢兵者。反受責言。遂使諸道離心。三軍解體。比者請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未有如此之謬者。吾已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臥久。嗣君幼沖。熒熒在疚。念北方之兵。薄吾近地。宗社危急。不可以一朝居。似道召禍至此。老身幼主。實受其殃。因思爾文煥。世受國恩。久當事任。守城六載。備殫勤勞。著爾赤心。爾文虎昔受先朝之知。嘗任師旅之寄。一時捨此。度非本心。三人在北。豈能遂忘本朝之舊。不念吾國之危。茲用手披。敷陳吾意。三人爲吾轉道。此意於師相。吾老幼雖不足念。生靈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願亟爲我圖。俾王室不壞。理宗在天之靈。要必降於爾衷。故茲詔示。想宜孚悉。呂文煥回本國書云。報國盡忠。自許初心之無愧。居城守難。豈期末路之多差。茲祈轉念昔日之功。庶可少伸今日之款。明公問信。歸人欲言。伏念少列戎行。壯臨邊徼。干戈滿目。輕性命於鴻毛。弓箭在腰。繫死生於馬足。不憚馳驅於西北。誓將屏蔽於東南。幸以微勞。屢收薄效。至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之危。蠢茲無厭之人。指將必攻之地。迅烈如水火之衝擊。震蕩如風雨之去來。坐一日爲尤

難居九年而可柰。南向高築。蓋欲拒我喉襟。樊城盡屠。其在翦我羽翼。雖劉也。先首於犯順。而焦然中苦於黨姦。孤城其若彈丸。謂可靴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天塹。或欲投鞭而斷流。敵愾如斯。先聲屢至。臣能死爾。仰天而哭。伏地而哀。男旣生氓。析骸而爨。易子而食。尙冀廟堂之念我。急令鄰郡以聚兵。委病痛於九年之間。案肌肉於羣虎之口。思念張巡之死守。不如李陵之詐降。猶期後圖。可作內應。國手局敗。留著此豈出尋常之機。俗眼圖耳觀形。柰不識驪黃之馬。豈使忠臣偶陷於他國。亦從絕意不念於鄉閭。固知死也。何補於生。安有食焉。不任其事。因銜北命。乃擁南兵。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言哉。臣煥等死罪。幸荷今皇上。寬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開罪。藹然念舊之情。安敢固違。永爲背叛。見今按兵不動。臥轍不驚。撫此良臣。伏觀景命。且秦穆公之數殺馬。在野人猶知報恩。如齊桓公之相射鉤。君子終無忘怨。唐宋遺事

張詠正直少合。與楊億頗相知善。嘗遺億書云。世之才豪。須藉智識制之。則豪氣不暴縱。不與伊呂並轡。六合著範不朽。屑屑摧禍者。自古何限。蓋智不及氣耳。大率負絕世之才。遇好文之主。迹繫中禁。聲馳四方。苟加順氣於和。嗇精於漠。超然獨到。逸與道俱。不臻長世之期。足爲瑞時之長。億文辭侈博。落筆卽成。生平纂集數百卷。其劬勞至矣。然皆聲韻偶儷。編組事物。鮮有及理之文。詠之書其真益友之言與。儒林公議

案大凡辯博之才。記誦之學。矜才則多去道甚遠。矜才則遭忌。味道則寡識。此王楊盧略所以爲裴行儉所料也。楊億之文雅近四子。而器識稍高。然卒以疎放。始罹讒口。終洩機事。位旣黜辱。年亦不長。忠

定勤勤規切。有以也夫。故曰。文以載道。億於道未之見。雖妃青儷白。談天雕龍。一藝之長耳。若柳子厚。蘇文忠對偶之文。無不根極於道。雖處困厄。其精神自超然物外。豈可同年語哉。

契丹知王師屢爲元昊所衄。遣使劉六符。蕭英貽書。求關南之地。述周世宗取地之後。有人神共憤。廟社不延之語。自謂與元昊素定君臣之分。世爲甥舅之親。又云。殊無忌器之嫌。輒肆殘人之伐。乃遣富弼報聘。許歲增金幣。以代關南賦輸。同上

吳處厚曰。近世釋子。多務於吟詠。惟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爲事。極爲王禹偁所激賞。與之書曰。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復。同上

許魯齋仕元世祖朝。以哈麻短毀。不得行其學。力求歸田。觀其與人書有曰。春日池塘。秋風木黍。夏未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穉。架滿詩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是以心思意緒。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期必得此而後已。魯齋雖不明言其所以求去之意。然而人生得天地所與分內之樂。亦不過是矣。東軒客談

周世宗時。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奉盤匱。及旦有書謝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姬。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詞。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適浣濯焉。細雜記

楊文公旣祥狂歸陽翟。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書問常不輟。皆自爲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牘則託之母氏。其答王魏公書末云。介推母子。絕希繇上之田。伯夷兄弟。甘守西山之餓。當時服其微而婉云。石林燕語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頌。鄭書傲睨自若。似無部吏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
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小。搖動則山岳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饑
凍兩京。小郡俸薄。尙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
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枝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
膏澤。于公見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雲溪友議

王相燼嘉熙閒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溫太真絕襟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
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困學紀聞

文心雕龍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
尙潔而不取色澤。兄文章高遠絕異。然猶皆嫌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
不見。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尙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同上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爲鄧令。便道之職。茂安與陸士龍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能復食。姊晝
夜號泣。舉家慘蹙。昨全伯始有一信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虱。又作蠅玉害人。聞

篇蟲穴也。

此消息。倍益憂慮。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士龍答書曰。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
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各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
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錘成

雲下。錡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恆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旣畢。嚴霜隕而兼葭萎。林鳥祭而爵籬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置繞岡。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眞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蚌捕魚。鱧鮪赤尾。鰓齒比目。不可紀名。鱸鮓。豕鬣。鯨。烝石首。躑鯨。鯨。眞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車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鄴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守。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扑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茂安又答曰。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爲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三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愚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眞奇作也。可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同上

劉之達輝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言語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鞮。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同上

東坡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筴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筴爲何物。偶閱方言。籩。宋衛之間。謂之筴。乃悟桃筴。以桃竹爲籩也。梁簡文答湘東王獻籩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筴。乃謂桃枝竹籩也。桃竹出巴渝間。

杜子美有桃竹杖歌。同上

柳子厚與王參元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善嘗考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元與弟季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棲曜之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同上

案樊南集有代濮陽公遺書。卽爲茂元作也。至誌王仲元文未見。想李集所傳未全。晉魏閒詩。尙未拘聲律對偶。陸雲相諶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閒陸士龍者。乃正爲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而足。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嘗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習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宏淵源而敷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爾。石林詩話

四六叢話卷十八

碑誌十一

夫篆刻新而色絲著。川原質而石墨華。伊人白璧。固知無愧詞之難。吉夢神椽。實惟大手筆之任。事難徵實。諛墓擢其多金。時鮮能文。貞珉鬱其無字。蓋勒勳庸器。古有鏤金。鐫德穹碑。今歸伐石。朝廷懿美。錄在史官。家世音徽。式之神道。碑版之用遠矣。粵自韓公起衰。歐陽復古。始以史漢之文。甄敍以詩書之義。發揮振臂一呼。隨風而靡。然自東漢訖於唐宋。人才輩出。作者相望。蘭蕙不絕。其芳琬琰。聿彰其寶。莫不激揚流品。追琢詞條。漢季中郎。尤爲傑出。林宗太邱之篇。楊公橋公之製。抉荀揚之蘊。抽典誥之華。淵乎其思。粹乎其質。班張之儔。瞠焉其後。已。魏晉以還。斯事不廢。或載沈於層波。或式刊於第二。士衡有似賦之譏。興公獲多枝之咎。不存者東阿三十之銘。可語者韓陵一片之石。自孝穆以耆碩。峙江左而蜚聲。子山以客卿入關西而揆藻。一時規隨人傑。悉被袞榮。窈窕姬姜。胥徵彤美。猗歟盛矣。若夫格沿齊梁。文高秦漢。詞雄而意古。體峻而骨堅。稱有唐之冠冕。爲昌黎所服膺者。其惟張燕公乎。體經神續。騷裔昭壁。采叶韶和。流鬱以運氣。俊偉以任才。無刊缺之鋒鏃。有成之章句。二相協德。誦配崧高。諸將銘功。述同盲左。爛爛兮五緯。芒寒飄飄乎三山。風引也。至若王右丞碑文豪健。六祖一碑。熟精內典。希風頭陀寺之文。呂衡州文筆清新。受降城一銘。曉暢邊情。接

踵燕然山之美。李衛公幽州紀聖功碑。經濟人文。英雄本色。自非兼資文武。未易學步邯鄲也。夫唐人尤工楷法。碑碣存者獨多。苔蘚之下。典繆猶新。而鯨鏗春麗。競秀增華。未有如初唐四傑者。事雖僻沉。必有切義。文惟鋪敘。不乏妍詞。後學津梁。於是乎在。宋代碑版。駢儷亦多。徐騎省撰南唐後主之碑。傷心國步。而仰惻宸襟。晏元獻撰章懿太后之碑。塗改生民。而未契睿旨。是知辭尚體要。文本性情。將列於著作之林。必原於忠厚之至。是以孤忠自矢。雖居讒間。嫌疑之地。而情事獲申。至孝未光。雖以執經秉直之思。而文采更晦。秉筆之士。不可不知也。誌者識也。納諸墓之謂也。魏文貞李密墓誌一篇。神鋒百鍊。卓絕古今。夫碑通於史。而儷別於古。原其所以同。復推其所以異。是在大雅宏達之才矣。敍碑誌第十。

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屆於陰州之講武臺。臺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中書郎高聰之詞也。自臺西出。卽廣德殿所在也。其時帝幸龍荒。遊鸞湖北。南秦王仇池楊難當捨蕃委誠。重譯拜闕。陛見之所也。故殿以廣德爲名。魏太平眞君三年。刊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清帝道。振懾四荒。有蠻戎自彼。氏羌無思。不服重譯。稽顙恂恂。南秦斂斂。推亡峨峨。廣德奔奔。焜煌侍中司徒東明公崔浩之詞也。

水經注

羅水又西北逕袁公塢。又西北逕潘岳父子墓。前有碑。岳父茆瑯琊太守。碑石破落。文字缺敗。岳碑題云。給事黃門侍郎潘君之碑。碑云。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禍。故門生感覆醢以增慟。乃樹碑以記事。太常潘原之詞也。同上

介休城東有郭林宗宋子浚二碑。林宗，縣人也。辟司徒，舉太尉，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起天路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慚容。唯郭有道無愧于色矣。同上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劉賓客嘉話錄

夢得曰：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左殮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曰：仰父俯子，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

說用兵伐叛矣。全唐詩話

白傅弟敏中，曾任諫官，獻疏請叔諡。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傳表墓耶？卒不賜諡。及後在相，奏立神道碑。

其文卽李義山之辭也。賈氏談錄

密章二字，見晉書山濤等傳。然其義殊不深曉。自唐以來，文士多用之。近世若洪舜俞行喬行簡贈祖母制亦云：欲報含飴之德，可稽制蜜之章。蜜字皆從虫，相傳謂贈典概不用印，而以蠟爲之。蜜卽蠟，所以謂之蜜章。然劉禹錫爲杜司徒謝追贈表云：素書忽降於九重，密印加榮於後夜。李國長神道碑云：煌煌密章，肅肅綸言。王崇述神道碑云：沒代流慶，密章下賁。宗祏孫奭諡議云：密章加等，昭飾下泉。又祭文恤恩告第，蹶書密章。蜜字乃竝從山，莫知其義爲孰是。豈古字可通用乎？或他別有所出也。齊東野語

右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不著書撰人名氏。碑武德中建，而所述乃隋事也。其事述文辭皆無取，獨錄其書爾。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唐家能臻致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謂積習成俗，難於驟變。

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藜。乃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豈非其餘習乎。六一題跋

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爲序。至制曰可。而系之以銘。其格甚新。乃倣柳州所作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蓋以忠比孝。全用其體制耳。柳宗元孝門銘。史臣旣全載於唐孝友傳。文甚典雅。蘇公表忠觀碑。視柳有加。宜乎金陵王氏以太史公年表許之。二文旨意。其允合於史法矣。學齋估舉

莒公常言。宋宣獻公作西太乙宮碑。文之極摯者也。筆記

張九齡爲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尙書。執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吏。目不知書。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因是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蓋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莫大於有後。仙客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圖。修充國羌人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捍長城。主恩前席。正稱其在涼州時。與所諫止尙書事。亦才一年。然則與仙客非有夙嫌。特爲公家忠計耳。容齋隨筆

世俗多言月中桂爲娑羅樹。不知所起。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拔汗那國。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近來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余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羅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娑娑十畝。蔚映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雖沈吟稱引。而莫辨嘉名。隨所方面。頗證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歲義淨。還自西域。齋戒瞻歎。於是邑宰張松質。請邕述文建碑。觀

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

容齋四筆

池州銅陵縣孚貺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碑。其詞云。晉故晉陽太守兼揚州長史張寬。牒奉處分。當道先准詔旨。許行墨勅。獎勸功勳。雖幽顯不同。而褒昇一致。神久標奇絕。早揖英風。靈迹屢彰。神道不昧。夫寵贈之典。非列藩宜爲神功旣昭。乃軍都禹請。是行權制。用副人心。謹議褒贈游擊將軍宣州都督張魏公宜撫川陝。便宜封爵諸神。本諸此。

同上

永叔謂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疑碑之誤。此最退之用工處。不知何故反於此疑之。

廣川書跋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人有景行。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之。今人書簡有使景仰者。疎矣。魏文帝書云。高山景行。深所仰慕。爲是任彥昇太宰碑云。瞻彼景山。肅然望慕。雖引詩陟彼景山。然不出景行高山之意也。

西溪叢話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北館於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唐人碑。詞皆偶儷。凡二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卽朗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卽舉筆盡補其所闕。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

老學菴筆記

頭陀寺在鄂州城之東隅。石城山後。有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化六年建。韓熙載撰碑陰云。皇上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案此碑立於己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熙載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固已可怪。又以窮佛旨。

舉遺文及興是碑爲盛。誇誕妄謬。真可爲後世笑。入蜀記

杜詩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裴行儉碑曰。洗兵諾真之水。刷馬草心之山。皆有洗兵之語。所謂挽天河語。子美之前罕聞。野客叢書

頌人惠用棠陰事。本召伯蔽芾甘棠之義。據詩無陰字。然用棠陰字久矣。如謝莊策文。棠陰虛館是也。又有一棠陰事。見沈約碑曰。痛棠陰之不留。注落棠山。日入之地。今人類知棠陰爲甘棠之陰。而落棠山事。鮮有知者。同上

神宗初欲爲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爲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故事以聞。於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卽禹玉之詞也。熙寧三年十二月。王禹玉參知政事。八年六月。韓魏公薨。此云禹玉爲學士。非也。石林燕語

李百藥父與友人共讀徐陵文。有刈瑯琊之稻句。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邠子藉稻。杜預謂在琅琊。客大驚。號奇童。今案昭公十八年傳。邠人藉稻。注云。邠姬姓國也。其君自藉稻。蓋履行之。昭公十八年。經書邠人入邠。注云。邠國。今琅琊開陽地也。蓋藉當呼爲典籍之籍者。謂履行之而記其數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稻方生也。而徐陵以爲刈。非矣。懶真子

徐鉉歸朝後。乞爲故主李煜作墓碑。朝廷從之。案翟耆年續史。太平興國中。詔侍臣撰李煜神道碑。有欲中傷徐鉉者。奏曰。吳王事莫若徐鉉爲詳。遂詔鉉撰。鉉乞存故主之義云云。非鉉乞撰。此所記。

殊誤謹附
訂於此

其辭有云。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事。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西隣起釁。南箕搆禍。投杼致慈親之貳。乞火無隣婦之詞。又曰。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

浩然齋

雅談

案徐鉉碑云。東隣搆禍。南箕扇疑。東軒筆錄云。東隣謂錢俶也。此云西隣。殆誤。蓋蜀亡距下江南。已十年矣。不當牽涉也。

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繫懿后。柰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祐之託。難爲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悅。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區區不足較。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草於神寢。上終不悅。迨升祔二后。赦文。孫承旨忭當筆。協聖意。直敘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生眇躬。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旣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歡。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寶之。歲餘參大政。

孫忭字夢得。眉山人。天聖進士。

湘山野錄

士。參知政事。諡文懿。有集。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記聖功碑云。烏介并丁零。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漢書邳支事也。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活。

困學

紀聞

顏魯公爲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概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同上

楊盈川敘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於色。繼爲太一作本守。則張翕之子。迎者如雲。敘縣令曰。仁

之所懷。幼童不忍擊將雛之雉。明之所斷。老父不能爭食粟之雞。對的語工。同上

杜甫鄭駙馬宅宴洞中。今考少陵作皇甫德儀碑云。有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榮陽潛曜。又云。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友傳。同上

出瞿塘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註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扛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以一行之邃于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同上

游林慮西山記。厓北轉。有大石方丈餘。雪瑩掌平。枕溪。號石席。上刻杜相公美所作銘。銘云。溪石齒齒。溪水潺潺。鳴玉跳珠。水流石閒。涓涓溪月。泠泠溪風。風吟松梢。月湛杯中。欲醉而歌。旣醉而臥。悠悠千古。浮雲之過。辭清婉。字畫亦逾逸可愛。歸潛志

五季文章趣卑陋極矣。然當時諸僭僞。其國頗亦有人。吾頃遊博白之宴石山。號普光禪寺者。爲屋數椽。

而已。其山迴絕，洞穴奇怪，得一碑，乃僞漢時人爲寺記，特喜其兩語曰：「蔬足果足，松寒水寒。」鐵圍山叢話。庾信宇文盛墓誌銘云：「受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氣。」牧之題李西平宅云：「受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亦卽舊爲新之一端也。」潘子真詩話

高公所生母麥氏，卽隋將鐵杖曾孫。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我臂上雙金釧，吾亦留看待見，汝示之，慎勿忘却。卽與訣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隴州，雖使人迎候，終不獲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語記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卽解衣視之，母亦出金釧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黑於子心，辨雙釧於母臂，卽此事也。」高力士傳

梁均帝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鵬爲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還師渭北，不獲入覲，幕客李襲吉作遠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際，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文昌雜錄

自唐以來，未爲墓志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野亦皆有行狀。能改齋漫錄

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余案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案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

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壯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邱隴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非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考立碑年。但考其葬年。故誤耳。東觀餘篇

四言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劉潛夫亦以四言尤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韋氏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余思如律以三百五篇。則韋氏爲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莫非四言也。如蘇公所撰范蜀公誌銘云。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深雪偶談

孫仲益觀鴻慶集大半銘志。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蓋諛墓之常。不足詫。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儼然一璫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爲大恨。言必稱公。殊不忤於宋用臣之論諛也。其銘曰。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石。不震不搖。亦太侈云。程史

韻略上聲二腫字險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句。唯蕭敏中讀之曰。押盡一韻。今考之。猶有十字。越用一董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壟。桃溪之涘。是播是種。孰丰厥培。蕝此圭珙。公羈未奮。逸駕思駮。沈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名第。稍辭溲溲。橫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琫。應龍天飛。蒼蔚雲滃。千官在序。摩厲從臾。吾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者卞棟。顏顏殿祀。聲氣不動。顯仁本攢。巫史呼洵。昌言一下。恩浹千家。獯粥孔熾。邊戒毛毳。嬖嬰當位。左掣右擁。公云當今。沸渭混瀆。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遂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啓旆。籌檄倥偬。業業荆襄。將儒日拱。投

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捷齊踵。佛狸歸甌。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揆參摠。亞勛贊冊。國勢尊羣。督軍載西。寄責架重。方規許洛。事援秦隴。符離罔功。奇畫膠拳。鈞樞建使。幸席亢寵。還臨西州。夾道歡擁。有衝未鬯。病癖且腫。曾不愍遺。使我心憤。湘湖高邱。草木蔚蒼。維水容裔。淮山龍從。矢其銘詩。詞費以冗。奈何乎公。萬禩毋聳。若韓孟籍。徹會合聯句。三十四韻。除蠓蝻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二腫中。雄奇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涘。非瑣瑣潢汙行潦之水。所可同語也。容齋四筆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飾非解謗。而柳獨不然。其答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詆訶萬狀。盡爲敵讎。及爲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訐謖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命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於人。而夫人終於堂。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容齋續筆

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其警句云。東鄰遭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稱歎。東鄰謂錢俶也。東軒筆錄

郭訥撰石武衛將軍柳泰碑云。碑篆盡假於余。柔翰徒施。實慚於墨妙。貞石旣刻。有愧於色絲。文苑英華唐呂向聖頌碑云。翰藻自天。發揮神化。建碑於廟。以光寵焉。又云。樹之平地。巖若斷山。六龍盤礴。糾其上。

羣神離立負其下。當是頌元宗所建華嶽碑也。石墨鐫華

讀退之羅池廟碑。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輒流涕有感。唐庚文錄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累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旣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覺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多服翫。吾身歿之後。以吾嘗同僚。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翫。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自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翫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旣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礪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刻爲詞。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旣歿。張果至。目其翫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加刊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撫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明皇雜錄

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李白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此人也。嘗撰魏城縣道觀碑。詞華典贍。於時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邑子延通。因改名助。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幼歸刊建。薛使君列銜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焚蕩。而螭首巋然。好事者經過。皆稅駕碑下而覽之。助後以警廢。無聞於世。賴河東公振發增價。而子孫榮之。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學士。大中遺事

四六叢話卷十九

判十一

自昔束鈞參聽吏尙其師。天水遠行。爰呈其象。端本貴臻於無訟。惟誠能折以片言。周爭左右。王子不能舉其要。衛訟君臣。鍼莊於是爲之理。甫刑垂訓。簡孚存明啓之占。康誥勤咨。不蔽涉旬時之念。判之造端。自此始也。漢世蒞民。緣飾經術。董仲舒春秋決獄二百餘事。應劭漢朝議駁八十二條。皆其類也。康成聚訟。議禮而非爲觀民。伯喈獨斷。博古而非因察獄。雖復明習文法。根極化原。據事直書。期悉應乎經義。貳端析律。用申誠於惟良。粗舉科條。務從質直。魏晉以下。文體風華。而訐訟少衰。教條亦鮮。江東才秀如雲。判名不立。文選雕績滿眼。判缺有間。惟文心略舉厥義。附之契券曰。其字半分曰判。按周禮媒氏之判。實男女之婚籍。後世之判。乃州郡之爰書。亦名同而實異耳。李元紘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改。則其時才吏見美。判牘爭鳴。奮筆嶢嶢。其泉流而卽鏡。敷詞精切。借象魏以俱懸矣。唐以此試士。俾習法律。重其入彀。參之身言書之長。苟謝不能。不獲與俊造選之列。選人以此拔萃。律學以此致身。於是潤案牘以詩書。化刀筆爲風雅。大凡判之爲體。貴綜覈名實。考驗辭情。熟諳令甲之篇。洞悉姦壬之狀。處堂上而聽堂下。敬兩辭而單詞。俾學斷斯獄。必無疑竇之滋。奏當之成。無易初辭之揆。此判之本義也。若乃試士之判。則又有異。設甲以爲端。假乙以致詰。米鹽瑣細。

不必盡麗刑章。蕉鹿紛紜。欲其稍介疑似。盜瓜逢幻。迹類子虛。剽草致傷。事同戲劇。而獄具磔鼠。如漢廷老吏之爲筆。控剝犀。同寶鏢發礪之用。所傳白居易甲乙判百篇。張鶯龍筋鳳髓判若干首。白體氣高妙。若先輩之程文。張乖崖誅鋤猾吏。讀判示之愕然。絀服卽其驗也。若周南冀北。坡公不狗狎試判。惟蒞政頗尙綴文。張乖崖誅鋤猾吏。讀判示之愕然。絀服卽其驗也。若周南冀北。坡公不狗狎邪。玉爵彩雲。司馬特寬醉吏。亦時時見于他說云。前明定科場制。二場試表一篇。判五道。國朝因之。行之既久。士子往往宿搆暗記。漸成鈔胥具文。我皇上敦崇實效。風勵學官。乾隆二十二年。特命二場罷表判不用。改作五言八韻一首。尋又移詩於第一場。數十年來。士子習於聲詩。博通爾雅。翕然丕變矣。因唐人習之既久。多可喜者。小道可觀。略登於篇。敍判第十一。

裴炎之弱冠。爲同州司戶。略不視案牘。刺史李崇儀召入。勵而責之。炎之出。問戶佐曰。文案幾何。對曰。急者二百餘道。炎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十張。令五六人供研墨點筆。炎之不上廳。語主案者。略言其大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筆燦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旣而迴案於崇儀。降階謝曰。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大唐新語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效。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爲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惟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同上

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瘡。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鵠諸軍事兼招慰使。乃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

至有斗絕巨嶮。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搏壁傍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亦可蹄穿象先。覽之。兢惕罷役。同上

韋陟贈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敍五品。陟判之曰。青氈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臥拜。時人推其強直。同上

呂太一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牆宇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同上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隋唐嘉話

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闕鄉。暴風有裨將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緣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押。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惟恐傷人。屋倒闕鄉。常侍豈宜問馬。因話錄

貞元中。度支欲砍取兩京道中槐樹造車。更栽小樹。先符牒渭南縣尉張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車。豈無良木。恭惟此樹。其來久遠。東西列植。南北成行。輝映秦中。光臨關外。不惟用資行者。抑亦曾蔭學徒。拔本塞源。雖有一時之利。深根固蒂。須存百代之規。況神堯入關。先駐此樹。元宗幸嶽。見立豐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日召伯所憩。尙自保全。先皇舊游。寧宜翦伐。思人愛樹。詩有薄言。運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狀。牒上度支使。仍具奏聞。遂罷造。尋入臺。唐國史補

開元二十一年。安祿山自范陽入奏。張九齡謂同列曰。亂幽州者。是人也。其後從張守珪失利。九齡判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猶戮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請斬之。元宗惜其勇。令白衣効命。後至蜀。追恨不從九齡言。命使酌於墓。感定錄

崔沆及第年。爲主罰錄事。同事盧象。俯近闕宴。堅請假往洛下拜慶。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雕幘載妓。微服鞞鞞。縱觀爲團司所發。沆判曰。深擗席帽。密映氈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據言

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幹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於向。向判其牒云。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旣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乃兩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徑持牒以詣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獎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夢溪筆談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爲都工。訟於星子。云。職位顛倒。稱謂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云。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散紫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謂稱呼。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爲健吏。至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同上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逾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試

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卽授官。以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啓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勅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判。其實乃如此。容齋隨筆

唐史稱張鷟早慧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于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擲裂。且多嫫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曰。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怒。一作曷陟屺之無情。辛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讎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丙居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況血氣之旣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丙妻有喪。丙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馬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曰。安實敗名。重耳竟慚於舅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丙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度可同於束

縑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背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容齋續筆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衙推。牒詞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祈佐理。勿憚糜賢。當時傳以爲笑。同上

唐世節度觀察諸史。辟置寮佐。以至州郡差。操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顧雲編稿。羅隱湘南雜稿。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云。勅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鍾廷翰。牒奉處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居雲水。累歷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儻聞佐理之能。豈吝超昇之獎。事須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此牒今藏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則掌書記所撰。殊爲不工。同上

遣司封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權審。於衢路突尙書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判曰。宰相之統庶僚。僕射之臨郎吏。豈有導騎已過。按轡橫街。權審久在班行。合諳典故。便知素履。且舉舊條。遣都省罰七直。審以素履之言難誣。不就。尋左遷宿州刺史。自爾不獲立朝矣。東觀奏記

主簿貪賄于魯。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續釋常談

杜審言字必簡。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新唐書

溫公家舊有一琉璃盞。爲官奴所碎。洛尹怒。令糾錄聽溫公區處。公判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宜恕於斯人。彥周詩話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山妻厭其饘藿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尙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髻。鸞鏡從他畫別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魯公案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咏之間。風騷可摭。愚妻觀其未遇。遂有離心。王生一作之廩旣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

寧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贈布絹各二十疋。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棄其夫者。雲溪友議

案別本云。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詩名。心雖慕于高科。身不霑于寸祿。愚妻觀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嵩學買臣之婦。厭棄良人云云。與此小異。應並存之。

子瞻通判杭州。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妓者色藝爲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子瞻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不允。其善謔如此。志林

太學生劉仁軌等省試落第。搥鼓申訴。准式叩時付問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問頭。不盡經業。吏請重試。臺付法。不伏。科罪劉仁軌青衿胄子。黃卷書生。非應奉之五行。異王充之一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日下無雙。罕見黃童之譽。春秋一日。徒棄光陰。文史三冬。虛淹歲月。有司試策。無量錯之中科。主者銓量。落公孫之下第。理合逡巡。斂分退坐。授銓豈得。俯仰自如。肆情搥鼓。狀稱問頭。付晚策。自難周銓。退者既恨獨遲。簡得者不應偏早。訴人之口。皆有愛憎。試官之情。終無向背。傲不可長。驕不可盈。若引窺覘之門。恐開僥倖之路。豸冠奏劾。自合甘從。馬喙無冤。何煩苦訴。宜從明典。勿信浮辭。龍筋鳳髓判

主爵員外郎梁瓌奏。左僕射魏宰。無汗馬之勞。御史大夫李嘉。無佐命功。竝妄爵也。請皆追奪。評九疏茅建社。削桐開國。隆定鼎於昌基。茂勤王之令典。公侯珪組。百代相仍。帶礪山河。千秋不絕。祇如吳鄧四縣。東海之功臣。蕭曹兩家。西京之佐命。莫不甘棠敦化。光宣召伯之風。大樹辭榮。獨擅將軍之氣。魏宰智不動俗。曾無汗馬之勳。李嘉謀不出凡。詎展饑鷹之效。無功而祿。不可勵勳臣。無德而官。如何獎朝士。昔豕突命賞。僞新於是覆亡。羊爛封侯。更始由其喪敗。爵人失敘。錫土無綱。自遵操斧之柯。豈踵覆車之轍。同上

杜俊對仗。遺箭於仗內。御史彈付法。辯雪杜俊幼乏過庭。少虧函丈。濫荷苴茅之蔭。叨居蘭桂之叢。故得佩鞞龍軒。腰鞬鳳闕。不能翕肩斂氣。對黼帳以兢魂。俛首曲躬。臨玉階而側足。豈得欽承聖旨。曾無戰灼之心。侍奉天威。敢縱胡盧之笑。石慶謹厚。未著於朝儀。鄧通驕淫。已塵於國典。不恭之罪。付衛瓘以懲科。無禮之徒。從日磾而訓戒。雖仗內落箭。未見遺弓。律有正條。相須乃坐。二罪並發。自合從重而論。一狀既

成不可累求其過。同上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爲御史彈順受賊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私彈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賊不虛翻異田順題與晉望讓珮汾陽作貳分城參榮半刺性非卓茂酷甚崔林鞭危甯以振威辱何夏而逞志嚴宣昔爲郊尉雌伏喬元之班今踐憲司雄飛杜林之位祁奚舉薦不避親讎鮑永繩愆寧論貴賤許揚大辟詎顧微嫌振白鷺之清塵糺黃魚之濁政貪殘有實賊狀非虛此乃爲國鋤凶豈是挾私彈事二百鏹坐法有常科三千獄條刑茲罔赦同上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絹入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麤物將以供軍絹是細絹擬貯官庫判罷趙務鳴鶴登朝含雞伏奏轉箸之敏未見稱奇聚米之能無聞播美張蒼之善算國用詎肯留情馮勤之巧計軍儲何足介意迴長作短異趙逵之精心變近成遙殊顧談之屈指蒲陝之布卻入漁陽幽易之絹返歸關隴同北轅之適越類東走之望秦人之情乎絜獨無也細絹稱以納庫麤布貯以充軍非直運者苦勞抑亦兵家賈怨宜從削黜以肅頑愚同上

飛騎將軍劉恭膂力出羣弓馬超衆眇其一目恐不堪侍奉欲放歸田里又惜其身材判留主上股肱是爲心膂攸寄漢高之得樊噲廓去妖氛曹公之有典章克寧寰宇劉恭力齊烏獲勇若專諸非無孟悅之才實兼任鄙之狀登城斷布所向無前礫石投人誰當餘勇越稷門之宇俊健有聞舉大國之關驍雄可尙昔子夏喪目猶講授於西河左邱失明亦備書於東魯殷堪雖眇作牧於江濱丁儀止婚興嗟於魏帝用大掩小棄短從長川澤納汗山藪藏疾蛇銜輝乘不以細類分嫌虹氣連城不以微瑕致損大材可錄

小珍可傷。既要所須。宜依舊定。同上

洛陽人祁元泰。賄司勳。令徐整作偽勳。插入甲奏。大理斷泰爲首。整爲從。泰不伏。駁正。止戈爲武。靖亂之嘉謀。致果爲毅。安邊之茂軌。疇庸命賞。將酬犬馬之功。書勞策勳。用答鷹揚之效。祁元泰。姦回是務。逞狙詐於千端。徐整。貪詐爲懷。縱狼心於百變。勳緣筆注。官逐賄成。將此白丁。插名黃綬。雖復龍蛇共澤。善惡斯殊。終是雞鶴同羣。是非交錯。整行詐業。泰受僞勳。兩並日拙。爲非一種。雷同獲罪。執行故造。造者自合流刑。囑請貨求。求者元無首從。同上

山陽公主爲子求內官。覬得侍衛。駁審。山陽分輝若木。派浪咸池。七襄之駕。旣嚴。萬金之禮。斯盛。張敖勳。舊竊湯沐之微。滋竇固名宗。霑脂粉之餘潤。但任人以器。有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範。拜官牀下。特聞丞相之男。乞衛宮中。惟允左師之息。燕王之請。身入侍。竟不從依。館陶之爲子求郎。終無允許。若有言有行。吳越可以正除。無德無功。昆季寧容濫及。宜銓其器識。察其廉能。待得實才。方可詳擇。同上

劉貢父作國子監。直講。英宗卽位。久而車駕方出。太學生除直日外。並迎駕。時有齋。直日以不得預也。乃潛出看駕。旣而衆退。以潛出之罪。申直講。直講難其辭。貢父遽判其狀。尾曰。黃屋初出。莫不咸觀。青衿何爲。乃獨塊處。可特免罰。衆以爲當。四六話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聚衆教化寺。所司申報。高燕公判云。斷膚旣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貝多葉上。不許塵埃。俗子身中。豈堪腥膩。宜令出境。無得惑人。與一繩遞出東界。所司不喻繩文。賜錢一千。送出東郭。幸而誤免。後卒於荊州玉泉寺。北夢瑣言

陸大同爲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吏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吏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搖動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吏益不說。

大唐新話